河南传统剧目汇编

豫剧

第八集

河南傳統劇目匯編

豫劇第八集

河南省劇目工作委員会

一九六三年·鄭州

前　　言

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拥有数以千計的优秀傳統剧目。为了使这些丰富多彩的宝貴遺产，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发揚，提供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和剧作家进行研究、整理、改编或演出的資料，特編輯出版《河南傳統剧目汇編》。

《河南傳統剧目汇編》是由全省各地戏曲团体、艺人挖掘抄录、各地剧目組分工校訂、并由本会統一編輯的，作为內部資料，陆續分集出版。

本《汇編》所收集的剧目，其唱腔、曲牌和主要表演动作等都尽可能加以注明；同一剧目有几种不同抄本的，戏路基本相同則参照校訂；戏路不同的，則分別校勘出版。校勘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剧本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語意不明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无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加刪动。其中有些剧目在內容上容或有不健康的地方，甚至有严重的毒素，不能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各剧团如选擇上演，必須要慎重研究或进行适当加工整理。

河南各剧种的傳統剧目，失傳或流散在民間的极多，要全部挖掘出来，还是一项比較艰巨的工作。本《汇編》所收的剧目，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地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发掘。

由于資料所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有限，在編审、校勘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指教。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員会

目　录

取长沙……………………………………………………（ 2 ）

黄鹤楼……………………………………………………（ 24 ）

夜战馬超…………………………………………………（ 54 ）

对花枪……………………………………………………（ 62 ）

牧虎关……………………………………………………（ 98 ）

封相………………………………………………………（ 122 ）

老包説媒…………………………………………………（ 130 ）

青风寨……………………………………………………（ 136 ）

三上轎……………………………………………………（ 152 ）

老邓添箱…………………………………………………（ 166 ）

把鹌鹑……………………………………………………（ 184 ）

把鹌鹑……………………………………………………（ 188 ）

王小赶脚…………………………………………………（ 194 ）

龙凤旗……………………………………………………（ 206 ）

借　靴……………………………………………………（ 272 ）

取 長 沙

韓崑玉 口述

李德修 抄录

开专文化局劇目組校訂

剧 情 簡 介

三国时，刘备与諸葛亮遣关羽攻打长沙，长沙守将韓玄遣黃忠出战。关羽砍黃忠之馬蹄，擒黃忠，又释之，使其換馬复战。黃忠归后，韓玄使黃忠箭射关羽，黃忠感关羽之恩义，故射关羽之盔纓，为韓玄看出，欲斬忠，韓之部将魏延乃杀韓玄，救黃忠，同归刘备。

人 物

刘 备（鬚生）	白猿猴
諸葛亮（鬚生）	刀斧手甲、乙
关 羽（紅生）	小 兵
韓 玄（鬚生）	大 兵
魏 延（花臉）	报 子
黃 忠（武老生）	

第 一

〔四龙套引刘备上，大锣欠场。

刘　备：（引）凤阁龙楼，朕喜得，万古千秋。

（詩）居住大树在楼桑。　　樊阳镇上遇关張。

弟兄桃园三結义，　　結拜異母如同娘。

姓刘名备字玄德。我备創业以来，常想长沙一块汉土，不能伸手而得，不免把先生宣进帳来，我們君臣再作議論。小校軍！請你軍师爷入帳。

龙　套：刘主有旨，請軍师爷入帳。

〔諸葛亮上。

諸葛亮：嗯吞！（引子）

未出茅庵先算就，　　赤胆忠心扶汉刘。

參見刘主。

刘　备：少礼，坐下。

諸葛亮：刘主将山人喚进帳来，有何軍情議論？

刘　备：先生那曉，我备創业以来，常想长沙一块汉土，不能伸手而得。先生怎样定上一計，得了长沙，我备才安。

諸葛亮：这有何难哉，山人与你安之，小校軍听令！

龙　套：在。

諸葛亮：带我一支令箭，命你二王爷带兵五百，攻取长沙，不可違誤。

龙　套：得令！（下）

刘　备：回来！回来！（諸葛亮摆手兵下）不好！

（唱飞板）

軍先生傳令箭叫我好怕，倒叫我汉刘备活活吓煞。

那韓玄他也有千軍万馬，五百兵一員将怎取长沙，

諸葛亮：刘主，然何面带忧虑？

刘　备：那韓玄千軍万馬，我二弟随带五百鉄騎攻取长沙，得到何

地？因此我备忧虑。

諸葛亮：吾主不必忧虑。二主本是仁义之君，到此那里一战必定成功。

刘　备：如此依照先生。正是：

（念）二弟带兵取长沙，

諸葛亮：（念）收來二将保中华。（下）

第　二　場

〔四龙套引关羽升帐上。

关　羽：（引子）兄玄德弟翼德不服孟德，兄真龙弟子龙三聘卧龙。（坐大帐）

（詩）家住蒲州近咸阳，　　身高丈二有余长。

跨下赤兎胭脂馬，　　手提青龙偃月鋼。

三国以內称上将，　　姓关名羽字云长。

〔报子上

报　子：令下！二爷听令：先生有令，命你带兵五百，小心攻取长沙，不可違誤。（下場）

关　羽：罢了，剛才探子报到，先生有令，命我隨带五百鉄騎，小心攻取长沙。先生傳令，眞來小量，他……

（唱飞板）

能先生傳令箭把我小量，把我的威名事揚上一揚。

（轉栽板）

想当年过五关斬六将，

我也曾刺文丑刀劈过顏良。

上陣去仗凭我胭脂馬，　偃月宝刀手中藏。

且別說韓玄几員将，　千軍万馬某敢擋。

手拖着豆綠袍出了宝帳，說一声小校軍听端詳。

胭脂馬准备到營門上，　单等二爷保家乡。（下）

第　三　場

〔黃忠上"起霸"。

黃　忠：（詩）虎老雄心在，　　昂昂杀气多，
　　　　　　习就穿楊箭，　　与主保山河。

俺，黃汉升。

〔魏延上"起霸"。

魏　延：（詩）大鵬强臥雄門上，　　羽毛常在雪上眠；
　　　　　　一日得遇风云路，　　大破白云上九天。

俺，魏延。

黃　忠：魏将軍請了。

魏　延：請了。

黃　忠：都爷升帳，你我两厢侍候了。

〔四小兵引韓玄上。

韓　玄：（大笛"点絳"）領旨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要把狠烟扫。

（詩）一块虎头印，　　本是生銅造。
　　　流落文官手，　　倚賽斬人刀。

本督韓玄，刘璋駕前为臣。在朝南杀北战，汗馬有功，圣上見喜，賜我一哨人馬，鎮守长沙。今天本督已坐大帳，帅字旗无风自摆，必有軍国大事。众将：大閃轅門。

〔报子上。

报　子：督爷在上，边报叩膝。

韓　玄：叫那边报，打探那路軍情，快快报来。

报　子：督爷你听：

（令子）

小人領軍旗，　　高崗探是非。
观見关云长，　　統兵来的急。

胯下胭脂馬，　　宝刀手中擒。
督爷不知曉，　　一一报詳細。

关公带兵五百来取长沙。

韓　玄：报的清？

报　子：报的清。

韓　玄：报的明？

报　子：报的明。

韓　玄：銀牌賞下再去打探。

报　子：遵令！（下）

韓　玄：且住！方才报子报到，云长带兵五百，攻取长沙。本督只得差兵差将。来！带我一支令箭，黃忠将軍进帳。

兵　：督爷有令，請黃老将軍进帳。

黃　忠：进帳去了，参見督爷。

韓　玄：罢了。

黃　忠：督爷有何令傳？

韓　玄：黃老将軍不知，方才探子报道，云长带兵五百，来取长沙。带我一支令箭，退去云长人馬。

黃　忠：得令！带馬！

魏　延：且慢！黃老将軍拉馬哪里前去？

黃　忠：探子报道，云长带兵五百，来取长沙，遵了督爷令箭，退去云长人馬。

魏　延：黃老将軍，年长高迈，軍陣以上，难以取胜，还是不去的好。

黃　忠：（念）盔老了盔纓发炸，　　甲老了甲叶层云。
馬老了留山跳澗，　　人老了斬将立功。
你看我虎老雄心在，　　年迈剛强多。
习就文共武，　　与主保山河。

（唱二八）
魏将軍稳站營門上，　　俺家有話听衷腸，

你看我年叠边箭法广，　杀人犹如宰牛羊。

此一去到在軍陣上。　两軍陣要拿关云长。

魏　延：（唱）老将軍不必逞刚强，　他弟兄的威名向你扬。

他有三弟翼德将，　大喊三声断当阳。

他有四弟子龙将，　长坂坡前救娘娘。

此一去到在軍陣上，　只恐你难胜关云长。

韓　玄：（唱）喝住魏延太狂妄，　气得本督面皮黄。

黄老将軍去打仗，　好不該把他阻营房。

扰軍令就該刀割項。

黄　忠：督爷宽容！

韓　玄：站过去！

（唱）黄老将軍把情讲。

您把魏延打出帳，　黄老将軍听衷腸：

本督賜你一令上，　两軍陣会战关云长。

黄　忠：（唱）接过令箭出宝帳，　再叫三軍听衷腸：

三軍与我馬带上，　两軍陣会战关云长。

（下）

韓　玄：（唱）黄老将軍去打仗，　傳令箭再叫魏文长。

本督賜你一支令，　命你回朝去运粮。

魏　延：（唱）接过令箭馬带上，　回得朝去去运粮。

（下）

韓　玄：（唱）見魏延出宝帳，　再叫众将听衷腸：

探馬不住忙稟上，　或胜或敗稟端詳。（下）

第　四　場

〔四龙套引关羽、四兵引黄忠上，碰头。

黄　忠：馬上可是二公？

关　羽：正是某将。

黄　忠：某将見了二公，本該下馬使份全礼，片甲在身，馬上低头

一拜。

关　羽：不爭求你那一礼。

黄　忠：不爭求便罢，二公全身披甲那里征討？

关　羽：還了先生令箭，攻取长沙。

黄　忠：二公，长沙本是俺家把守，念起俺家来說，就該将兵撤回才是。

关　羽：馬到宝山，岂有空回之理。

黄　忠：我覌你来的不善！

关　羽：善者不来。

黄　忠：說杀，

关　羽：便战。

黄　忠
关　羽：开陣。（龙套、兵下）

关　羽：（唱飞板）

二虎相斗战长沙。

黄　忠：（唱）一来一往动杀法。

关　羽：（唱）正在軍陣把仗打，

〔报子上。

报　子：天黑下罩。

关　羽：（唱）关某停战我不杀。

黄　忠：二公莫非怯战？

关　羽：那个怯战不成！

黄　忠：为何停战不杀？

关　羽：非是某家停战不杀，探子报到天黑下罩，大将不可夜战，夜战必有伤亡。到此明天，不犯紅日，会战几个回合。

黄　忠：說好便好。来者是君子。

关　羽：不来是小人。收兵卷旗角。

黄　忠：勒馬定干戈。（同下）

第　五　場

〔关羽上。

关　羽：（唱二八）

五十三岁打敗仗，　众將官收兵回营房。

傳一令小校軍退寶帳，　打开这古书看其詳。

（轉栽板）

前三皇后五帝始皇无道，天降下汉高祖眞龙一条。

小靑龙轉高皇十分有道，海底蛟轉霸君盖世英豪。

汉高祖在褒州立了国号，楚霸君权了国百鳥来朝。

那时节楚汉家將秦灭了，楚霸君他只把歹心来操。

楚霸君只設下鴻門宴，　請高皇去赴宴走上一遭。

楚霸君在席前点起大炮，他要害汉高祖眞龙一条。

多亏了大將叫樊噲，　单手托車轉入朝。

看古书看的我心焦悶燥，我躺在桌案上吨睡安劳。

〔白猿猴上。

白猿猴：（唱二八）

白猿猴在空中恰賽鵬翎，敎刀去到关公营。

在此云头用目睜，　营門不远面前停。

收住云头拦住雾，　輕輕落在地溜平。

低头我把营門进，　又見关公睡矇矓。

〔白猿猴向关吆！敎刀后下場。五更起，鸡叫，四龙套上。

龙　套：二主醒来！

关　羽：（唱飞板）

鼓打五更鸡报曉，　白猿猴进营来敎刀。

小校軍与我把馬撈，　到在軍陣使拖刀

催馬来到杀人道。

〔黄忠带兵迎上。

黄　忠：（唱）擋住二公那里逃。

（打圍場，关羽敗，黄忠追下。）

第　六　場

〔关羽上。

关　羽：罢了。好你黄忠，杀法驍勇，不来追赶还在罢了，再来追赶，拖刀使起。

黄　忠：馬到！

关　羽：看刀！

〔关羽将黄忠的馬蹄剁掉。黄忠被擒跪在地上。

黄　忠：二公为何擒将不杀？

关　羽：某家兴兵以来，不杀落馬之将，命你回营换馬，明日再来交陣，去吧！

黄　忠：多謝二公。

龙　套：二主为何擒将不杀？

关　羽：非是掩擒将不杀，您曉知什么，二爷兴兵以来不杀，落馬之将。打起得胜鼓，見了軍師交令。（齐下）

第　七　場

〔韓玄上。

韓　玄：（唱二八）

黄忠临陣无踪影，　　倒叫本帅挂心中。

本帅打坐大帳等，

〔四兵两边上黄忠上。

黄　忠：（唱）見了督爷交令行。

参見督爷。

韓　玄：少礼，黄老将軍，命你会战二公，胜敗如何？

黄　忠：督爷那曉，遵了督爷令箭，命我会战二公，也是我一时大意，中了他拖刀之計，馬被削四蹄，使我累陣下来。

韓　玄：大将之才，一胜一敗，古之常理，本督不加罪于你，本督白龙大馬賜下，命你二次会战二公去了吧！

黃　忠：多謝督爷！

（唱二八）

多謝督爷賜白龙，　　白龙馬賜于我黃汉升。

众将官与我带白龙，　　两軍陣报一报拖刀之情。

（下）

韓　玄：（唱）一見黃忠去的勇，　　倒叫本帅挂心中。

众将官与我馬順正，　　一奔高崗去观兵。

（四兵带馬下）

第　八　場

〔黃忠內唱：出了营。后耍刀花領四兵上。

黃　忠：（唱飞板）

跨騎白龙出了营，　　两軍陣上战关公。

催馬来到軍陣上，

〔关公迎上。

关　羽：（唱）擋住黃忠哪里行。

（打圍場，兵下，黃忠敗，关羽追下。）

第　九　場

〔韓玄上。

韓　玄：（唱二八）

来到高崗足离蹬，　　单看黃忠战关公。

〔黃忠上。

黃　忠：（唱二八）

大杀一陣不取胜，　　不胜二公敗了兵。

有黃忠搭上头条箭，

〔关羽上接箭。黄忠下。

关　羽：（唱）我把头条箭接手中。　黄老将你的箭法好，

二爷接箭比你能。（关将箭給龙套齐下）

〔黄忠上。

黄　忠：（唱）关公接住头条箭，　倒叫黄忠吃一惊。

急慌忙搭上二条箭，

〔黄忠射箭下。关羽上，接箭。

关　羽：（唱）我把二条箭接手中，

任凭你跑到东洋海，　二爷赶你到水晶宫。

（下）

〔黄忠上。

黄　忠：（唱）关公接住我二条箭，　二公果然比我能。

鑽口箭射死他的命，（想起拖刀之情收回）

想起当日拖刀情。

虎皮靴一磕箭头掉，　趾过咽喉射盔纓。

（射箭下場）

〔关羽上。

关　羽：（唱）在馬上用目睁，　又見盔纓落流平。

啊！聞听人言，黄忠习就百步穿楊之箭，今天为何趾过咽喉，前穿盔纓落地，敢在他有投……

〔龙套上。

龙　套：喂！

关　羽：众将官，兵敗不追，馬鈴摘了，暗暗回营。（倒下場）

韓　玄：好恼！

（唱飞板）

在高崗用目睁，　趾过咽喉射盔纓。

众将带馬回大营，（倒下又上）

单等黄忠交令行。

〔黄忠上。

黄　忠：（唱飞板）

　　　来到营門足离鐙，　　見了督爷交令行。

参見督爷。

韓　玄：（憤怒地）罢了。黄老将軍，两軍陣上与二公鏖战，訃过咽喉，箭穿盔缨落地，你有何高見！

黄　忠：督爷那曉，非是訃过咽喉，箭穿盔缨，报一报他的拖刀之情。

韓　玄：說什么你报一报拖刀之情，明明你有投奔桃园之意，黄忠你算敗了。

（唱）喝住黄忠理不通，　　气的本督二目紅。

　　　你与二公来鏖战，　　訃过咽喉射盔缨。

　　　明明你有投他意，　　瞞哄本督了不成。

　　　今天犯到我的手，　　想得活命另脫生。

　　　傳一令刀斧手进宝帳，

〔刀斧手上。

　　　您把黄忠上了繩。（刀斧手綁黄忠）

黄　忠：（唱）大喊三声上了綁，　　渾身上了犯法繩。

　　　刀斧手押我出宝帳，　　盼望着魏将軍快回营。

（下）

韓　玄：（唱）有本帅傳令斬黄忠，　　本帅心中不安宁。

　　　斬了老将不当紧，　　云长統兵到誰应承。

（无精打彩地下）

第　十　場

〔魏延上。

魏　延：（唱飞板）

　　　遵了督爷一令上，　　命我回朝来运粮。

俺，魏文长，遵了督爷令箭，命我回朝运粮，将粮办齐，只得見了督爷交令。待我拉馬登程。（烏鴉叫，魏延拾起一块石头投去）

煩燥！（念）烏鴉不住叫颯颯，　叫得我魏延兩耳麻。
敢是營中出啥事，　再不然督爷把人杀。
（唱二八）
烏鴉不住叫喳喳，　叫得魏延两耳麻，
莫不是營中有了事，　再不然督爷把人杀。
魏延带过一匹馬，　見了督爷說根芽。
（下場）

第 十 一 場

〔刀斧手押黃忠上。
黃　忠：（唱流水）
督爷傳令把我斬，　大量我命难保全。
魏延运粮未回轉，　何人与我把情搬。
刀斧手押我斬場上，
盼望着魏将軍快轉回还。（坐下）
〔魏延上。
魏　延：（唱）来到斬場下走兽，　又見一人綁轅口。
刀斧手过来！
刀斧手：見过魏将軍。
魏　延：刀斧手！我来問你，可是那家落令？
刀斧手：黃老将落令。
魏　延：将他喚醒，就說魏爷到了。
刀斧手：黃老将軍醒来。
黃　忠：（唱流水）
在法場綁的我昏迷不醒，魂不附体飞九空。
忽听耳旁有人叫，　叫的老将不絕声。
猛然間睜开愁眉睛，
啊呀！見魏延羞的我面通紅。
魏　延：（唱）黃老将軍一声应，　俺家有話向你明。

我問你犯的什么罪， 为什么把你問斬刑，

黄 忠：（唱）魏将軍不知其內情， 听我对你說分明。

遵了督爷一支令， 命我出营战二公。

两軍陣中了他拖刀計， 俺家栽下地流平。

二公大人不伤我命， 命我換馬轉回营。

那时我回营交軍令， 督爷大帳賜白龙。

我与二公又交战， 軍陣以上我留人情。

軍陣上要捆拖刀計， 让过咽喉射盔纓。

回营来督爷拿上錯， 他把俺家問斬刑。

魏将軍运粮回来轉， 快快与我講个人情。

魏 延：（唱）老将軍不要泪交流， 俺家有話听来由。

老将軍法場且等候， 俺家进帳把情求。

准下人情倒还罢， 不准人情劍割他的头。

上馬嘱咐刀斧手， 魏爷有話听来由。

我把老将交給您， 还要您把他好侍候。

老将軍在您也在，

老将軍不在劍割您的头。 （下場）

黄 忠：（唱）見魏延去的勇， 倒叫俺家挂心中。

魏将軍大帳把情講， 还不知准情不准情。

刀斧手領我斬桩下， 只求督爷把我寬容。（下）

第 十 二 場

〔韓玄拿书看上，望門，烏鴉叫，赶烏鴉。

韓 玄：（唱流水）

烏鴉不住叫連天， 叫的本帅脑骨寒。

傳令我把老将斬， 魏延运粮未回还。

本帅打坐大軍帳，（把子两边上）

单等魏延交令还。

〔魏延上。

魏　延：（唱）来到营門下战鞍，　　　見了督爷交令还。

令回；督爷在上交令。

韓　玄：压令。

魏　延：参見督爷。

韓　玄：罢了。

魏　延：哎嘿！

韓　玄：魏将軍；我問你粮草？

魏　延：粮草办齐，启稟督爷得知。

韓　玄：莫要驗数收本营下。

魏　延：遵令，下边的粮草莫要驗数收本营下。

〔內应。魏四望。

韓　玄：魏将軍你張望什么？

魏　延：不見老将軍哪里去了？

韓　玄：魏将軍是你不知，本帅賜他一支令箭，命他会战二公，卧过咽喉，箭穿盔纓落地，他有投奔桃园之意，本帅把他拉下开刀問斬。

魏　延：督爷斬了老爷不大要紧，桃园弟兄二次統兵到来，何人是他的对手？

韓　玄：桃园弟兄不統兵倒还罢了，若要統兵到来，我命长命将軍你出馬临陣。

魏　延：你的长命将軍我嗎？

韓　玄：你怎么样？

魏　延：我便敢——

韓　玄：你便敢怎么样？

魏　延：我便抗令不出。

韓　玄：魏延你反了！

（唱二八）

喝住魏延太胆大，　　　竟敢抗令犯王法。

傳一令刀斧手进帳下，　您把魏延問刀杀。

魏　延：（拔出劍）

（唱）刀斧手来一齐杀，　看你饒他不饒他？

（魏延杀四兵，欲杀韓玄，韓玄跑下，魏延追下。）

〔韓玄跑上。

韓　玄：（喊）拿魏延！魏延反了！

〔魏延追上，韓玄跑下。魏延杀兵追下。

〔韓玄倒上。

韓　玄：（喊）拿魏延！魏延反了！

（魏延追上捉韓玄，摸出印，斬韓玄头下。）

第十三場

〔二刀斧手引黃忠上。

黃　忠：（唱飞板）

黃忠打坐法場等，　魏延到来問分明。

〔魏延上。

魏　延：（唱）开刀先杀刀斧手，（杀刀斧手介）

我与老将松杀繩。

高叫老将醒一醒，　随我快快逃性命。

老将軍醒来！老将軍醒来！

黃　忠：啊……呸！魏将軍回来了。督爷可曾准下人情？

魏　延：（叫头）哎呀老将軍，我进帳前去講情，督爷不准人情，触恼俺家，我将他杀死了。

黃　忠：我便不信？

魏　延：現有人头，拿去看过！

黃　忠：不好！

（唱飞板）

一見人头悲伤痛，　哭了声督爷，叫了声督爷。

唉……我的督爷。

（转流水）

倒叫老将放悲声，
我只說魏将軍把情讲，　　誰知道害了你性命。
哭死哭活人已死，　　那有人死再复生。
两手按地忙爬起，　　离了青沙地流平。
我在此地莫久站，　　到西川見蜀主去把罪請。

魏　延：老将軍你那里前去？

黃　忠：你将督爷杀死，到此西川見了蜀主，前去請罪。

魏　延：到了西川，还有你我的命在！你莫再思再想……

黃　忠：魏将軍依你之見？

魏　延：依我之見，咱們投奔桃园而去。

黃　忠：一人吃了一王水土，那有扶保二主之理，我便不去。

魏　延：你去也不去？

黃　忠：我……

魏　延：你怎么样？

黃　忠：我嘛，我便不去。

魏　延：老将軍你与我走、走、走。（拔剑缭头）

黃　忠：哎呀，我走！　　（下）

第 十 四 場

〔四龙套引关羽上。

关　羽：（唱二八）

鼓打五更鸡叫明，　　东方送出太阳星。
关某打坐大帳簪，　　又听今人报一声。

〔报子上。

报　子：稟二爷知道。黃魏二将投营。

关　羽：知道了。

（唱二八）

方才令人一声稟，　　言讲二将来投营。

出言众将一声应，　帐門以外排道迎。
高叫众将快忙請，　速請二将快进营。

〔黃忠、魏延上。

黃　忠：（唱）头里走着黃汉升。

魏　延：（唱）魏延只在随后行。

黃　忠：（唱）往前走来到帳門口。

魏　延：（唱）帳門以外設道迎。

黃　忠：（唱）手扒着帳門我懶得进，

〔魏延推黃忠进帐。

魏　延：你进去吧！

（唱）問声二公可安宁？

关　羽：（唱）口称二公是那个？　把您的姓名講于我听。

黃　忠：（唱）我的名叫黃汉升。

魏　延：（唱）魏延就是我的名。

关　羽：（唱）二将不在您营內，　来見某家为何情？

黃　忠：（唱）魏将軍杀坏督爷命，　俺二人商量投您营。

关　羽：（唱）口講此話何凭証？　可有何物作証凭？

黃　忠：（唱）現有人头作凭証，　这是督爷印一封。

关　羽：（唱）你把人头打出帳，　又听令人稟一声。

〔报子上。

报　子：稟二爷，大王爷上关。

关　羽：二将請起，方才探子报到，我家兄王上关，小校軍排队迎下关去。

（大笛欠場、龙套排队倒下。）

第十五場

〔刘备、諸葛亮上。四龙套、关羽、黃忠、魏延倒上，諸葛亮看魏延介。

关　羽：大哥上关来了？

刘　备：兄上关来了。
关　羽：来！随弟上关。（二人同下众随下，原場人上場，刘坐大場）
众　将：众将打参。
黄　忠
魏　延：参見大王。
諸葛亮：什么人？
黄　忠：黄汉升。
魏　延：魏延。
諸葛亮：黄老将軍請起。刀斧手进帳，把魏延綁下去杀！
〔刀斧手上綁魏下。
关　羽：刀下留人。先生，魏延进得营来，沒容分說，推出就斬，是何緣故？
諸葛亮：二主那曉，魏延背后有三条反骨，得恩忘主，得地忘土，因此把他綁下，开刀問斬。
关　羽：斬坏那人不当要紧。众将不議論我兄王无道。
諸葛亮：噢！二公敢則与魏将軍討情？
关　羽：不敢，先生面前求恩。
諸葛亮：来！带我一支令箭，将魏延落桩。
龙　套：下边的！先生有令，将魏将軍落桩。
〔魏延上。
魏　延：多謝先生不斬。
諸葛亮：那个不斬与你，多亏二主討情，出帳。
魏　延：是！
諸葛亮：回来！
魏　延：是！
諸葛亮：从今往后，若离山人左右，可知我的軍法无情。出帳！
魏　延：是！（出帐）
黄　忠：魏将軍悔也不悔？
魏　延：我任死不悔！

刘　备：得来长沙，又收了二将，本是二弟之功，摆宴与二弟庆功。

关　羽：請！　　　　（同下）

——剧終——

黄　鶴　楼

（包括：芦花蕩）

馮煥卿 楊振先 口述、

开封市文化局劇目組
开专文化局劇目組 校訂

剧　情　簡　介

周瑜設計誆刘备到东吳，困于黃鶴楼上，逼刘备退还荆州。刘备失措，后赵云从諸葛亮事先賜予的竹节中取出了周瑜令箭一支，二人得以逃走，周瑜追赶，諸葛亮伏軍迎击，周瑜战敗被擒，又被张飞再三羞辱，結果气憤而死。

此剧包括“黃鶴楼”、“芦花蕩”两折，第八場起为“芦花蕩”，过去往往分別演出。

人　物

孙　权（花臉）	周　瑜（小生）
魯　肃（鬚生）	太史慈（花臉）
刘　备（老生）	諸葛亮（老生）
赵　云（小生）	魏　延（花臉）
張　飞（花臉）	黃　忠（武老生）
关　平（小生）	周　仓（花臉）
四大兵	四小兵
四龙套	四　兵
四艄水	

第　一　場

〔四內侍站門，細笛場。孙权上。

孙　权：（引子）龙爭虎斗，干戈何日休。蒼天保佑，保孤早得荆州。（坐場）

（詩）兄王晏駕托国忧，　　战将勇征数十秋。

威鎮江南称霸业，　　执掌九郡八一州。

孤，姓孙名权字仲謀，威鎮江南一帶地方，执掌九郡八十一州。只为当初赤壁鏖兵，費粮草，劳軍力，非容易得来荆州一帶地方。孙刘两家交好，刘备借去养馬屯兵，許下三載交还，直到如今数載未归，孤家常想荆州一块汉土，不能伸手而得，我想周都督素有大才，把他宣上殿来，与孤定上一計，好討荆州。內侍臣！

內　侍：有

孙　权：宣周都督上殿。

內　侍：圣旨下，周都督上殿。

〔周瑜內白："接旨"。大筒欠場，周瑜上。

周　瑜：（引子）

忽听君王召宣，上金殿細聞龙言。

（上殿、跪下，磕头行礼）

臣，参見我主万岁。

孙　权：周都督免礼，平身。

周　瑜：謝万岁。

孙　权：內侍，賜下綉墩。

周　瑜：臣謝坐。（坐介）吳侯龙駕可安？

孙　权：罢了，周都督你好？

周　瑜：怎担我主一問。

孙　权：你我君臣見面也該一問。

周　瑜：臣謝問。

孙　权：好說。

周　瑜：万岁，把臣宣上殿来，有何軍情議論？

孙　权：爱卿那曉。当年赤壁鏖兵，費粮草，劳軍力，非容易得来荆州一带地方。孙刘两家交好，刘备借去养馬屯兵，許下三載交还，直到如今数年未归。周都督蓄有大才，怎样定下一計，討取荆州才是。

周　瑜：为臣倒有一計。

孙　权：爱卿有何妙計呈上。

周　瑜：为臣回得府去，修下一封书信，就說皇太身旁有恙，下到荆州，叫刘备过江探病，为臣假意設宴，設到黃鶴楼上，那个时节，有了荆州放他下楼，无有荆州，困死难以下楼，那怕他不还荆州。

孙　权：此乃好計。孤家准备有酒与你一餞。內侍臣，看酒来！

內　侍：是。（端酒盘、倒酒）

孙　权：（唱慢板）

寡可恨曹孟德杀砍爭斗。（喝酒，二人同笑）

欺天子压群僚外压諸侯。

綳凤雛献連环大功成就，周都督黃公复面加忧愁。

有一个諸葛亮八卦算就，寡可恨刘玄德白得荆州。

（轉流水）

周都督定一計荆州到手，凌烟閣表名姓万古傳留。

周　瑜：（唱栽板）

万岁吳侯坐龙庭，

（慢板）

臣有一計献主听。

赤壁鏖兵用火攻，　　非容易得来荆州城。

孙刘两家素交好，　　汉刘备借去来屯兵。

（轉流水）

許下三載就交还，　　数載沒还荆州城。

为臣回府修书信，　　一封书討取荆州城。

（唱二八）

臣施一礼下龙庭，（起坐下殿）

回府去要要荆州城。（下場）

孙　权：（唱二八）

我一見周都督下龙庭，　　倒叫孤家喜心中。

长随小官把鑾正，　　周都督他回来細問分明。

（同下場）

第　二　場

〔周瑜帶四小兵上。

周　瑜：（唱二八）

三尺宝劍鎮江南，　　曹孟德聞咱心胆寒。

来到府門把馬站，（小兵拢門，周瑜下馬，坐大場）

众位将士听我言。

溶墨来！

小　兵：是。（研墨，大箭"噴吶皮"，修书）

周　瑜：太史慈来見！

小　兵：太史慈来見！

〔太史慈上場

太史慈：（念）战鼓咚咚惊牛斗，　　大将入陣神鬼愁。

俺太史慈，周都督有喚，上前去見。（进門）太史慈見过都督。

周　瑜：罢了。

太史慈：多謝都督。都督把我喚进帳来，有何話講？

周　瑜：这是一封书信，有話尽在书內，命你到至荆州下书，就說皇太有差，莫說本督二字。正是：

（念）江南許多英雄士，

太史慈：（念）都督果称义气郎。

都督目駕。

（周瑜下，四兵两厢下，太史慈上馬，下。）

第　三　場

〔四大兵站門，大笛牌欠場，刘备上。

刘　备：（引子）自幼結拜在桃园，結拜異母弟兄三。（坐大場）

（詩）居住大树在楼桑，　　樊阳鎮上遇关張。

弟兄桃园来結拜，　　結拜異母共同娘。

我备刘玄德，大树楼桑人氏。当年行走樊阳鎮上偶遇关、張，我們弟兄桃园結拜，杀白馬祭天，宰烏牛祭地，我們弟兄許下一在三在，一亡三亡，不图当时生，只图一时亡。今天坐在黃罗宝帳，心血上潮，必有軍情大事。內侍臣，帳門照事。

大　兵：是。

〔太史慈上。

太史慈：（对）离了东吳地，来到荆州城。

門上那个在？

大　兵：我在，講說什么？

太史慈：往里去傳，就說东吳有人下书。

大　兵：你这少等，待我傳稟。

稟刘主，东吳有人下书。

刘　备：命他进帳回話。

大　兵：是。

太史慈：怎样傳出？

大　兵：里面有請。

太史慈：太史慈告进。参見刘主。

刘　备：下书人那里而来？

太史慈：东吳而来。

刘　备：何人所差？

太史慈：皇太有差。
刘　备：可有书信？
太史慈：倒有书信。
刘　备：将书呈上。
太史慈：双手奉上。
刘　备：那門而进？
太史慈：东門而进。
刘　备：还打东門而出，外面送客。
太史慈：多謝刘主。（太史慈出門）
大　兵：不送了。
太史慈：請了吧。（上馬，下）
刘　备：太后有书到来，不知上写什么？待我拆书一覌。
（唱慢板）

打开书皮拆书信，　　字字行行看分明。
太后修书泪盈盈，　　曉与御婿得知情。
自从母子离別后，　　几載沒有信一封。

（轉流水）

有本后得了思儿病，　　常想御婿不重逢。
早来三天还能見，　　晚来三天难重逢。
我把书信看一遍，　　并无連环巧計生。

刘　备：哦喝呀！我把书信看了一遍，原来太后身得重病，命我备过江前去探病。不然把軍师宣进帳来再作議論。內侍臣！
大　兵：在。
刘　备：宣你軍师爷入帳。
大　兵：有請軍师爷入帳。
〔諸葛亮上。
諸葛亮：（引子）

沒出茅庵先算就，　　下得山来保汉刘。

亮，参見刘主。

刘　备：軍师請起。

諸葛亮：刘主恩寬。

刘　备：来！与軍师爷打坐。

諸葛亮：謝坐。刘主御駕可安？

刘　备：罢了，軍师你好？

諸葛亮：亮怎担刘主一問？

刘　备：你我見面本該一問。

諸葛亮：亮謝問了。

刘　备：好說。

諸葛亮：刘主，把亮宣进帳来，有何軍情議論？

刘　备：东吳有书到来，不知內写什么言語。先生拿去看过。

諸葛亮：来！打坐侍候！（坐門場看书）

（唱慢板）

打开书信拆书封，　　字字行行看分明。

孙太后修书泪盈盈　　曉与御婿得知情。

有本后得下思儿病，　常想御婿不重逢。

早来三天还能見　　　晚来三天見不成。

我把书信看一遍，　　小周郎修书枉搭功。

这还看什么。（进帐坐下）

刘　备：先生可曾看过书內情由？

諸葛亮：倒也看过，太后身得重病是也不是？

刘　备：我过江前去探病，去得去不得？

諸葛亮：我主探病那有不去之理。

刘　备：我备探病，何人保駕？

諸葛亮：四王千岁保駕，料事无妨。

刘　备：四弟保駕，我才得放心。內侍，带我令箭請你四王爷入帳。

大　兵：刘主有令，有請四王千岁进帳。

〔赵云上。

赵　云：（詩）三尺宝劍削龙角，　　实实不服汉曹何。
　　　　渾身上下都是胆，　　当年大战长扳坡。
俺，姓赵名云字子龙。刘主有喚，上前去見。（进帐）参見刘主。

刘　备：罢了，軍师有差。

赵　云：参見軍师。

諸葛亮：罢了。

赵　云：有何令傳？

諸葛亮：令下，四王千岁所令。

赵　云：得令。

諸葛亮：带我一支令箭，命你带兵五百，保定刘主过江探病，不可違誤。

赵　云：得令，令出。

刘　备：四弟，将令撤回，将令撤回。

赵　云：令回，参刘主。

刘　备：四弟一旁坐下盘話。

赵　云：臣謝坐。

諸葛亮：刘主为何将令撤回？

刘　备：先生，命我备过江探病，四弟一人保駕，隨带五百鉄騎，小小周郎，兵如兵山，将如将海，我备过江探病，叫我送命不成。探病么，我、我……我是不去了。

諸葛亮：刘主，过江探病倒还罢了，若要不去，小小周郎岂不笑你軟弱无剛？

刘　备：你待怎讲？

諸葛亮：小小周郎笑你軟弱无剛。

刘　备：唉！唉！不、不……不好了。

諸葛亮
赵　云：（同时）刘主駕上愁悶来了（同笑）哈哈，哈哈。

刘　备：（唱慢板）

又听得龍先生把話讲，　倒叫我汉刘备落下泪行。
东吳的太后得病恙，　命我备探病过长江。

（轉流水）

我随带五百兵一員将。　到东吳岂胜小周郎
东吳小周郎人馬广，

（轉二八）

去探病还恐怕命見閻王。
去探病有我备推辞不去。

諸葛亮：（唱）諸葛亮背过臉仔細参詳。
四千岁你随我出了宝帳。（諸葛亮、赵云同出帐）
四王千岁听衷腸。
小小竹节七寸长，　內藏八卦神妙方。
东吳无有伏兵起，　保定刘主轉回乡。
东吳若有伏兵起，　打开竹节有妙方。
（把竹节递給赵云）
刘主爷納悶黃罗帳，　你上前解劝刘主王。

赵　云：咳！先生。

（唱二八）

又听先生把話讲，　立逼俺君臣过大江。
刘主爷納悶黃罗帳，　我上前解劝刘主王。
臣施一礼进宝帳，（諸葛亮、赵云双进帐介）
大軍帳奏給刘主王。
当年大战盘河上，　我杀得典韦无处藏。
我实实不服曹丞相，　如今何惧小周郎。
你放心大胆东吳闖，　有为臣保駕料事无妨。

刘　备：（唱二八）

他二人讲話都一样，　立逼我刘备过大江。
我再說东吳去探病，　还恐怕我备命有丧。
若不然探病我不去，　小周郎笑我备軟弱无剛。

无奈何更衣黄罗帳，（兵合門、刘备更衣介）
身穿一件袍赭黄。
用手拿过一支令，　　說与軍师听衷腸。
初一十五要点卯，　　不要惹了众儿郎。
我备若有好和歹，　　快忙发兵救我还乡。
白龙馬带出黄罗帳，（大兵带馬，刘备、赵云上馬，諸葛亮送介）
諸葛亮送我备去見閻王。（与赵云带大兵下場）

諸葛亮：（唱二八）
我一見刘主出宝帳，　　諸葛亮轉身笑一場。
将身帳門且站上，

〔张飞內叫："哇！哇……"

諸葛亮：（唱）又只見三千岁闖进帳房。

〔张飞上。

張　飞：（唱二八）
慌又慌来忙又忙，　　失急慌忙出帳房。
望着先生躬打下，　　說与先生听衷腸。
我大哥他可上那里去？　你对我老張說端詳。

諸葛亮：（唱）东吳太后得病恙，　　刘主爷探病过大江。

張　飞：（唱）又听先生把話講，　　活活气煞我老張。
东吳的周郎人馬广，　　怕只怕大哥他有伤。
我大哥如有好和歹，　　难說我老張丈八枪。

諸葛亮：（唱）有山人賜你一令上，
我命你埋伏芦花蕩等候周郎。

張　飞：（唱）接过令箭出宝帳，
我老張埋伏芦花蕩等周郎。（下）

諸葛亮：（唱）三王千岁出宝帳，　　如今升帳差兵将。
擂鼓三通坐宝帳，（坐大帐，四小兵两廂上）
再叫三軍听衷腸。

一支令打到中軍帳，　在后帳提过来魏文长。

小　兵：得令，令出。軍师有令，魏将軍进帳。

〔魏延上。

魏　延：（唱二八）

忽听先生傳令上，　在后帳来了我魏文长。

上馬拳打三环鎖，　下馬足踢九道梁。

望定先生躬打上，　問先生傳令箭爭那方。

諸葛亮：（唱）有山人賜你一令上，

我命你埋伏江沿上截杀周郎。

魏　延：（唱）接来令箭出宝帳，

領人馬埋伏江沿上截杀周郎。（下）

諸葛亮：（唱）二支令打到后軍帳，　提过来关平与周仓。

小　兵：得令，令出。軍师有令，关平、周仓来見。

〔关平、周仓上。

关　平：（唱二八）

在后帳来了我关平将，

周　仓：（唱）来了我大将名周仓。

关　平：（唱）忽听得先生傳令上。

周　仓：（唱）不知傳令爭那方？

关　平：（唱）进宝帳躬打上，

周　仓：（唱）問軍师傳令箭爭那方？

諸葛亮：（唱）用手賜恁一令上，我令恁扮艄公截杀周郎。

关　平：（唱）辞别先生出宝帳，

周　仓：（唱）到江沿扮艄公截杀周郎。（同下）

諸葛亮：（唱）在大帳差走四員将，　此一去那怕小周郎。

吩咐三軍退宝帳，（四兵两廂下）

我再差黃汉升截杀周郎。（下）

第　四　場

刘　备：（內唱大起板）

汉刘备离荆州十里长。

〔四艄水两厢撑船上。

赵　云：（內白）

搭了扶手。（大笛矢場）

〔四艄水抛錨、打跳板、搭扶手，赵云带二大兵上場，下馬、二兵上船望舟，稳坐。

赵　云：有請刘主。

〔刘备带四大兵上，下馬、上船，赵云坐高場，刘备坐小場，艄水端茶，刘备和赵云喝茶毕，四艄水跪下。

艄　水：艄水叩头。刘主可是等风，可是望景？

刘　备：一不等风，二不望景，打开亮窗，鳴金开舟。

艄　水：是。（四艄水站起）伙計！刘主一不等风，二不望景，打开亮窗，鳴金开舟。（艄水拉縴，捞錨，捞跳板）

艄　水：刘主坐稳，我們要开舟罗！

刘　备：哦呵呀！我备坐在龙舟上边，想起二弟三弟可不痛煞人也！

（唱栽板）

汉刘备离荆州十里长，

（轉慢板）

扭項回头望荆襄。

咋不見三弟翼德将，　　也不見二弟关云长。

看不見我朝关平将，　　咋不見我朝将周仓。

（轉流水）

在舟船叫声赵四弟，　　为兄有話听衷腸。

今天探病有一比，　　我好比鴻門赴宴汉高皇。

赵　云：刘主！

（唱二八）

有赵云舟船上奏君王， 奏与刘主听端詳。
曹丞相他的人馬广， 八十三万我独擋。
想当年大战盘河上， 杀得典韦无处藏。
长坂坡前威名广， 至如今何惧儿周郎。
在此龙舟用目望， 江沿上扎下一营房。
帅字旗金字亮， 上边写的儿周郎。
小周郎妄把机关想， 怎知保駕赵四王。

（轉飞板）

駕定龙舟往前闖。（四艄水下，四大兵随下，刘备下，赵云下高場）

赵 云：（唱）

到东吳会会儿周郎。（下）

第　五　場

〔四兵站門周瑜上場。

周 瑜：（念）满江撒下鈎和綫， 那怕鰲魚鈎不来。（坐小場）

〔魯肃上。

魯 肃：（念）刘备君臣过江来， 稟給都督作安排。报門，令回。（进帐）都督在上，交令。

周 瑜：压令。

魯 肃：参都督。

周 瑜：免了。子敬，打探刘备君臣之事，詳細講来我知。

魯 肃：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周 瑜：怎講？

魯 肃：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周 瑜：哈哈，哈哈！人說諸葛亮蓄有大才，叫我瑜看起来乃是儒

弱之辈。子敬，刘备君臣过江，随带多少人馬？何人保駕？

鲁　肃：随带五百兵将，赵云一人保駕。

周　瑜：这……（表示心中怯气）唉！子敬，吩咐陷兵摆队迎到江沿。

鲁　肃：众三軍，摆队去迎。

小　兵：是。

〔大笛"欠場"。兵摆队，倒下。鲁肃跟下。周瑜两厢望，三攤倒下場。

〔二艄水上場，偏門两厢撑船。四大兵偏門。四小兵倒上，下攤門望門，站偏門下。子敬倒上。赵云上。

鲁　肃：船上你是四王千岁嗎？

赵　云：江沿你是鲁大夫？

鲁　肃：四王千岁不要下舟，我敬上舟去了。

赵　云：子敬不要上舟，我云下舟去了。

鲁　肃：我敬托懶了。

赵　云：好說，艄水搭了扶手。（艄水搭扶手，赵云下舟）

鲁　肃：我看四王千岁哪里？

赵　云：鲁大夫在哪里？

鲁　肃
赵　云：（同时）四王千岁！鲁大夫！这个，（同笑）哈哈……

鲁　肃：我問刘主御駕……

赵　云：现在后艙。我問都督大駕……

鲁　肃：现在后边。

鲁　肃
赵　云：（同时）你我各稟其主，都督，刘主，有請！

〔周瑜、刘备两厢上。

周　瑜：龙舟上边你是刘皇叔？

刘　备：江沿你是周都督？

周　瑜：刘皇叔不要下舟，我瑜上舟去了。

刘　备：慢来！慢来！都督不要上舟，我备下舟去了。

周　瑜：如此說来，我要脫懶了。

刘　备：好說，好說。艄水搭了扶手。

〔艄水搭扶手，刘备下船，四大兵跟下船。二艄水起錨，捞跳板，倒下。

周　瑜：我看刘皇叔在哪里？

刘　备：我看周都督在哪里？

周　瑜：皇叔。

刘　备：周都督，

周　瑜：（同笑）哈哈，哈哈！
刘　备：（同笑）哈哈，哈哈！

〔周瑜看赵云，心怯气介。

刘　备：久別尊顏，

周　瑜：常怀挂念。

刘　备：你我見面，

周　瑜：好比鉄树开花。

刘　备：木蓮生藕。

周　瑜：幸会！

刘　备：幸遇！

刘　备：周都督。

周　瑜：刘皇叔。（同笑）

周　瑜：刘皇叔到来是一客，請来头行。

刘　备：慢来！慢来！还是周都督先往。

周　瑜：你也不肯头行，我也不肯头行，咱們携手幷行了吧。

刘　备：这……（赵云用膀抗刘备，刘备壮胆）請。

〔刘备、周瑜、赵云、子敬四人同扎架。刘备、周瑜在当中，赵云、子敬在两廂。刘备和周瑜换位，四人扎架。

周　瑜：請。（刘备下場）

〔周瑜看赵云比粗，周瑜示意子敬迎赵云，子敬点头。周瑜下。

鲁　肃：四王千岁，請来头行。

赵　云：請！

〔二人圆場，扎架，恭手。赵云先下，鲁肃看刘备四大兵，給小兵示意，周瑜兵点头，鲁肃下場。

（四小兵，四大兵对作揖，小兵让大兵先行，大兵下，四小兵跟下。）

第　六　場

〔四大兵下場門一条鞭，四小兵上場門一条鞭。轉場換位。拱手，站下。

〔赵云、子敬同上。二人三进礼，两廂站下。刘备，周瑜二人同上三进礼，刘备卸斗篷。

刘　备：周都督轉上，受我备一拜。（二人同跪）

周　瑜：刘皇叔这是为何？

刘　备：我备过得江来拜見周都督来了。

周　瑜：哎！刘皇叔乃是一客，过得江来，行走几步，百草均香，我瑜有多大涵載，敢劳动刘皇叔一拜嗎？

刘　备：周都督，口講此話与我备省礼嗎？

周　瑜：你我大家省礼。

刘　备：周都督。

周　瑜：刘皇叔。

周　瑜
刘　备：（同时）这个，哈哈，哈哈。（二人同站起）

周　瑜：子敬撤了拜毡。

鲁　肃：是。

刘　备：慢来，慢来。周都督撤拜毡为何？

周　瑜：我回拜刘皇叔。

刘　备：哎！方才講与我备省礼。直到如今又爭起礼来了。受我备連四叩了吧。（二人同跪下）

周　瑜：刘皇叔口讲此話与我瑜省礼嗎？

刘　备：咱們大家省礼。

周　瑜：刘皇叔。

刘　备：周都督。（二人同笑，同起）

〔四人同坐，刘备、周瑜靠桌坐，赵云和子敬两廂陪坐，两廂端茶，同喝茶，喝茶間，赵云抗刘备泼茶。兵接茶杯，两廂下。

刘　备：我备告去了。

周　瑜：刘皇叔哪里前去？

刘　备：探望太后病疾。

周　瑜：你我飲宴一毕再去探病。子敬听令；酒宴設备黃鶴楼上。

魯　肃：酒宴設备黃鶴楼上。

〔刘备，赵云上高場，周瑜陪上，子敬站边場，八个兵跑場，兵扎架下。赵云、刘备同下高場。刘备坐下睡睡，周瑜坐門場，要翎子，洋洋得意。赵云气色介。

魯　肃：四王千岁，酒宴設摆黃鶴楼上，請来上楼飲宴。

赵　云：你待怎講？

魯　肃：請来上楼飲宴。

赵　云：怎么？上楼飲宴？

魯　肃：上楼飲宴。請！

赵　云：請！

〔二人圓場，扎架，赵云下，子敬随下。周瑜两望，起坐，抗刘备，刘备忙站起。

周　瑜：刘皇叔，酒宴設摆黃鶴楼上，請来上楼飲宴。

刘　备：怎么？上楼飲宴？

周　瑜：請来上楼飲宴。

刘　备：嗯……（伸手拉赵云，不見赵云，刘备怕，气色，回头。周瑜拦介）

周　瑜：刘皇叔，請来上楼飲宴。（刘备万般无奈，慢慢上楼）

刘　备：請。

（二人圆場，扎架。刘备下，周瑜回头大笑，下。）

第七場

〔小兵引大兵上。把大兵鎖在楼內。

魯 肃：
赵 云：（內白）請！

〔大笛“火場”，赵云上，子敬随后上。

魯 肃：四王千岁，請来上楼。

赵 云：請！

〔二人圆場，赵云上楼子敬跟上，扎架，赵云气色，看楼上，又看楼板，踩楼板，赵云站下。

周 瑜：
刘 备：（內白）請了！

〔刘备納闷上，周瑜后跟。刘备不愿上楼，回头被周瑜挡住。

周 瑜：請来上楼飲宴。

刘 备：請。

〔刘备上楼，周瑜跟上，赵云用脚踩周瑜，拉刘备，四人扎架，换位連三架。

周 瑜：子敬，安杯！

魯 肃：遵命。

〔大笛“火場”。子敬安杯，先安刘备，轉場，安都督，安赵云，四人同坐，四人同喝酒，赵云示意刘备泼酒介。

周 瑜：子敬听令，盼咐咱兵黃鶴楼团团圍困。

魯 肃：都督有令：黃鶴楼团团圍困。

〔八个兵跑場，刘备、赵云上桌子。周瑜站椅子，子敬下，八兵扎架下。刘备、赵云、周瑜下高場。刘备坐大場，周瑜陪坐，赵云气色，坐下。

刘 备：周都督，将我們君臣請到黃鶴楼上，光来飲宴。可有別事无有？

周 瑜：刘皇叔，嘿、嘿、嘿……（冷笑）直到如今，話不得不說，

不得不講。当年赤壁鏖兵，非容易得来荆州一块汉土，孙刘两家交好，刘皇叔借去屯兵养馬，許下三載交还，如今数載沒归，我主吳侯，只怨我們大臣懦弱无能，我与吾主定計，把你們君臣請过江来，有了荆州还則罢了，无有荆州，困死黃鶴楼上，难以下楼。

刘　备：你待怎講？

周　瑜：有了荆州还則罢了，无有荆州困死黃鶴楼上，难以下楼。

刘　备：哎，哎……都督！

（唱迎风板）

又听得周都督把話講，

〔赵云搓手作气色。

赵　云：周瑜！

周　瑜：（作气色）赵云！

赵　云：（作气色）周郎！

周　瑜：（作气色）赵云！

赵　云
周　瑜：（同作气色）周郎！周郎！
赵云！赵云！

〔二人站介，刘备中間拦住。

刘　备：慢、慢、慢……慢着！（三人扎架）

（唱二八）

倒叫我汉刘备无有主張。

赵　云
周　瑜：哼！

刘　备：（唱流水）

黃鶴楼好不象待客模样，好象杀人的一座战場。

（作气色）

（[illegible]）既錯了我还打錯处講，　再叫都督听衷腸。

周都督放我回朝轉，　我得了西川地再还荆襄。

周　瑜：（叫板）唉！刘皇叔！（起坐）

（唱二八）

黄鹤楼上打下躬，　有一言告禀皇叔听。
赤壁鏖兵用火攻，　非容易得来荆州城。
設計得来荆州府，　刘皇叔借去来屯兵。
許下三載就还到，　至如今沒还荆州城。
有了荆州还罢了，　无荆州难下我黃鹤楼棚。

赵　云：周瑜！我的儿呀！

（唱紧二八）

周瑜儿不要提荆襄，（伸手抓住周瑜）

周郎我的儿呀！呸！

〔周瑜气色和赵云对打，赵云踪周瑜一脚，周瑜窜椅子扎架。

赵　云：（唱）四王爷有話向你明。

曹丞相那里发大兵，　要把你东吳一扫平。
那时周郎儿害怕，　借来我朝諸葛孔明。
那时节定下火攻計，　火燒曹操百万兵。
爭恁的荆州恁要要，

（赵云抓周瑜）呸！（二人打。周瑜窜椅子扎架）

赵　云：（唱）为啥恁不还俺东南风！

要荆州給你四王爷要，

周　瑜：拿过来。

〔赵云伸手抓住周瑜手。

赵　云：（唱）小銀枪还了儿荆州城。

（赵云逅周瑜头，踢周瑜。周瑜坐，站起，气色介）

周　瑜：（唱二八）

赵云儿莫要逞你能，　本督領兵也有名。
赤壁鏖兵用火攻，　火燒曹操百万兵。
黃公复定下苦肉計，　那时节得来荆州城。
借俺荆州沒还上，　为啥恁要要东南风？

〔周瑜气色看見刘备，想打。

周　瑜：（唱）上楼去拿打汉刘备……

（周瑜伸手抓刘备，赵云挡住，伸手抓周瑜把周瑜踩到楼下，周瑜站起）

〔鲁肃上。

周　瑜：（唱）再叫子敬你是听。　　唤来五百长枪手，

鲁　肃：长枪手来見！

〔四小兵拿枪上。

周　瑜：（唱）再喚五百短刀兵。

鲁　肃：短刀兵来見。

〔四大兵各拿单刀上。

周　瑜：（唱）上楼去捉拿汉刘备。……

〔八个兵各拿兵刃扎架，子敬挡。

鲁　肃：（唱）擋住都督且慢行。

都督不可。将他們君臣拿住不只要紧，皇太后若要聽知，与都督，大大不便。

周　瑜：子敬，依你之見？

鲁　肃：依我之見，将他們君臣困到黃鶴楼上，有了荆州还上，倒还罢了，无有荆州还上，困死黃鶴楼上难以下楼。

周　瑜：眞乃好計。三軍退。（兵下）子敬听令。带我一支令箭，将刘备君臣困到黃鶴楼上，还上荆州放他下楼，无有荆州困死难以下楼。有了本督令箭，放他下楼，若无有本督令箭，那个私意放他下楼，全家皆斩。（冷笑下場）

鲁　肃：刘备君臣听眞，有了荆州放穏下楼，无有荆州困死难以下楼。

（子敬鎖楼門下，刘备，赵云，搒楼門不开，二人两望門）

刘　备：哎呀，四弟，你可曾听見？

赵 云：听見什么？

刘 备：听子敬言讲，有了荆州放咱下楼，无有荆州困死难以下楼。哎呀呀，不能活。

赵 云：哎呀，刘主。可曾記得长坂坡前，为臣威名也啊。

（唱二八）

长坂坡前威名广，
曹丞相八十三万人馬我独擋。
我不服中原曹丞相， 如今何惧儿周郎。

刘 备：你拉倒，你拉倒吧，那个时节，咱們弟兄汉营有枪有馬，直到如今，咱們弟兄手握空拳，那周郎統兵到来，好比烏鴉相似，你可是拳打，再不然足踢？

〔刘备伸脚，赵云用手拍刘备的脚。

刘 备：哎呀呀，不能活。

赵 云：是呀，那个时节，我們君臣在此长坂坡前，有枪有馬，直到如今，将我們君臣困到黃鶴楼上，无枪无馬，小小周郎統兵到来，好比烏鴉相似，盖地而来，再不然我使拳打，哎嘿，足踢。諸葛亮呀，你害死我們君臣了。

（怒唱二八）

心中可恼諸葛亮， 立逼俺君臣过大江。
前思后想无主張，
（作气色，低头看見竹节，伸手拿出竹节介）
再叫刘主听衷腸。

哎呀，刘主。咱們君臣有了退兵之策。

刘 备：退兵之策。現在那里？

赵 云：临来的时节，先生賜我小小竹节，无有災难还則罢了，若有災难，打开竹节，咱們君臣就有救兵。

刘 备：拿来我看。（赵云把竹节递給刘备）可說竹节呀，竹节！我們

君臣困到黄鹤楼上，你咋不用兵？你咋不用計？哎呀！四弟，竹节、竹节！諸葛亮的好八卦，算到你我弟兄死到黄鹤楼上，竹节不叫竹节，叫做引魂幡。哎呀呀！不能活。

（把竹节递給赵云）

赵　云：可說竹节呀，竹节！我們君臣眼看困死黄鹤楼上，你为何不用兵？咋不用計？諸葛亮啊！牛鼻子！你害死我們君臣也呵！

（怒唱二八）

心中可恼那孔明，　　立逼俺君臣过江东。

前思后想无計用。（作气色怒摔竹节）

我把竹节摔楼棚。

你咋不用兵？你咋不用計？

（赵云低头看見令箭，慌忙伸手捡起，自看）

上写“江南水軍都督周”。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刘　备：这才是望乡台上“打梆梆”，不覺死的鬼，他还笑啊！

赵　云：哎呀！刘主。咱們君臣有了救星了。

刘　备：死在眼前，那有救星？

赵　云：現有都督令箭。（刘备慌忙扭臉）

刘　备：現在那里？

赵　云：現在这里，拿去看过。（赵云递令箭）

刘　备：上写“江南水軍都督周”，周都督麾下，周都督麾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四弟！先生的好八卦啊！

赵　云：好妙算。

刘　备：四弟快忙前去叫門。（令箭递給赵云）

赵　云：子敬，你与我开門！

（子敬上。

鲁　肃：你們君臣敢則有逃走之意？

赵　云：那有逃走之意，現有都督令箭，拿去看过。

（赵云把令箭扔到楼下，子敬捡起）

鲁　肃：上写都督麾下。你們君臣下楼去了吧！

〔开楼門。刘备、赵云下楼。二人携手轉場，扎架下場。

魯　肃：待我回稟都督。有請都督！

〔周瑜带八个兵大站門急上。

周　瑜：（对）諸葛縱有千条計，刘备难以下楼棚。

魯　肃：他們君臣下楼去了。

周　瑜：啊！那个放他下楼？

魯　肃：現有都督令箭。（递令箭給周瑜，周瑜看令箭气色介。

周　瑜：呸！子敬听令！带兵追赶！

魯　肃：得令。带馬。

（四小兵带馬子敬下。）

周　瑜：带馬追赶！

（四大兵带馬引周瑜同下。）

第　八　場

〔关平、周仓同上。

关　平：遵了軍师令。

周　仓：江沿扮艄公。

关　平：俺，关平。

周　仓：俺，周仓。

关　平：請了。

周　仓：請了。

关　平：遵了軍师令箭。命咱接見皇伯。一言未尽，皇伯来也。

〔刘备上場一栽，赵云上前搀起，搀刘备手轉圓。关平、周仓看見。慌忙抛錨，搭扶手。赵云搀刘备上船。关平、周仓跪下。

关平
周仓：接見皇伯。

刘　备：关平、周仓儿啦！你們来了嗎？

关平
周仓：儿来了。

刘　备：您来的好！周郎統兵到来，你們杀杀杀……

关平、周仓：請到后艙。

（赵云搀刘备下，关平、周仓起錨，撈跳板，撑船，同下場。）

第九場

〔四兵引魯肃上。

四　兵：刘备君臣駕舟逃走。

魯　肃：哎呀！且住。刘备君臣駕舟逃去，馬行迟，船行快，这便怎样？这这这……

小　兵：現有小舟。

〔艄水暗上。

魯　肃：撇馬登舟。（魯肃和兵上舟下場）

〔四兵引周瑜上。

大　兵：刘备君臣駕舟而逃。

周　瑜：哎呀！且住。刘备君臣駕舟逃走，船行快，馬行迟，我怎样赶得上了，这这这……

大　兵：現有小舟。

〔艄水暗上。

周　瑜：撇馬登舟。

（周瑜和兵同上船，下場。）

第十場

〔周仓率兵执纛旗，艄水倒上。魯肃率兵执纛旗，艄水正上。周仓、魯肃纏头，水战，两廂冲杀，往里合。

〔周瑜率兵执纛旗、艄水正上。关平率兵执纛旗、艄水倒上。两廂冲杀三圈，鳴鼓，枪朝里，翻脸。周仓、魯肃二人帶兵往外翻。同冲介。关平、魯肃斜冲，周仓和周瑜斜冲。四将同冲，魯肃敗下，周仓追下。关平、周瑜朝外翻脸，緊冲三圈，周瑜敗下，关平追下。

第十一場

〔四小兵拉門，黃忠上。

黄　忠：俺，黄汉升。遵了軍师令箭，命我截杀周郎，埋伏了。
（兵轉下場偏門，用旂挡黄忠）

〔周瑜带四兵上。

四　兵：旗号拦路。

周　瑜：何人的旗号？

四　兵：諸葛亮的旗号。

周　瑜：收兵。

黄　忠：看箭！

〔周瑜用手接住箭，带兵退下。

四小兵：打敗。

忠：敗兵莫追，見了軍师交令去者。（下場）

〔周瑜带四兵上，挖門，看箭介。

周　瑜：上写黄汉升，呸！又中了儿計，加馬追赶。

周　瑜：（唱二八）

刘礶兴兵賽金剛，　　馬踏七十二營房。
带定人馬往前闖。

（四兵引周瑜圓場）

〔四小兵引魏延上，礶头。

魏　延：（接唱）

一馬拦住儿周郎。
勒住馬开言駢，　　开言再叫小周郎。
我劝你下馬早投順，　　若不肯叫儿丧黄粱。

周　瑜：（唱）勒住馬开言駢，　　再叫老儿魏文长。
我劝你下馬早投順，　　若不投枪下一命亡。

魏　延：（唱）手使大刀把儿晃，（魏延带兵假敗下）

周　瑜：（唱）众三軍赶拿魏文长。（带兵追下）

〔周瑜和魏延同上場。

周　瑜：（唱飞板）

催陣鼓不住咚咚响，

魏　延：（唱）回馬鞭打敗几周郎。

〔周瑜敗下。鲁肃上場。

魯　肃：（唱）我比子胥临潼斗，（魏延敗下，杀場）

〔周仓上。

周　仓：（唱）周老爷賽活閻王。（鲁肃敗下。周仓追下。）

第 十 二 場

〔张飞带四小兵一条鞭上，武开門。

張　飞：（詩）豹头环眼气昂昂，　英雄猛烈世无双。
　　　　胯下一騎烏騅馬，　手托一根丈八枪。

某家張飞，遵了軍师令箭，命我带兵埋伏芦花蕩前，周郎魏兵到来，叫我怎么样拿（作拿动作介）……咲嘿！我就照这办。令箭在身，怎敢違慢。小校軍！

四　兵：有。

張　飞：拉…拉…拉…馬…馬…馬！抬枪。

〔兵抬枪，张飞上馬，兵轉上場門。

張　飞：（笑）哈哈，哈哈，哇……哈哈哈……你們来……来　呀！（张飞領四兵下）

〔周瑜带四兵上，张飞带四兵迎上，碰头。

張　飞：来呀！

周　瑜：張飞！老匹夫！为什么埋伏芦花蕩前，与你周老爷会战几百回合，逃走非为丈夫。

張　飞：周郎啊！……某的儿，三老爷遵了軍师令箭，埋伏芦花蕩前，三老子等你多一会也呵。

〔二人列門，大倘排子。二人扎枪，杀場，同使磨腰枪，张飞抓周瑜枪，兵圍場下。张飞、周瑜同扎枪，兵上，周瑜被张飞扫下馬，张飞兵捆周瑜。

張　飞：周郎！好称啊！（张飞伸小指耍笑周瑜，哑笑。周瑜羞、气色。张飞和周瑜二人哑鑼轉場。周瑜发抖。）

張　飞：（叫）呃呀周郎！眞乃好将啊！

〔张飞伸小指耍笑周瑜，哑笑，周瑜气色，跺脚。张飞大叫。

張　飞：周郎！眞是好将！

〔又伸小指哑笑周瑜，周瑜气色。

周　瑜：張飞！老匹夫！你将老爷拿住，要杀开刀，要吃張口，你何必这样耍笑。

張　飞：周郎！某的儿！三老子非是不伤于你，火燒战船，得了荆州，你有些小小功劳，因此不伤于你。你在吳侯面前定計，头一計：将你主同胞妹妹許我大哥为婚，叫我家大哥过江招亲，未曾把我大哥害死。又生二計：請我朝諸葛孔明，帮你破曹，諸葛先生，祭罢东风，返回朝来！又生三計：又把我大哥困到黃鶴楼上，又未曾害死。来来来！三老子亲自与你撤綁。放你回得朝去，还与吳侯定計。（撤綁介）你去了吧！（周瑜气得渾身打战）

周　瑜：（詩）要生亮未莫生瑜，　　杀得死屍墊馬蹄。

　　　　　　　蒼天不趁我的意，　　活活气死我周瑜。

哎呀！气……（周瑜气死，四兵把周瑜抬起）

四　兵：死过。

張　飞：抬下去。

〔四兵抬周瑜下。周仓上。

張　飞：大功成就，見了軍师交令。小校軍，与三老子帶馬。

〔四兵上場帶馬介。

張　飞：（笑）哈哈，哈哈，哇……哈哈。来呀！

（张飞下，四兵隨下。）

——劇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夜战馬超

楊振先　口述
戴鶴亭　抄录

剧　情　簡　介

三国时，馬超兵进葭萌关，刘备屡战不胜，張飞聞訊赶至軍前，諸葛亮激張飞出战，張飞战馬超日以継夜，未能获胜。刘备劝說馬超，許以报仇，超乃降蜀。

人　物

馬　超（武生）	报　子
諸葛亮（鬚生）	四小校
刘　备（鬚生）	四大兵
張　飞（花臉）	四　兵

第　一　場

〔四小校引張飞上。

張　飞：（念）鉄甲銀叶耀光輝，　　丈八长枪跨烏錐。

虎牢关前擒吕布，　　鞭打温候紫金盔。

姓張名飞字翼德。昨天西凉葭萌关打了一仗，兵不取胜，不知軍师怎样傳令用兵，只得到在大帳看个明白，小校軍！

小　校：有！

張　飞：与三老子帯馬！（四小校引張飞下）

第　二　場

〔四大兵引刘备上。

刘　备：（引）为江山操心受劳，　　劳軍力費动粮草。

（詩）居住大树在楼桑，　　樊阳鎮上遇关張，

弟兄三人来結拜，　　烏牛白馬祭上蒼。

姓刘名备字玄德。我备乃大树楼桑人氏，俺們弟兄桃园結拜，一在三在，一死三休，不求一时生，只求一时亡。这話莫說，昨日葭萌关打了一仗，我朝人馬大敗而归，不免把先生宣进帳来，与我备拿个退兵之策。小校！

四大兵：伺候。

刘　备：你家軍师爷进帳！

四大兵：軍师爷进帳。

〔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未出茅屋先算就，

一統江山扶汉刘。

复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刘主有話上前去見，刘主在上，山人参見刘主。

刘　备：少礼！先生請坐。

諸葛亮：山人謝坐，刘主身体納福。

刘　备：罢了。先生你好？

諸葛亮：山人謝問了。

刘　备：好說，坐了。

諸葛亮：刘主把为臣宣进帳来有何軍情議論？

刘　备：先生是你非知，只为昨天葭萌关打了一仗，咱朝人馬败陣而归。軍师怎样拿个退兵之策？

諸葛亮：刘主莫要忙迫，山人我自有安排。

刘　备：先生說的是。

（內白）三王爷到！

四大兵：三王爷到。

刘　备：有請。

四大兵：有請！

〔四小校引张飞上。

小　校：来在帳門。

張　飞：小校接馬。（四小校接馬下）見过大哥！

刘　备：罢了。見过先生。

張　飞：参軍师！

諸葛亮：三公請坐。

張　飞：謝坐了。大哥身旁可好？

刘　备：罢了！三弟你好？

張　飞：謝大哥。軍师可好？

諸葛亮：罢了！三公你好？

張　飞：某謝問了。

刘　备：三弟，为兄未曾宣召与你，进帳为何？

張　飞：大哥呀我的哥！探子适才報道；言講西凉葭萌关 打 了 一仗，兵不取胜；但不知大哥軍师怎样安置？

刘　备：啊！三……

諸葛亮：（急栏介）三公有所不知，只为那馬超統兵驍勇，咱朝无有能将出馬了！

張　飞：先生啊！軍师。我不得先生的令箭，若得先生的令箭，出得营去，我要活捉……活拿一个小小馬超。

諸葛亮：三公說的那个？

張　飞：不才，就是我老張！

諸葛亮：嘿嘿！三公，且慢說你出得营去拿那馬超，能把馬超的拉馬小卒拿上一个，山人旁的无啥可輸，你往这厢看！杀伐牌剑，軍师大印。

張　飞：先生你說的是这？（指剑）

諸葛亮：正是！

張　飞：（指印）那也少不下的。

諸葛亮：可也是嗎！要是打回敗仗，你可輸什么？

張　飞：啊这……要打回敗仗，我輸給你人头首級。

諸葛亮：口說无凭。

張　飞：打賭击掌。

諸葛亮：一至一，

張　飞：二至二，

諸葛亮：刘主江山……

張　飞：一掌托。

（唱）咱二人打賭大帳內，　再叫先生听明白。
我要胜似馬超将，　元帅大印任我为。
辞别了先生跨烏騅，
出营去見馬超爭个来回。（下）

諸葛亮：（唱）我一見三公出帳內，　再叫刘主听明白。
你一到城头去观将，　城头看看二英超。
三公若胜似馬超将，　你把馬超来收回。
也非是为臣夸海口，　那三公不胜必敗而归。

刘　备：（唱）又听先生把話述，　說与先生听明白。
叫先生你請到后帳內。（諸葛亮下）

說与小校听明白。

叫小校您領我城头去，　我去到城头观战走一回。

（四大兵引刘备下）

第　三　場

〔四兵引馬超上。

馬　超：馬超字孟起。

〔报子上。

报　子：报！張飞統兵到来。

馬　超：再探！住了。报子来报，言講張飞到来，只得上馬阻擋一陣。众将官！

四　兵：有！

馬　超：帯馬杀。（四兵帯馬引馬超下）

第　四　場

〔四兵引馬超上，四小校引张飞迎上，对陣。

張　飞：小校！杀！

馬　超：众将官开陣。（八兵碰头，张，馬对杀。）

張　飞：要拿馬超，

馬　超：你張飞，你張飞，張飞。

張　飞：眼看天色晚斷，你我再战必有一伤，不免你我各自傳令收兵，明天再战不迟。

馬　超：張飞我的儿呀！既然你是好将，可敢隨我夜战？

張　飞：口出此言三老子怕你？

馬　超：您馬爷惧你！

張　飞：杀过来吧！（二人杀場）馬超？如今天 黑下 罩，你我 吩咐各營将官灯籠火把掌起，再来夜战不迟。

馬　超：說好便好，各自傳令！

張　飞：
馬　超：帳下三軍，掌起灯籠火把您三王爷／馬少爷要夜战馬超／張飞！（四兵四校

各掌刀介。张飞、馬超对杀，张飞敗下，馬超追下，四兵、四校分下）

〔二大兵引刘备上，下馬，站城头。兵下，张飞上。

刘　备：三弟，你跟馬超鏖战，敢在你得意回来了嗎？

張　飞：嗯……不大得意。

刘　备：唔！莫非你全胜而归？

張　飞：这……！

刘　备：三弟，你要是敗仗而归，你可曉知与先生打賭之事？

張　飞：大哥莫要下講，为弟二次会見馬超！

〔馬超上。

馬　超：枪下！（二人对战扎架）

刘　备：啊呀！我那三弟与馬超对陣，眞乃是将遇良材，好不惊杀人也！（张飞馬超对打，张飞敗下，馬超追下。）

〔张飞上。

刘　备：三弟，这一仗不是全胜而归吧？

張　飞：啊！这……

刘　备：三弟，在此虎牢关前，鞭打温侯紫金盔那一鞭哪里去了？

張　飞：嗯这，我倒也忘了。待我找上一找（耍鞭势法）哎不是！不是！（又耍介）嗨还是不是！（想介、又耍）嗨是了是了！馬超儿那的逃，三老子的鞭下去了。（馬超上，二人对杀，馬超敗下）

張　飞：喂呀！哈哈！哈哈哈！大哥，你看我这一鞭如何？

刘　备：你这一鞭打得好，三弟！馬超来了，杀呀！

〔馬超上。

馬　超：哪里逃！（馬超、张飞对杀，张飞敗下。馬超追下。张飞上，四大兵上，开关，张飞进关介）

張　飞：小校軍，閉关，閉关。

〔馬超上。

馬　超：張飞老匹夫，出的城来，不拿你三次下馬，誓不为人。

刘　备：馬将軍，象你这样好将，親随張魯实为可惜，何不投順我备，共伐曹操，父仇子报岂不美哉？

馬　超：旣然如此，俺家情愿投順。

刘　备：好好好！小校軍閃門，迎接馬将軍进城。

四大兵：閃門。（馬超下馬进城，刘备接），封門！（同下）

——劇終——

对　花　槍

楊振先　口述

軒　抄录

开专文化局剧目組校勘

剧 情 簡 介

隋文帝时，罗艺进京求官，中途招亲姜氏，生子罗松，松生子罗焕。罗艺得中后，又娶秦氏，生一子罗成。数十年后，姜氏聞知罗艺下落，差罗松前往瓦崗寨認父。罗成不愿，罗艺不敢相認，領人馬与姜氏对打，罗成敗，罗艺終于被逼認了姜氏母子。

人 物

程咬金（丑）	秦 琼（紅臉）
罗 成（武生）	史大奈（花臉）
尤 通（丑）	徐茂功（鬚生）
罗 艺（老生）	秦 氏（正旦）
嘍 兵	四 兵
姜 氏（老旦）	罗 松（鬚生）
罗 焕（娃娃生）	丫 环
兩 兵	

第　一　場

〔四兵引罗松上。

罗　松：（唱二八）

　　還了母亲书一封，　一奔認父瓦崗城。
　　在此馬上用目睜，　瓦崗山不远面前停。
　　把人馬一撤壕河等，

〔嘍兵暗上。

　　把山的弟兄您是听。
　　您速速稟給我的父，　叫他下山把我迎。

嘍　兵：（唱二八）

　　你的父可是哪一个？　問娃娃你叫什么名？

罗　松：（唱二八）

　　我的父金枪老罗艺，　豪家的名諱叫罗松。

嘍　兵：（唱二八）

　　口講此話沒凭証，　你有什么作証凭？

罗　松：（唱二八）

　　要証凭有証凭，　現有书信作証凭。

嘍　兵：（唱二八）

　　旣然书陈作証凭，　你把书陈射进城。

罗　松：（唱二八）

　　有豪杰搭上了雕翎箭，　还恐怕射着好弟兄。
　　虎皮靴一磕箭头掉，　望着城头撒雕翎。

嘍　兵：（唱二八）

　　娃娃你在城外等，
　　曉喻給你的父把你迎。（下）

罗　松：（唱二八）

　　把人馬撤到松林等，
　　只等着我的父把我迎，（下場）

第　二　場

〔史大奈上。

史大奈：（唱二八）

居住山东在山东，　　杀人放火逞英雄。
在原郡只把人打死，　　瓦崗山上为首領。
迈大步去到高山頂，　　就等着大王坐山中。

〔尤通上。

尤　通：（唱二八）

居住河南芝麻洼，　　我的名諱尤俊达。
原郡我把人打死，　　瓦崗山上为喇馬。
迈步去到高山下，　　只等着大王把令发。

〔四嘍兵引程咬金、徐茂功上。

程咬金：（唱二八）

打一根大旗竖在空，　　提兵調将程楞怔。
俺弟兄結拜瓦崗岭，　　結拜三十六弟兄。
結拜大哥叫魏征，　　結拜二哥叫秦琼。
結拜四哥单雄信，　　結拜三哥徐茂功。
魯明月魯明星，　　王伯党来謝映登。
史大奈将尤通，　　保定孤王做朝廷。
好使大刀王君可，　　还有八弟将罗成。
孤家打坐高山頂。

〔嘍兵上。

嘍　兵：（唱二八）

在山下得来书一封。

参見大王！

程咬金：罢了。

嘍　兵：山下来了一封书陈，大王看过。

程咬金：你先下去。

嘍　兵：多謝大王。（下）

程咬金：山下来了一封书陈，不知上写什么言語，待我拆书一观，乖乖！白紙画黑道，光看不知道，过年大概好收芝蔴，搁权朝上。

嘍　兵：大王你拿顚倒了。

程咬金：我拿顚倒了？再顚倒过来。他不认識我，我不认識他。

嘍　兵：你不认識他就是啦。

程咬金：对！我不认識他，叫我的軍师看看。三哥！三哥！山下一封小书，看是弄啥的，要是杀战叫他們去，要是吃喝叫我攻打头陣。

徐茂功：众家弟兄，請来观看。

史大奈
尤　通：你那里一念，我們一听也就是了。

徐茂功：待我們打开书皮一观。

（唱慢板）

打开书皮抽书封，　　字字行行看分明。
姜桂芝修书頓首拜，　拜声罗艺老相公。
我在此南阳得一信，　相公在此瓦崗營。
我在此南阳把书写，　命罗松认父瓦崗城。
差定了罗松儿把你找，还叫你把他好照应。
我把书陈看一遍，　　众家賢弟您是听，
老楊林訂下詐降計，　訂一計剿杀咱瓦崗營。

史大奈：（唱二八）

听說一言心火湧，

尤　通：（唱二八）

太阳有火往上升。

史大奈：（唱二八）

忙吩咐嘍卒把馬les。

徐茂功：（唱二八）

擋住了賢弟且慢行。　　您在此間莫久定，

您去到后山飲酒倫。　　嘍卒帶我一支令，

提过来你二爷八爷上山中。

嘍　兵：得令令出，軍师有令，二爷八爷上山！

〔秦琼、罗成上。

秦　琼：（唱二八）

来了我山东秦叔宝，

罗　成：（唱二八）

来了我淄川將罗成。

秦　琼：（唱二八）

当年夜打登州府，

罗　成：（唱二八）

战敗楊林百万兵。

秦　琼：（唱二八）

忽听得大王傳將令，

罗　成：（唱二八）

不知傳令为何情。

秦　琼：（唱二八）

走进高山施礼奉，

秦　琼
罗　成：參見大王！

程咬金：免！

罗　成：（唱二八）

問大王傳令为何情？

程咬金：（唱二八）

二哥、八弟不好了，　　高山出了大事情。

秦　琼：（唱二八）

高山出了什么事？

罗　成：（唱二八）

你对为弟說分明。

程咬金：（唱二八）

山下来了一娃娃，　　他一奔認父龙闹城。

秦　琼：（唱二八）

他的父名諱哪一个？

罗　成：（唱二八）

小娃娃他叫什么名？

程咬金：（唱二八）

他的父金枪老罗艺，　　娃娃的名字叫罗松。

秦　琼：（唱二八）

听說一言气滿胸，

罗　成：（唱二八）

太阳有火往上升。

秦　琼：（唱二八）

吩咐嘍卒把馬攏。

徐茂功：（唱）擋住二哥八弟且慢行。

您在此間莫久定，　　你見了罗伯父問分明。

秦　琼：（唱）辞別了大王下山頂，

罗　成：（唱）我見了我的父去把气生。（同下）

程咬金：（唱）二哥八弟下山頂，　　把話說与三哥听。

来来来你隨我后山上，　　咱弟兄后山去飲酒伶。

（下場）

第　三　場

〔罗艺上。

罗　艺：（唱栽板）

鼓打三更做一梦，（轉慢板）

此梦做的不相应。

我梦見一步两眼井，　　一眼有水一眼空。
我梦見墙头跑劣馬，　　墙头上跑馬路不平。
我梦見一狠和一虫，　　拉着我袍角放悲声。
此梦做到三更后，　　不知吉来不知凶。
老罗艺打坐客厅等，

〔丫环上。

再叫丫环小春紅。
高叫声丫环快忙請，　　速請你老太太来到前厅。

丫　环：請太太！

〔秦氏上。

秦　氏：（唱慢板）

忽听丫环一声請，　　老身我迈步到前厅。
行一步来到客厅外，

罗　艺：吱！

秦　氏：（唱）忽听我老爷打嗽声。

进了客厅施礼毕，
問老爷喚我啥事情？

見过老爷！

罗　艺：夫人請坐。吱！

秦　氏：老爷往日坐到客厅都是欢喜不尽，今日为何愁眉不展？

罗　艺：夫人那里曉知，我鼓打三更偶做一梦，梦見一狠一虫，拉着我的袍角，哭的悲哀不止，珠泪千行，不知取何应兆，夫人素有大才，夫人与我圓梦上来。

秦　氏：哦啊呀！我老爷鼓打三更偶做一梦，梦見一狠一虫，老爷，我想这一狠必是八郎，这一虫必是重子，到此后来咱們二老必有二子送終。

罗　艺：妇人你說哪里話，咱們二老年活半百所生罗成一人，哪有二子送終的不成。

秦　氏：那一定！

罗　艺：那不能！

〔秦琼、罗成同上。

秦　琼：（唱飞板）

走进客厅施礼拳，

罗　成：（唱）爹娘在上儿打躬。

秦　琼：参見姑母！

罗　成：参見母亲！爹爹！

罗　艺：站下！

秦　琼：这边厢来，你原郡家下可有前妻？

罗　成：这边厢来，你原郡家乡可有长子？

秦　琼：你說！

罗　成：你講！

罗　艺：（唱慢板）

秦琼、成儿說一声，　想起当年大事情。
文帝有道开科动，　罗艺进京求功名。
那是我进京去赶考，　借宿住到姜家营。
姜家营有个姜員外，　他有一女姜桂芝。
他观我天庭飽滿多主貴，他的女許我拜堂紅。
那是我罗艺倒了运，　害病搭到他家中。
我的病体調理好，　俺夫妻游玩花园中。
俺夫妻花园去游玩，　枪刀劍戟摆滿棚。
我問花枪是誰使，　她言說花枪都是她教成。
光花枪我学她七十二，　还有三十二路沒学成。
文帝二次开科动，　我一奔进京求功名。
我行到大門里来二門外，知心話儿对我明。
她言說身怀有了孕，　是男是女不知情。
我言說生一女随娘长，　生一男起名叫罗松。
是是是我明鏡，　莫非是奴才成了名。
在此客厅开言应，　再叫秦琼和罗成。

来訊父可是哪一个，　娃娃可叫什么名？

秦　琼：（唱）他的父金枪老罗艺，

罗　成：（唱）娃娃名子叫罗松。

罗　艺：（唱）秦琼、罗成說一声，　就是我儿成了名。

就有心下山把儿訊

罗　成：你哪里前去？

罗　艺：（唱）小奴才生的性不成。

少不得訂計把儿哄，　瞒哄罗成不知情。

老楊林他訂下詐降計，　訂一計剿杀咱瓦崗城。

秦　琼：（唱）辞別了姑爹出客厅，

罗　成：（唱）見了大王說分明（下）

秦　氏：（唱流水）

秦琼、罗成下高山，　再叫老狗听我言。

这件事被我看得見，　到后来有老狗作的大难。

（下場）

第　四　場

〔四喽兵引程咬金、史大奈、尤通上。

程咬金：（唱二八）

想当年孤家打了瓦，　学会編簸卖竹扒。

大的卖够一百五，　小的只卖八十三。

孤家打坐高山下，

〔秦琼、罗成上。

秦　琼：（唱）說与大王听根芽。

罗　成：（唱）老楊林訂下詐降的計，

秦　琼：（唱）訂一計把咱弟兄拿。

史大奈：（唱）听一言来心火涌，

尤　通：（唱）太阳有火往上升。

史大奈：（唱）嘍卒于我把馬攏，

尤　通：（唱）喒与娃娃打交鋒。（下）

程咬金：（唱）一見二将下山頂。　众位嘍卒您是听。

予驃馬您不住来往稟，　或是胜或是敗报回大營。

（下場）

第　五　場

〔史大奈、尤通上。

史大奈：（唱飞板）

跨定战馬出了营，

尤　通：（唱）喒与娃娃打交鋒。

史大奈：（唱）催战馬来到两軍陣，

尤　通：（唱）高叫娃娃快出营。

〔罗松、罗煥上。

罗　松：（唱）罗煥儿与我把路領，　寻找你爷爷瓦崗城。

正是催馬往前拥，

史大奈：（唱）擋住娃娃哪里行。

罗　松：（唱）高叫二将通名姓，　張王李赵通你的名。

史大奈：（唱）我的名諱史大奈，

尤　通：（唱）我的名子叫尤通。

史大奈：（唱）問罢我来把你問，

尤　通：（唱）問娃娃你叫什么名？

罗　松：（唱）我的父金枪老罗艺，　豪杰名諱叫罗松。

上山去稟給我的父，　你叫他下山把我迎。

史大奈：（唱）象您这有娘无父真下賤，

尤　通：（唱）哪个与您呼弟兄。

罗　煥：（唱）又听二賊罵破口，　倒叫罗煥恼心中。

来来来此間排开战，　哪个逃走非为英雄。

（罗煥败。史大奈、尤通追下）

〔罗煥上。

罗　焕：且住！好你二贼，杀法骁勇，再来追赶，点你一枪。

〔史大奈、尤通上。

史大奈：你哪里逃！

〔史大奈、尤通被罗焕拿住

罗　松：喝住罗焕小畜生，　气的老父二目紅。

你与二将来打仗，　小奴才不該下絕情。

用大話吓住罗焕子，　上前要笑二弟兄。

您都是瓦崗寨上名姓，　战不过十二岁的小頑童。

押住二将南营送，　我見了母亲交令行。

（下場）

第　六　場

〔姜氏带丫环、二兵上。

姜　氏：（唱二八）

有老身一陣心加气，　駡一声罗艺老东西。

哭了声老罗艺你咋不想妻。

想必是你又招了二八女，得新婚忘了你結髮的妻，

可是老狗呀！到底你是想的什么主意？

有老身居住南阳地，　姜家灣里有住居。

老爹爹姓姜人称員外，　老母亲吃斋念阿弥。

沒生多男并多女，　生下老身姜桂芝。

一生两岁娘怀抱，

三生四岁离娘怀里。

七岁只把綉楼上，　綉楼以上学針黹。

大裁小剪都学会，　扎花描云都学齐。

白天学文夜习武，　习就了文武件件齐。

大比年文帝开科起，　罗艺进京求官职。

罗艺进京去赶考，　借宿住到俺姜家集。

老爹爹只在府門坐，　观了罗艺好面皮。

只观他天庭饱满多主贵， 地阔方圆有福气。
这相公进京去赶考， 不中榜眼中第一，
三請两让客厅里， 忙吩咐令人摆酒席。
四葷四素八大碗， 一桌席面就摆齐。
一桌席面摆齐毕， 把罗艺让到正当席。
罗艺上边落了坐， 我的父陪他把酒吃。
我在綉楼上务习針綫， 小丫环上楼报是非。
丫环往上忙稟事， 前厅来了姓罗的。
我别住鋼針盘住綫， 带領丫环下楼梯。
带領丫环把楼下，
咯咚咚咚咚、咯咚咚咚咚，
我下了楼梯一十三級。 順着甬路往前走，
客厅門外停住足。 手扒窗戶往里看，
窗戶高我的个子低， 小丫环与我花盆移，
花盆垫着我的足。 用舌尖湿破窗欞紙。
观見了罗艺的好面皮。 我带定丫环重楼上，
知心的話儿向母亲提。 母亲又給爹爹讲，
我的父在客厅把話提： 我的父酒席提亲事，
罗艺那里心不辞， 老爹爹看个良辰日，
命俺二人拜天地。 先拜天、后拜地，
日月三光都拜齐。 拜把天地入洞房，
誰知道罗艺得病疾。 罗艺得一个伤寒病，
慌了我，忙了我， 东庄請先生，西庄請名医。
端湯熬药調理罗艺他的病疾，
他那个病直害了一百单六日。
把他的病疾調理好， 俺夫妻游玩花园里。
俺夫妻二人去游玩， 又只見枪刀劍戟摆的齐。
他問我花枪是誰使，
我言說这花枪都是我教的。

罗艺丢文要习武，　　我只把花枪傳出去。
光花枪教給他七十二，
还有卅二路沒学齐。
文帝二次开科起，　　他一奔进京求官职。
行走到大門以里二門外，我暗暗拉拉他的衣。
我言說身旁有了孕，　　是男是女也不知。
他言講生一女隨娘长，　　生一男起名罗松儿。
罗相公进京去赶考，　　果然生下罗松儿。
恩养我儿成人大，　　后花园內学武艺。
白天习文夜习武，　　习就了文武件件齐。
文帝爷有道开科取士，　　我的儿进京赶考去。
上馬能使三条箭，　　下馬制石抱胸齐。
文帝爷看他武艺好，　　点他皇榜御进士。
那一日我在堂楼坐，　　人报喜去到姜家集。
我听别人报一信，　　他言講我的儿得官职。
我儿妻喜的外边跑，
小孙孙喜的搬椅子，
慌坏了众乡亲牵羊抬酒庆賀罗松儿。
府門外立旗杆立不住，
众位乡亲乱笑詞，　　都說他是有娘无父的。
只笑的我儿紅了臉。　　双膝跪在我怀里。
他問声他父哪里去，　　問得我泪珠往下滴。
正与我儿来答話，　　馬总兵借兵来到姜家集。
我当是借兵与誰战，　　剿瓦崗与罗艺見高低。
小孙孙生的好武艺，　　枪刺总兵染黄泥。
小孙孙枪刺总兵死，　　方知道罗艺在瓦崗集。
我有心带儿把他找，　　六七十的老媽子，
长了一头白毛羽，
南跑北跑找女婿，　　外人知道什么道理。

我在此南營把书写，　　罗松儿趴父瓦樹集。
若定我儿去趴父，　　倒叫老身挂心里。
有老身打坐客厅里，

〔罗松上。

罗　松：（唱）来到南營下坐騎。　　走进客厅施一礼。
见过母亲！

姜　氏：站过去！

罗　松：（唱）我拿住瓦崗集二位英雄到此。

姜　氏：（唱）为娘傳下一支令，　　綁过来瓦崗寨二位英雄。

罗　松：（唱）老母亲她傳下一支令，　　綁过去瓦崗寨二位英雄。

〔二兵罗煥押史大奈、尤通上場。

史大奈：（唱流水）
走进南營双跪定，

尤　通：（唱）問了声老伯母你可安宁？

姜　氏：（唱）您問我好來我也好，　　您問我安宁我也安宁。
我問二将何名姓，　　何路碼头啥庄名？
爹姓啥来娘姓啥？　　你是排行第几名？
老身生的年紀迈，　　眼又花来耳又聾。
您那里說話要高声。　　張王李赵快通您的名。

史大奈：（唱）我的名諱史大奈。

尤　通：（唱）我的名諱叫尤通。

姜　氏：（唱）一听說瓦崗寨二位賢姪到，
去了愁眉換笑容。
来：把他們的繩鎖挑开。

兵　：是

史大奈、尤　通：伯母！伯母！你可好吧？你可扎实吧？你老吃啥可怪香甜吧？

姜　氏：伯母我好。二将，你們可是有令下山哪？还是无令下山

哪？

史大奈：
尤　通：哎！这这这（互問）这咱咋說呀？

史大奈：这咱要說私意下山，咱可是吃罪不起呀！

尤　通：那这……咱怎样办啊？

史大奈：我看哪，咱罗伯父跟她本是老夫老妻的，連叶儿带蘿卜情給罗伯父擰上啦！伯母，伯母！一听說你老人家上山哪，俺兄弟俩慌着忙着抬着二人小轎下山来接你老人家啦。行走到山口根儿，碰着罗伯父，他問俺弟兄俩往哪里去，俺弟兄俩說下山去接俺哪罗伯母咧，我的罗伯父就說了話啦。哪是你的罗伯母？罗伯父賜我們一支令箭，命俺下山和你打仗来了。

姜　氏：啊！怎么你的罗伯父有令，下山和我打仗来了？

史大奈：
尤　通：对！就是和你排兵鏖战来了。

姜　氏：可是罗艺呀！我把你个老狗呀！

（唱二八）

听說一言我心加气，　　駡声罗艺个老东西。
动不动傳令与我战，　　你的花枪可是誰教的？
就有心放您回营去——

史大奈：
尤　通：多謝伯母！

姜　氏：回来！

（唱）就有心放您回营去，　　对不起罗艺老东西。
老身我只把南阳离，　　我带来許多好东西。
我只把礼物交与您，　　与您的罗伯父揹回去。
在此客厅开言語，　　再叫丫环和秋菊。
每人您打四十綉鞋底，（丫环打）

丫　环：打完！

姜　氏：（唱）再与您罗伯父揹回去四十。（丫环打）

丫　环：打完！

姜　氏：（唱）回高山恁稟給老罗艺，　　恁叫他亲自下山来迎敌。
史大奈：（唱）羞羞惭惭忙站起，
尤　通：（唱）离了清沙地换生。
史大奈：（唱）重打咱四十綉鞋底，
尤　通：（唱）这臭哄哄的啥东西。
史大奈：（唱）大杀大战咱不惧，
尤　通：（唱）哪小另經过这刑具。
史大奈：（唱）辞别了伯母南营离，
尤　通：（唱）咱給咱罗伯父捎回去。
史大奈：啥东西？
尤　通：哎！
（唱）綉鞋底。（下）
姜　氏：（唱）一見二将南营离，　　罗松儿啦你听知。
为娘傳給你一令箭，　　你二次talk父瓦崗集。
罗　松：母亲請回！（姜氏下）
（唱）罗煥儿带过馬一騎，
我二次talk父瓦崗集。（下場）

第　七　場

〔四嘍兵引程咬金，秦琼，罗成上場。
程咬金：（唱二八）
二将臨陣无踪影　　倒叫孤家挂心中。
孤家打坐高山頂——
〔史大奈、尤通上。
史大奈：（唱）見了大王交令行。
尤　通：（唱）山下边果然是伯母来到，
八弟呀！
史大奈：（唱）你可下山把她迎俺是不中。（下）
罗　成：（唱）听說一言气滿胸，　　太阳有火往上升。

从哪来了瘋魔汉，　　来到瓦崗认弟兄。
别說你是娃娃到，　　是秦山打得你四下崩。
叫嘍卒扎了队衣服更定，（更衣）
露出来鎖子甲一片明。
嘍卒与我把馬攏，　　下山会战小頑童。

秦　琼：（唱）一見八弟下山頂，　　倒叫秦琼挂心中。
恐怕一人不能胜，　　秦叔宝与他落后營。
嘍卒扎队衣更定，（更衣）
露出一身可体肴。
嘍卒与我把馬攏，
我与八弟去落后營。（下場）

程咬金：（唱）瓦崗寨上坐朝廷，
坐来坐去也是“砑”。（阴平，糟糕的意思）
二哥八弟打胜仗，　　瓦崗寨上我坐几冬。
二哥八弟打敗仗，　　瓦崗寨上我坐不成。

第　八　場

〔罗成上。

罗　成：（唱飞板）
有罗成下山来龙离大海，好比似一只虎下山来。
催战馬去到海壕以外，　　就等着娃娃他到来。

〔罗松、罗煥上。

罗　松：（唱）罗煥儿与我路带定，　　寻找你爷爷瓦崗城。
正是催馬往前踊。

罗　成：（唱）一驟馬擋住将二名。

罗　松：白龙馬馱这一将，莫非你姓罗？

罗　成：不錯你爷爷我姓罗。

罗　松：你是二弟罗成。

罗　成：爷爷久闖江湖，何人不知，何人不曉，您爷爷我叫罗成。

罗　松：吱！二弟呀！

（唱）一見二弟悲哀痛，　倒叫为兄放悲声。

上山去你稟給咱的父，　你叫他下山来把母亲迎。

罗　成：（唱）三驥馬分西东，　把話說与二賊听，

象你这有娘无父真下賤，哪个与你呼弟兄。

罗　煥：（唱）又听叔父罵破门，　倒叫罗煥恼心中。

手使着銀枪要你的命，

〔秦琼上。

秦　琼：（唱）秦叔宝打馬下山中。

秦　琼
罗　成
罗　煥
罗　松：好槍，好槍，好啊……枪……

罗　松：黃膘大馬馱这一将，莫非你姓秦？

秦　琼：不錯！俺家正是姓秦。

罗　松：你可是秦表兄？

秦　琼：你是罗表弟？

罗　松：吱！表兄啊……

（唱）一听說来了秦表兄，　为弟有話向你明。

上山稟給爹爹講，　叫他下山把俺迎。

秦　琼：吱！表弟……

（唱）秦叔宝馬上笑呵呵，　三員将官都姓罗。

你姓罗，他姓罗，我的罗表弟，

你三人面目差不多。

人人說罗門的花槍好，　今日一見果不錯。

勒住馬开言叫，　再叫八弟听我說：

高叫声八弟趴下吧！趴下吧！

我姑爹怪罪下二哥說合。

罗　成：（唱）秦二哥講話气死我，　气得为弟顫嗦嗦。

咱在此两陣来打仗，　誰叫你中間当說合。

象他这有娘无父眞下賤，哪个与他弟兄搁。

罗 煥：（唱飞板）

又听叔父罵破口， 气得罗煥二目紅。

罗叔父呀！短命鬼，有两句言語你可曉知？

罗 成：請講！

罗 煥：当場？

罗 成：不認父。

罗 煥：举手？

罗 成：不留情。

罗 煥：說杀？

罗 成：便战。

罗成 罗煥：請！（大战）

〔罗成敗下，罗煥追下。

秦 琼：（唱飞板）

千里有緣来相会，

罗 松：（唱）无緣对面不相逢。

秦 琼：（唱）下馬来站到高崗頂。

罗 松：（唱）单看他叔侄排战爭。

〔罗成上。

罗 成：（唱）我与娃娃打一仗， 不胜娃娃敗了兵。

且慢！观娃娃使哪一路花枪，好象俺罗門的花枪。是俺罗門的花枪，因何留落娃娃之手，这……啊哈有了！在此北平燕山与我那二哥傳枪过關，我那二哥把花枪你就傳出手了。你不出手倒还罢了，你若出手你可曉知为弟我的性情不好。

（唱）秦二哥理不通， 把花枪傳給那頑童。

两軍陣上不能胜， 活活气煞我罗成。

勒回馬来交鋒陣， 又只見娃娃来得凶。

〔罗煥追上，罗成敗下。罗煥追下。

秦　琼：且慢！我那八弟与娃娃拼兵鏖战，娃娃越杀越胜，八弟越杀越败，我那八弟败阵与往日不同，往日败阵盔歪甲斜，今日败阵盔也不歪，甲也不斜。莫非想使他那背后三枪！你要使你的背后三枪，哪有娃娃的命在呀！这……哼！娃娃生的精明伶俐，等他到来我点他一点。

〔罗成上。

罗　成：且慢！好你娃娃杀法骁勇，再来追赶我要点他一枪。

〔罗焕追上。

罗　焕：你哪里逃？

〔罗成败下。

秦　琼：啊哈且住呀！八弟与娃娃拼兵鏖战，娃娃越杀越胜，八弟越杀越败，莫非想使你的背后三枪，要使你的背后三枪，就在此所使，再走个三头五步，娃娃如何跟得上了。

罗　焕：且慢！正杀中間，高崗以上有一紅臉大汉言讲，八弟呀罗成！你与娃娃拼兵鏖战，娃娃越杀越胜，你越杀越败，莫非想使你的背后三枪，要使背后三枪哪有娃娃的命在。我想这花枪本是祖母所傳，你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你会使不会破，俺会使会破，待我赶上前去討你一看。（下）

〔罗成上。

罗　成：且住！好你娃娃杀法骁勇，再来追赶回馬三枪使起，打发你回您老娘家去吧！

〔罗焕上把罗成打下馬，秦琼挡住。

罗　松：（唱二八）

喝住罗焕小畜牲，　　你气的老父二目紅。
你与叔父来鏖战，　　小奴才不該下絕情。
你爷爷高山知道了，　小奴才狗命難活不成。
你将你叔父打馬下，　你就該上前赛賠人情。

（压板行敌）

儿啦！把你叔父打下馬来，上前与你叔父賠个礼。

罗　煥：哼！我不去；哼！我不去！

罗　松：該打的奴才，还不上前賠礼，使老父生气。

罗　煥：爹爹請回。

（唱）又听爹爹說一声，　　罗煥背臉自想情。
走上前望叔父双膝跪定，把話說与叔父听。
在軍陣我把你打馬下，　我扎跪面前來賠人情。

（压板行弦）

叔父呀！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罗煥的不是，我是无意的把你打下馬來啦。我是小孩家，你怎能和我一样呀！

秦　琼：八弟！娃娃跪下多一时了，把娃娃搀起來吧！人家說啦，人家是无意打下馬來的，你能跟人家一样嗎？你把人家搀起來吧！

罗　成：哎！二哥呀！六月里天下冷子你員坏瓜。

（唱二八）

秦二哥不住來耍笑，　　耍笑的罗士信二目紅。
我也曾夜打登州府，　　战敗楊林百万兵。
大江大海我过多少，　　小河沟里把船撐。
我在此高山夺海口，　　下山捉拿小玩童。
沒杀三合并两陣，　　被娃娃打下馬鞍龙。
只摔得足朝西，头朝东，眼又黑头又懵懵！懵！
懵个七八十来懵，　　我是了娃娃还头懵。
心不服上馬去二次交战，

秦　琼：不中！不中！玩把戏的不敲鼓，你收"吼儿"吧！

罗　成：（唱）动了手还是我不中。

无奈何回山去交令——

秦　琼：你哪里去，

罗　成：我見了大王交令。

秦　琼：你在此高山以上夺下了海口，冒下了狠烟，下山捉拿頑童，沒杀三合两陣，被人家打下馬來啦。大王怪罪下來还割你

的头咧！

罗　成：（唱）大王怪罪了不成。

无奈何搀起来罗焕子，

那边厢你是罗焕？

罗　焕：叔父！

罗　成：罗焕！

罗　焕：叔父！

罗　成：站起来！

罗　焕：我給你打打土吧叔父？

罗　成：（唱）用手搀起罗焕子，　　叔父有話問你听，

花枪都是这几式，　　为什么比叔父要的精？

秦　琼：那他总胜你也！

罗　成：（唱）回南营稟給你祖母讲，　你就說叔父我問她安宁。罗焕！到此南营見了你的祖母，你就說叔父我在她上边叩头問安。

罗　焕：你說去你可得去呀！

罗　成：那当然要去嗎！头里走吧！随后就去。

〔罗焕從下場

秦　琼：八弟！娃娃去后，来来来你随我到此南营見了你的母亲，我的姑母叩头問安去！

罗　成：叩头問安好不好？

秦　琼：那好。

罗　成：那好，你去！你去！我是不去！

秦　琼：你当眞不去？

罗　成：我就这一个不去。

秦　琼：嗯……嗨！（給罗焕使眼色）八弟！上南营咱可不能去呀！哎！那咱可不能去！

罗　成：那咱是当然不能去！

罗　焕：（用枪打罗成）走！

罗　成：罗焕！

罗　焕：叔父！

罗　成：老龙王搬家，儿啦！你算利害（离海）。（下）

第　九　場

〔二兵引姜氏上。

姜　氏：（唱二八）

罗松儿趴父无踪影，　　倒叫老身挂心中。

有老身打坐南营等，

〔罗松上

罗　松：（唱）来到南营下能行。

走进南营施礼奉，　　把話說与母亲听。

两軍陣上打一仗，　　我二弟秦表兄来到南营。

姜　氏：（唱）罗松儿你傳出里边有請，速請你秦表兄进了南营。

〔秦琼、罗成、罗焕上，

秦　琼：（唱）手拉着能杀惯战的罗八弟，

誰不知死崗寨头条英雄。

你也曾打过登州府，　　战敗楊林百万兵。

大江大海过多少，　　誰知你小河沟里把船撑。

你在此高山上夸下口，　　山下捉拿小羅成。

沒杀三合并两陣，　　被娃娃打下馬鞍龙。

这陣要不是为兄擋住，　　那一枪打着你干落熥。

来来来你随我南营以外，

还叫你端端正正扎跪南营。

八弟！你到南营跪下！

罗　成：我，我跪不了！

罗　焕：（用枪把罗成的腿打一下）你跪下吧！

罗　成：（跪下）

秦　琼：（唱二八）

手扒南营用目睁， 年迈的妈妈进南营。
是是是我心明鏡， 她就是姑母上边停。
走上前双跪定， 头不敢抬来眼不敢睁。

姑母醒来！

姜　氏：（唱）昏昏沉沉如在梦， 不辨南北共西东。
猛然間睁开我流泪睛， 我面前扎跪下那位英雄。

秦　琼：（唱）姑母娘把我忘記了， 我的名諱叫秦琼。

姜　氏：啊！你叫秦琼？

秦　琼：儿是秦琼。

姜　氏：你是太平郎？

秦　琼：你是姑母？

姜　氏：儿啦！站起来！
（唱）一听説来了儿秦琼， 去了愁悶换笑容。
一問声你的娘她可好？ 孙男孙女他可精？

秦　琼：（唱）老母亲在家中捎言寄信，問了声姑母娘你可安宁？

姜　氏：（唱）她問好来我倒也好， 她問我安宁我倒安宁。
秦琼儿不在高山上， 我問你下山来所为何情？

秦　琼：（唱）在高山我遵了姑爹严命，他命我下山来…（压板）

姜　氏：儿啦！你下山来干其何事？

秦　琼：哎！我的姑母呀！
（唱）在高山我遵了姑爹严命，他命我下山来……

姜　氏：命你下山为何？

秦　琼：哎！姑母呀！
（唱）下山来見姑母来問安宁。

姜　氏：（唱）情知他下山来与我鏖战，他害説是我問安宁。
正与秦琼把話講。

罗　成：跪坏了！

姜　氏：（唱）在营門跪下了哪位英雄？

秦　琼：（唱）姑母娘你把他忘記了， 那就是我表弟叫罗成。

姜　氏：怎么！那就是罗成？

秦　琼：啊；啊；那就是罗成。

姜　氏：秦琼儿啦，你往后站，叫姑母瞻仰瞻仰罗成。那边厢你可是罗成？

罗　成：您爷爷我叫个罗成。

〔秦琼暗下。

姜　氏：奴才！

（唱紧二八）

一言喝住儿罗成，　　你气得为娘二目紅。
我好言好語来攀話，　　小奴才你不該爷爷称。
这个爷爷叫你占，　　这个孙孙叫誰应？
我抬举与你反不知好，　　你在我头上打能能。
今天不把奴才管，　　犯了下次了不成。
傳一令刀斧手来把我見，小奴才犯了罪定斬不容。

把罗成押下去！

罗　松：刀下留人！

（唱二八）

刀斧手来慢慢斬，　　待我进帳講人情。
走进南营双跪定，　　把話說与母亲听，
你斬坏我二弟不当紧，　　我的父怪罪下何人应承？

姜　氏：（唱）一言喝住儿罗松，　　你气的为娘滿腹疼。
山东貴客他在此，　　你竟敢进帳講人情。
哪一人在我面前把情講，傳一令与罗成一律同刑。

罗　松：（唱）又听母亲說一声，　　背过臉来自想情。
打躬来我只把表兄請，　　为弟有話向你明。
至如今我二弟犯了罪，　　你赶紧进帳講人情，
我是不中。（下場）

秦　琼：表弟回来！表弟回来！

（唱二八）

又听得表弟說一声，　　秦叔宝头上走魂灵。
他亲几爵情情不准，　　我秦琼爵情也不会容。
中不中把情講，　　千万圊要为俺姑表弟兄。
望定了姑母娘双膝跪定，我的姑母娘呀……
把話說与姑母听。
你斬坏我表弟不当緊，　　我的姑母呀！
我姑爹問到我，　　我何言应承？

姜　氏：哎嗨……我的秦琼儿啦……

（唱二八）

秦琼儿跪南营只把情搬，你怎知姑母娘情理有寃。
有姑母我居住南阳县，　　姜家灣里有家园。
好田地俺有数十頃，　　对对騾馬槽头拴。
爹爹姓姜人称員外，　　老母亲吃常斋多好賢。
沒生多男幷多女，　　所生下姑母娘独自单。
有姑母我长到七岁以上，我在此綉樓务习針綫。
大裁小剪都学会，　　扎花描云我学完。
白天习文夜晚习武，
学会了跑馬、射箭、上刀山。
长的枪短的是劍，
杈把流星共鐙鏞，　　十八般武艺件件全。
大比年文帝开科选，　　你姑爹进京去求官。
求官路过俺姜家灣，　　他行走俺府門借茶餐。
我爹只在府門站，　　观見你姑爹好容顏。
老爹爹会看麻衣相，　　观見你姑爹不俗凡。
只观見他天庭飽滿多主貴，
地閣方圓是个貴男。
这相公进京去赶考，　　不中榜眼中状元。
我的父府門看罢他，　　心里不住暗打算。
三請两让客厅內，　　吩咐令人端席面。

先端上四碟四盘八大碗；
一盘子一碗往上端，　　桌子上摆了个严又严。
我的父施礼往里請，　　把你姑爹让到正中間。
我的父陪他把酒餐，　　我在此綉楼务針綫，
来了报事的小丫环，
她言說来了个进京举子真稀罕，
我老爷陪他把酒餐。
那时我别住針、盘住綫，我到前厅瞧瞧看。
我領了环把楼下。
咯咚咚咚咚，咯咚咚咚咚，
下了楼扶梯八五一十三。
順住甬路往前走，　　前行来到客厅前。
手扒窗戶看不見，　　窗戶高我的个子低，
小丫环与我花盆端，　　还是看不見，
小丫环又垫上两个磚。
姑母我指头点，唾沫舔，
捣一个小窟窿不大也不圓。
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
学一个木匠吊綫往里观。
秦琼儿你是不知道，　　只观見你姑爹的好容顏。
看罢了你姑爹只把登楼上，
知心話儿向給母亲講。
把我的心腹事講一遍，　　老母亲向給爹爹言。
酒吃三杯菜五味，　　我的父酒宴前提姻緣，
你姑爹一昕就从使。
老爹爹看一个良辰日，　　命俺二人拜天地，
先拜天来后拜地，　　然后又拜灯光仙，
俺把七十二路丕神都拜完。
拜罢天地入洞房，　　秦琼儿可是不好啦！

你姑爹得一个紧伤寒。　你姑爹得了一个伤寒病，
端湯、熬药、端湯熬药受熬煎，
你姑爹的病只害够一百单六天。
把他的病疾調理好，　俺夫妻游玩到花园。
你姑爹只把花园进，　又只見枪刀劍戟摆的全。
你姑爹問这花枪可是誰使用，
我説这花枪本是俺娘們玩。
你姑爹丢文要习武，　把我的花枪往外傳。
光花枪他学了七十二，　还有三十二路沒学完。
文帝爷二次开科选，　你姑爹二次去求官。
行走到大門以里二門外，我暗暗拉拉他的衣衫，
把我的知心話儿向他談。
我言說身旁有了孕，　是男是女不知端。
相公赶考你慢慢去，　生下来男女你看看。
他言講生一女随娘长，　生一男起名叫罗松儿。
你姑爹进京去赶考，　至如今掐指算，
到如今足有四十年，
你姑母熬寡我可怜不可怜。
你姑爹进京三个月，　生下你表弟小儿男。
恩养你表弟成人大，　姑母的花枪对他傳。
大比之年王开选，　你表弟进京去求官。
上馬能射三条箭，　下馬能把制石搬。
文帝爷愛他武艺好，　御笔点他个进士官。
金殿領了旨一卷，　修坟祭祖回家园。
回家去立旗杆，旗杆不正，
街房邻居笑話俺。
乱言乱語个个講，　說罗松是个无父的男。
我陪众乡亲来飲酒，　罗松儿扎跪我面前。
你表弟問他父哪里去，　問得我張口容易合口难，

閙得我扑簌簌泪珠无答言。
我正与罗松来盘話，　小探子扎跪我面前。
小探子往上忙稟見，　馬总兵借兵姜家灣。
我問他借兵与誰战？
他言說带兵去剿瓦崗山，会会罗艺老将官。
小孙孙生的好武艺，　枪挑总兵染黃泉。
小孙孙枪挑总兵死，
才知道你姑爹現在瓦崗山。
我有心带儿子把他找，　还恐怕街房恥笑俺。
我在此南营把书写，　你表弟䜣父瓦崗山。
你不䜣俺回营轉，　好不該出兵来战俺。
动不动傳令与我战，　你姑爹的花枪是誰傳。
小罗成只把南营进，　他不該把我下眼观。
在他父足跟坐一晚，　我跟亲娘无二般。
今天不把奴才管，　犯了下次更难言。
把人情看給姪儿的面，　法場解下来罗成将官。

秦　琼：（唱）忙叩头謝恩典，　多謝姑母恩情寬。
我姑母傳下一令箭，　卸下来表弟将一員。

〔罗成上。

罗　成：（唱）一言未尽推下斩，　不知何人把情搬。
是是是我明鉴，　想必是表兄把情搬。
走上前望母亲双膝跪見，多謝过母亲把儿容寬。

姜　氏：（唱）进南营你要把母亲叫，　咱母子哪有这一番。
动不动与我来鏖战，　你的花枪是誰傳。
別說你罗成一員将，　您十个八个也不沾。
回高山对給你父講，　你叫他亲自下高山。

秦　琼：（唱）忙叩头来謝恩典，

罗　成：（唱）多謝母亲恩义寬。

秦　琼：（唱）上山去稟給我姑爹講，

罗　成：（唱）我的父下山来他也不沾。（下）

姜　氏：（唱）秦琼、罗成去的远，　罗松我儿听我言。

我命你死崗山前去打探，你的父下山来稟我知端。

（姜氏下）

罗　松：母亲請回；

（唱）吩咐令人把馬看，　打探去到死崗山。

（下場）

第　十　場

〔四姜兵引程咬金上。

程咬金：（唱二八）

二哥临陣无踪影，　倒叫孤王挂心中。

孤家打坐高山等，

〔秦琼、罗成上。

秦　琼：（唱）見了大王交令行。

山下边果是姑母来到，

山下边果是姑母来到。

罗　成：（唱）我的父下山去他也不中。（下）

程咬金：（唱）二哥八弟打敗仗，　死崗寨上我坐不成。

哎喲；我的坑死也；

〔徐茂功上。

徐茂功：軍师；

程咬金：軍师；軍师；嘿！你要是会掐会算就是我的軍师，要是不会掐不会算，活活把大王也就坑死啦。

徐茂功：哎；还是軍师。

程咬金：还是軍师，我差一个攞回来一个。我差去两个攞回来一对。你咋掐算的呀；你是……？

徐茂功：不免叫罗伯父下山也就是了。

程咬金：妥啦，妥啦，你算不孬，回后帳喝酒去吧；（徐下）嘍卒

杀：带我一支令箭，請您老王爷上山。

嘍　兵：得令令出。大王有令，老王爷上山。

〔罗艺上。

罗　艺：（唱二八）

老罗艺在后山操枚行令，忽听得大王他傳令一声。

走进了高山上施礼相奉，大王傳令为何情？

参見大王！

程咬金：那么大的岁数啦，别弄那酸溜溜地啦，站一边吧！

罗　艺：大王傳令为何？

程咬金：傳令为何？都是你閣下的事，你别装迷啦，带我一支令箭会战我的罗伯母去吧！

罗　艺：大王，老夫老了，你另差别兵才是。

程咬金：咋着？你老啦？你是个老造箓儿，你会战我的罗伯母倒还罢了，你要不去我非割你的头不中。

罗　艺：（唱飞板）

不好！又听大王說一声，背过臉来自想情。

哎呀，且住！大王賜我一支令箭，命我会战我妻，我想这花枪本是我妻所傳，我怎能胜过她的武艺？这可怎样啊这……啊哈有了！我到此軍陣以上見了我妻虛点一枪，回得营来叫大王另差别兵，就是这个主意。嘍卒！带馬下山。

程咬金：你带馬？你“瀎蛤蟆”！你說的話我都听見啦！你說这花枪都是她教的，你不胜她那武艺，你見了你妻虛点一枪，回得山来，叫我另差别兵。哎喲！你这歪点怎想的呢？你听我对你說吧！你要打胜仗呀，倒还罢了，你要是打敗仗呀，我要不杀你的头我是歪尾巴小舅子。

罗　艺：（唱飞板）

又听大王說一声，　　触恼罗艺老英雄。

叫嘍卒与我把馬牆，　　俺老夫老妻拚性命。

（下）

程咬金：（唱）一見伯父下山頂，　　把話說于嘍卒听。

嘍卒帶馬下山頂，　　我去到高崗去观兵。

下馬来我站到高崗岭，　　单看他老夫妻扳古董。

〔罗艺上。

罗　艺：（唱飞板）

在山上下来我老罗艺，

程咬金：哎！哎！你别学鹌鹑哪，还沒叨啊就溜溜啦！你要努力撕杀倒还罢了，你不努力撕杀，我非要你那个吃飯的买 賣 头 不中。

罗　艺：（唱）大王怪罪了不成。

催战馬去到軍陣等，　　那边廂来了姜桂芝。

〔姜氏上。

姜　氏：（唱緊二八）

老身只把南營离，　　寻找老狗罗崗集。

催馬来到軍陣里，

罗　艺：（唱）一馬擋住姜桂芝。

姜　氏：来将通名！

罗　艺：老夫罗艺。

姜　氏：咦！你个老狗呀！

（唱）一听說来了老罗艺，　　活活气坏我姜桂芝。

我千里迢迢来找你，　　你昧着良心不認識。

認不認由在你，　　你差定二将来迎敌。

今日我与你見一面，　　我要与老狗拼个死。

罗　艺：（唱）罗艺馬上开言語，　　开言再叫姜桂芝。

在原郡多少你死不了，　　誰叫你找我罗崗集。

恨上来一枪刺死你，　　这花枪本是她教的。

大杀一陣我敗回去，

姜　氏：（唱）随后緊跟我姜桂芝。

罗　艺：（唱）头里敗陣老罗艺，

姜　氏：（唱）看一看老狗你跑到哪里。
罗　艺：（唱）回馬三枪忙使起，
姜　氏：（唱）把老狗打倒地埃尘，　　恨上来一枪我刺死你——
〔罗松上。
罗　松：（唱）娘呀娘，　　那可是使不的。
姜　氏：（唱）罗松儿你要把我气死，
程咬金：（唱）孤王迈步到这里。
回头观見老罗艺，　　你气的孤王鬚眉齐。
我伯母千里迢迢来找你，你昧着血心不认的。
高叫声伯父你跪下去——
伯父跪下！
罗　艺：老夫不跪！
程咬金：伯母，伯母，他不跪！
姜　氏：嘟！……
罗　艺：（唱）老罗艺我扎跪地埃尘。
程咬金：（唱）我伯母开恩你再起，
罗　艺：（唱）她要是不开恩……
程咬金：你咋着呀你？
罗　艺：（唱）跪死到地皮我永不起立。
程咬金：（唱）在一旁撤下来虎皮交椅，
〔秦氏上。
秦　氏：（唱）秦氏迈步到这里。
我不見老狗我不气，　　見老狗气得我恼心里。
我姐姐千里迢迢来找你，你昧着良心不认的。
也别說姐姐不饒你，　　就是为妻我难容你。
走上前望姐姐双叩膝，　說与姐姐听心里。
千不念来万不念，　　念起来老狗他六十七。
哎嗨……我的姜氏姐姐……我，
姜　氏：（唱）見秦氏姐姐跪在地，

你怎知小妹妹我情理有屈。
从老狗进京去应試，　　四十余年沒回里。
我在南阳得了一信，　　老狗現在瓦崗集。
我有心带儿子把他来找，外人說我是个厚臉皮。
我差定罗松儿把他找，　他昧着心眼不認的。
他不認，俺回去，　　　好不該差儿来迎敌。
不是孙孙的武艺好，　　俺举家必死到老狗手里。
今日与老狗見一面，　　我要与老狗拚死的。
我只把老狗打馬下，　　秦氏姐姐到这里。
双膝扎跪地埃尘。
早知道秦氏姐这样賢惠，差人去把你搬到南阳里。
把你搬到南阳去，　　　咱与罗艺拜天地。
先拜天，后拜地，　　　然后再拜三光知。
拜罢天地入洞房，　　　我的秦氏姐！
我只把罗艺让給你。　　秦氏姐咋样哩？
有人知說老狗他的不是，无人知都說怨俺的。
千不念万不念，　　　　念姐姐饒他这一次。
走上前望老爷双叩膝，

那彼廂你是老爷？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为妻我的不是。为妻与你賠礼来了！（罗艺不理）

（唱）活活气煞我姜桂芝。

举起皮拳打下去，

罗　艺：（唱）吓得我罗艺把头低。

程咬金：（唱）一見伯父把头低，　　倒叫孤家喜心里。

寨山有酒与伯父、伯母压惊，一同上山。請了吧！（同下）

—剧終—

牧　虎　关

（又名：黑风陣）

楊振先　口述

戴鶴亭　抄录

开封文化局剧目組　校勘

剧 情 簡 介

宋时，北国番王作乱，楊延景奉王命，征剿不胜被困。随命楊滿堂回朝搬取高旺，高旺得知不欲前去，乃心生一計，埋个假坟想将楊滿堂阻回。計被識破，高旺无奈，随楊滿堂赴北国。行至牧虎关与张豹相遇，张豹战敗。归訴其母，豹母张金定認出了丈夫高旺，把事情說明，举家团圓。

人 物

高 旺（花面）	高 来（丑）
張金定（老旦）	楊延景（鬚生）
楊滿堂（小旦）	喂不飽鷹（老丑）
張 豹（小生）	把 子（八人）
公 主（小旦）	

第　一　場

〔楊延景上。

楊延景：（对）举家在朝保宋邦，　　落得忠良在朝綱。（坐）

（唱）遵了王命征北方，　　带領人馬出朝堂。

武艺高强难取胜，　　困住爷难还朝堂。

六郎，楊延景。宋王駕前为臣，俺們举家投宋以来，七郎闖幽州，八虎破两狼，在朝奉君有十大功勳。这話没說，只为北国番王作乱，扰乱我主江山不安，我主傳下一通圣旨，命我挂帅平賊，兵行北国打了一仗，賊子武艺高强，将本帅困住不能凱歌回朝。我想不免修下一封书信，命楊滿堂回朝搬兵，就是这般主意。众将走上来。

〔四把子两边上。

把　子：参見元帅。

楊延景：站过。

把　子：将俺們喚来有何事情？

楊延景：請了你家楊姑奶奶。

把　子：有請楊姑奶奶来見。

〔楊滿堂上。

楊滿堂：（对）随定元帅征北方，　　賊子困住难还乡。

奴楊滿堂。元帅有喚，上前去見。参元帅。

楊延景：坐了。

楊滿堂：元帅将我喚出有何軍情議論？

楊延景：只为奉定宋王旨意争夺北国，咱們又被番王圍住，不能凱歌还朝，我想北国乃是高旺賢弟打下的地界，为兄有心給你修下一封书信，到在青州，把仁弟搬来搭救咱 朝 人 馬，凱歌还朝，你看此事如何？

楊滿堂：元帅此計甚高，我情愿前去。

楊延景：好，下边更衣，待我給你修书。

楊滿堂：遵命！（下）

楊延景：众将，溶墨侍候。

（唱慢板）

忙吩咐众将把墨溶，　把七寸竹笔拿手中。
把笔鋒我搞的十分飽，　来来往往紙上行。
上写着拜上多拜上，　拜上了高旺得知情。
有本帅来平北国地，　被番王困住难归京。
我差滿堂去搬你，　你来救我轉回京。
搭救本帅回朝轉，　保你的官职往上升。

（轉流水）

一封书信写完毕，　迭又迭来封又封。

（轉倒板）

把书信压在桌案上，　单等着滿堂把衣更。

〔楊滿堂内唱倒板："在此后帐把衣更"，后上。

楊滿堂：（轉唱慢板）

渾身衣服更改清。
头戴一頂藍毡帽，　身穿一身可体青。
只如今俺遭困北国地，　我一到青州府去搬兵。
高仁兄搬在北国地，　搭救元帅回汴京。
往前走来在前帳内，　叫元帅你看我通不通。

楊延景：（唱）一見滿堂把衣更，　打打扮扮倒也通。
我把书信交給你，　本帅还有囑托情。
到那里你見了高仁弟，　你替本帅問安宁。
你叫他速到北国地，　搭救本帅回汴京。
囑托話儿牢牢記，　莫当耳旁吹来风。

楊滿堂：（唱）用手接过书一封，　再叫元帅你是听。
青州府見了仁兄面，　我替元帅問安宁。

叫他速到北国地，　　搭救元帅回汴京。
辞元帅众将官只把馬攏，
青州府去搬高仁兄。（下）

楊延景：（唱）

一見滿堂出帳去，　　倒叫本帅挂心中。
若得我把心放下，
楊滿堂搬兵回我心安宁。（下）

第　二　場

〔高旺上。

高　旺：嗬呑！

（对）不吃俸祿不为官，　　安然丽也多清閑。
（詩）不作高官不貪名，　　不享荣华不担惊。
本公只把朝来离，　　青州府內为百姓。

本公高旺。俺家在朝居官，官居后軍督府，外加鎮京御总兵，俺家生在尘世，自幼好学装猫变鼠，爱学鷄狗叫唤，触恼王强，上殿动本，本奏俺家学这些东西无用。我主准了奸臣本章，把我貶出京来，回在原郡家下，落一辈子乡紳，也是足够我的了。这話莫說，昨夜晚上灯下占了一課，我家六哥北国遭受番王圍困，楊賢妹前来搬我，我要是不隨他进京，岂不伤了我們弟兄結拜情腸。这該怎样啊？这——啊哈有了，我心自有主意。高来走上。

〔高来上。

高　来：哎嘿！老爷喚高来，高来走出来，高来就是我，我就是高来。俺高来，黑爷有喚，上前去見。黑爷在上，高来乒个揖。

高　旺：嗯！——作个揖就是了。

高　来：对，对，还是作个揖。哎，我說黑爷，把孩子喚出来那边使用？

高　旺：高来，是你非知，是我昨夜晚上灯下占了一課，你家六郎

杨谷遭困北国，你家杨姑奶奶一奔前来搬我，我命你将你杨姑奶奶阻回，可旨前去？

高　来：呵，我說黑爷，你叫我去将杨姑奶奶阻回，我可怎样阻法？

高　旺：你到在荒郊，埋上一个假坟，你口称黑爷我啼哭，你家杨姑奶奶必要問到与你，你就說黑爷爷我死过了，你家杨姑奶奶听过此言，必然打馬轉回。这样办就能将他阻回。

高　来：呵——就这个事呀，我来办理好了。黑爷請回吧。

高　旺：嗯，哼——（　下）

高　来：哎呀——黑爷差我去埋假坟，拿鉄鍬（随上随下）鉄鍬已拿到手啦，荒郊去埋假坟。走动——

（唱流水）

我与黑爷把計定，　　去埋假坟离府門。

往前来在荒郊內，　　忽然一事想在心（死板）

哎呀——来在荒郊埋假坟，埋在哪里，这还找个风水地呀！哎——管他三七二十一埋个空坟头子算了，埋着！

〔喂不飽鷹上。

喂不飽鷹：庄稼老头完器糠，恰賽一个自在王。清早喝糊涂，晌午窩窩喝米湯。俺喂不飽鷹，清晨早起吃罢飯了沒有事，到地里游游。說說話話，来在荒郊，哎，哎——高来你这个孩子，你在俺地里你咋埋坟呢？

高　来：哎——嗯，喂不飽鷹大爷，是你非知这我不是私意来到这里埋坟，这是俺黑爷叫我来的。

喂不飽鷹：你黑爷爷也不能叫你来到我地里埋坟呐。

高　来：喂不飽鷹大爷，是你不透气。

喂不飽鷹：哎，我不曉知。

高　来：对对！你不曉知，这是个假的，你不要害怕，你害怕什么？沒埋啥，这是我黑爷叫埋的。

喂不飽鷹：高来，你黑爷叫你埋个假坟干什么？

高　来：哪！嗯！我也不知道呀，我的老伯伯你不要問了。我家黑爷既然叫埋，唉！就有用处，他不会害你的，你老請回去歇会去咀，不要多問了，請回家去歇着去吧。

哄不飽鷹：那！好吧！你忙你的，我就不再說給你帮忙了。两便、两便。

（下）

高　来：哈！三言两句，他就走了。唉！我看看我楊姑奶奶来了沒有。

楊滿堂：（内白）催馬！

高　来：唉哟！我楊姑奶奶来了，赶紧埋我的吧。

〔楊滿堂上。

楊滿堂：（唱二八板）

忙催馬來莫留停，	青州府內去搬兵。
高家庄見了仁兄的面，	我替大帅問安宁。
到那里多把好話講，	叫他速速早发兵。
正是催馬往前走，	又見高来面前停。

（死板）

呵哈呀！那边好象高来，待我下馬向前問他一声，那边你是高来？

高　来：唉！誰叫我个高来呀，認得倒还吧了，若要不認得的我叫他还过来。吼！

楊滿堂：嗯！那是个什么样子。

高　来：咦！这不是楊姑奶奶呀，我給你作个揖吧，我給你磕个带尾巴的头吧，唉！我再給你作个揖吧，楊姑奶奶你可好吧？你可旺相吧？你可扎实吧？

楊滿堂：好嗎！

高　来：你好，我也好。

楊滿堂：嗯！那个問你不成，

高　来：我問還你啦，怕你不問我，我給你揹出来啦。

楊滿堂：嗯！真来耍咀的奴才，

高　来：唉！是！是！

楊滿堂：高来，不在府下侍候你家爷爷，来到荒郊干起何事？

高　来：你問这个事？唉……（哭）

楊滿堂：高来有話慢慢講来，莫要啼哭。

高　来：我的楊姑奶奶呀，我的楊姑奶奶呀，我的楊姑奶奶呀，这个事你是不知道呀，我家黑爷爷死了。

楊滿堂：呵？怎，怎、怎講？你家黑爷爷他死过了？这！

高　来：唉！我的黑爷呀！（哭）

楊滿堂：高来，我来問你，你家爷爷得的什么疾病，他就死过了？

高　来：楊姑奶奶你問这，嗯！啊！嗯！唉……。俺黑爷爷昨天沒有一点病咧，今天清早他就死过了。这不是呀，坟头子都埋好啦。嘿嘿我的黑爷。再不能見你啦。

楊滿堂：呵哈呀！我观高来講話藏头露尾，我想此事有虛。嗯！我心自有主意。高来！

高　来：楊姑奶奶啥事呀？

楊滿堂：照实說，你家爷爷还在也不在？說了实言，我把你带进京去，封你一官半职，享不了的榮华富貴，你看如何？

高　来：楊姑奶奶，眞的嗎？

楊滿堂：我能与你撒謊不成！

高　来：哪！要实說呀，那俺黑爷沒有死。

楊滿堂：那你为何講道你家爷爷死了？

高　来：楊姑奶奶，是你不知道呀，我家黑爷爷昨夜晚上占了一課，就知道你姑奶奶前来搬兵，我家黑爷爷不愿前去，命我到此荒郊埋上一个假坟，就說黑爷爷死了，把你老人家阻回，你知道了嗎？

楊滿堂：高来，你怎能生上一計把你家黑爷爷誆出与我見面才是。

高　来：啊，楊姑奶奶我給你定計呀？

楊滿堂：正是！

高　来：那这該怎么样呀？这、这……哎，有了。楊姑奶奶不必如此，俺黑爷爷叫我埋这个假坟，我埋在喂不飽鷹他这地里啦，我就說他不叫埋，俺两个就爭吵，楊姑奶奶俺黑爷爷护短呀，俺两人一吵，我就把他誆出来了。誆出来你俩就能見面了，你看好不好呀？

楊滿堂：此計甚好，高来，你一人可跟何人爭吵？

高　来：那，唉；阴阳先生摔牢盆，我一拿二。

楊滿堂：此計甚好，你快办来。

高　来：好吧！“高来你干什么”？“我埋死尸的”，“你不能埋”，我地里怎么埋您的死尸呀？埋死人向恁地里去埋，快点滾”！“怎么？俺黑爷爷叫埋的，你敢不叫埋”。“不叫你埋，就是不叫你埋嗎”。“你叫我埋我也得埋。不叫埋我也得埋，非埋不中”。“你要埋我要打你”“你。打我？我手里沒有端豆腐”。“高来，你招棍”“哎喲喲……”。

高　旺：（内白）高来，你与哪个爭吵？

高　来：我与喂不飽鷹爷爷爭吵。

高　旺：（内白）打着你无有？

高　来：腰打折了。

高　旺：（内）看鞭，寻他去。

高　来：腰折了，不能去了。

高　旺：（内）好惱待我前去。

〔高旺上場。

楊滿堂：仁兄，出府来了？仁兄，出府来了？

高　旺：这；

高　来：啊，嗯嗯；

高　旺：嗯；——賢妹到来請进府去；

楊滿堂：請；（下随上，高来端茶）大哥身旁可好？

高　旺：罢了，賢妹你好？

楊滿堂：怎担大哥一問。

高　旺：兄妹見面本該一問。

楊滿堂：妹妹謝間了。

高　旺：好說，請坐。賢妹聽人言，你隨六哥北征，不在大帳保狥大帅，来到为兄这里为何？

楊滿堂：仁兄，是你非知，隨定六哥到在北国打了一仗，兵不能取胜，又被番王困住不能还朝，咱家六哥万般无奈，命我来在仁兄府下，搬仁兄一到北国，杀退番王，搭救六哥还朝，保你官复旧职，额外加封。

高　旺：賢妹，可記得为兄在朝奉君，得罪王强，这家奸臣上殿动了一本，咱主准了謗臣本章，把我貶出京来，我总有忠心也难尽矣。

楊滿堂：大哥，不必如此。若要搭救六哥还朝，回来上殿动本，除了王强，保你官职上升仁兄也是够你的了。

高　旺：賢妹，为兄不貪居官榮华富貴，只要杀了王强就去为兄心头之恨！

楊滿堂：仁兄，处死王强一定去你心头之恨。可以走这一趟。

高　旺：賢妹到来，焉有不去之理，賢妹請回。（楊滿堂下）

高　旺：高来，备上两匹大馬，隨你家楊姑奶奶一到北国搭救元帅还朝，速速，速速！

高　来：黑爷請回。

高　旺：嗯哼！（下）（高来备馬）

高　来：启禀黑爷，將馬备齐。

高　旺：侍候了！

高　来：送黑爷，送黑爷，

高　旺：免！（两边下）

第　三　場

（高旺內唱飞板："离府門——"）

〔高旺过場下，与楊滿堂对上場。打対鞭花。

高　旺：（叠唱飞板）

高旺打馬离府門，　走过高山并树林。
在馬上叫声楊賢妹，　咱兄妹在馬上散散心。
高旺居住青州府，　賢妹，催馬！

（轉唱二八）

离城十里有家乡。
未落草妨死我的父，　八岁又妨老母亲亡。
十一二岁学拳棒，　学会拳棒把人伤。
因打官司逃門外，　黑同山上为大王。
为大王不称我的意，　一心下山保宋王。
居住深山靠陡崖，　光管杀人不管理。
前山人头如瓜滾，　后山死屍賽干柴。

賢妹。

楊滿堂：大哥。

高　旺：咱們兄妹，馬上好有一比。

楊滿堂：比从何来？

高　旺：（白）比就菂王把表进。

楊滿堂：大哥馬上好有一比。

高　旺：比从何来？

楊滿堂：（唱二八）

大哥比就武瘟神。

高　旺：（唱二八）

把为兄比的太重了。

楊滿堂：（唱二八）

把妹比得也不輕。
勒住馬抖轡籠，　把話說給大哥听。
搭救楊家还朝轉，　保你官职往上升。

高　旺：賢妹，（垛子板）

勒住馬，抖轡籠，　把話說給賢妹听。

天朝路从打听， 哪个不識高道同。
旁的关口咱不过， 一心要过牧虎城。
賢妹催馬往前动。（下場）

〔二人又上圆場。

高　旺：（唱快二八）

賢妹催馬往前动， 走过一程又一程。
賢妹催馬蹬胡徑——
（楊滿堂先下，高旺打鞭花隨下）

〔二把子上站城头，高旺、楊滿堂上。

高　旺：（唱飞板）

勒住馬观見个牧虎城。

賢妹前看。

楊滿堂：前看什么？

高　旺：牧虎关。賢妹勒馬后觑。

楊滿堂：后觑什么？

高　旺：一片松林。賢妹，勒馬松林少等，为兄上前盘关。

（唱二八）

賢妹勒馬松林等，（楊滿堂下）
賢妹勒馬松林等， 再叫把关一老兄。
（死板）

把关老兄請了！

把　子：請了。莫非想过关？

高　旺：正是。

把　子：来者不明，我要盘。

高　旺：請盘。

把　子：来者不明，我要問，

高　旺：請問。

把　子：哪里来？

高　旺：高丽国。

把　子：哪里去？
高　旺：天堂綠州下表文。
把　子：松林穿大紅的官員，他是何人？
高　旺：我朝押表官員。
把　子：叫就何名？
高　旺：坐堂不虑事，名喚害天大太爷。
把　子：我且問你，你叫何名？
高　旺：我名馬夫，掌鞭就是我也。
把　子：掌鞭不掌鞭哪个給你賀大号不成。
高　旺：我朝起下名諱，神鬼难以更改。
把　子：城关盘查不明，就是不放你过关。
高　旺：哎呀——把关老兄，上下关口，都是你我弟兄把守，你如放俺家过关，天朝綠州回来，我給你捎分人事。
把　子：什么人事？
高　旺：你听，
（接梁子板）
勒住馬，抖轡籠，　再叫把关一老兄。
天堂綠州回来轉，　給你捎个紅元綾。
把　子：还有我家伙伴？
高　旺：有他的。
（梁子板）
一个捎塁一个捎，　高旺心下如火燒。
天堂綠州回来轉，　給他捎个大元宝。
把　子：还有我兵主？
高　旺：咗！咯啦了半天，給个小卒儿盘起話来了。有請你的兵主！
把　子：稟千岁！（内，講来）有人过关。（内白，本御上城看也。）
〔张豹上，上城介。
張　豹：来者莫非过关？

高　旺：正是过关。
張　豹：来者不明，我要盘
高　旺：請盘。
張　豹：来者不明，我要問。
高　旺：請問。
張　豹：哪里来？
高　旺：高丽国。
張　豹：哪里去？
高　旺：天堂綠州下表文。
張　豹：松林穿大紅的官員他是何人？
高　旺：我朝压表官員。
張　豹：叫就何名？
高　旺：坐堂不虑事，名唤青天大太爷。
張　豹：坐堂不虑事，白吃爷家大俸大禄不成？
高　旺：我朝起下名諱。
張　豹：我且間你叫就何名？
高　旺：我名馬夫，掌鞭就是我也。
張　豹：掌鞭不掌鞭，哪个为你賀大号不成？
高　旺：我朝起下名諱，神鬼难以更改。
張　豹：城头盘問不明，我要下城去盘。
高　旺：你下城来也。
張　豹：小达儿，閃門——来者不明我要盘
高　旺：請盘。
張　豹：来者不明，我要問。
高　旺：請問。
張　豹：哪里来？
高　旺：高丽国。
張　豹：哪里去？
高　旺：天堂綠州下表文。

張　豹：你背后背何物？

高　旺：哎——爷家敕旨。

張　豹：轉来俺看。

高　旺：慢着。官拜何职？

張　豹：当朝一駙馬。

高　旺：哎呀！得！得！得！早不知是駙馬千岁，早知是駙馬千岁，本該下得馬来，施份全礼。爷家敕旨在身，馬鞍桥低头一叩，全当一礼过去吧。

張　豹：本御不爭竞你那一礼。

高　旺：不爭竞我这一礼便罢。問过我朝压表官員，叫你看，你便看；不叫你看，非是馬夫抖胆夸口，你便看看不了。

（双人起，換位層扎架）

（唱二八）

高旺馬上用目观，　娃娃不过十二三。
今日娃娃盘住俺，　盘住高旺难过关。
既要看，往后站，　問問我朝压表官。
叫你看，你便看，　不叫你看来想看难。
将馬一催松林站。

〔楊瀾堂上。

再叫賢妹听心間。
今日娃娃盘問咱，　盘住咱兄妹难过关。
牧虎关打胜仗，　高楊两家还朝班。
牧虎关打败仗，　雅志府里把信傳。
雅志府稟与你嫂嫂，　小高来把我的尸首搬。
賢妹躲在松林站。（楊瀾堂下）
老高旺会会这員官。
来到城根把馬站，（拐馬鞭解出鉄棒，扎架）
再叫千岁把表观（死板）

張　豹：可使俺家观看？

高　旺：俺也開过我朝压表官員，爷家教管。本是一張紙儿，敢用风吹雨打，必要損坏，千岁！可是你担，可是我担？

張　豹：虽然担待不起，我也担待个大半。

高　旺：既然担待起了有两句言語，你可曉知？

張　豹：那两句言語？

高　旺：二人伙抬一架梁，

張　豹：也不过輕巧一二。

高　旺：既然曉知輕巧一二，要看你我（旺用棒照豹头上湊了三下，打腰，豹抓住，二人扎架）

两看了吧。

（唱二八）

心中好似菱花鏡，　　我心明來他不明。

里面裹的生鉄棒，　　取出必然翻臉紅。

既要看，往后站，　　迭的一层又一层。

刷啦啦抽出生鉄棒，（把子遞給豹枪，豹上馬）

張　豹：（唱二八）

有張豹上去馬能行。

你比星星俺比月，　　山高怎把太阳遮。

自古常言耕的好，　　强龙不压地头蛇。

（旺压枪）

高　旺：（唱二八）

喝着娃娃瞎胡說，　　莫非上方中妖邪。

中途路，曾打听，　　哪个不認得黑爷爷。

且慢說儿是一員将，　　是秦出打你两半截。

（张豹被打下，高旺追下）

第　四　場

〔张豹上。

張　豹：（唱二八）

大杀一陣不能胜， 不胜黑賊敗了兵。
在馬上划个双十字， 下馬来站在正当中，
照准东南噴法气，呸！ 悠悠蕩蕩起在空。
将身儿站到云头上， 黑賊到来难得生。

〔高旺上。

高　旺：（唱）大杀一陣无蹤影， 不見娃娃那的行。
你說上天天无路， 再不然入地銷藏。
一再說在我鞭下死， 回头来不見娃娃死尸灵。
耳旁边又听得黑风动， 又只見娃娃使黑风。
老高旺見黑风呵哈大笑，只笑得我高旺滿腹疼。
魯班爷面前耍的什么斧，如来佛面前念的什么經。
井里头打水长江卖， 水提上照一照儿的面容。
汴京城开一座黑风舖， 我本是使黑风的老祖宗。
你說你会俺也会， 你說你能俺也能。
在馬上划一个双十字， 下馬来站到字当中。
眼望东南噴法气， 游游蕩蕩起在空。
高叫声娃娃抬头看，
我比你高着三尺三寸还有零。
儿呀儿，你是不中。

張　豹：（唱緊二八）
在此风头用目睜， 又見黑賊起在空。
俺家不把宝貝使， 俺家有命难得生。
头根棒儿忙祭起——

高　旺：（唱）头根棒儿接在手中。

張　豹：（唱）二根棒儿忙祭起——

高　旺：（唱）二根棒儿在手中停。

張　豹：（唱）手使銀枪劈心擉，

高　旺：（唱飞板）
一鞭叫你丧殘生。（杀場张豹下，高旺追下）

第　五　場

〔四把子引公主上。

公　主：駙馬去临陣，不知吉和凶。

〔張豹上。

張　豹：軍陣打敗仗，启稟公主知。

公　主：駙馬輸贏胜敗？

張　豹：累陣下来。

公　主：待为妻打个下馬陣势。

張　豹：須加小心。

公　主：何用囑托，駙馬請回。（張豹下）

（唱二八板）

又听得駙馬說一声，　　胆大的黑賊了不成。

小达儿一声叫，　　皇姑有話您是听。

叫达儿給我把馬备，　　待我奴上了馬鞍籠。

叫达儿給我鬥閃定，　　我跟黑賊排战爭。

催馬来到两軍陣，　　黑賊到来难得生。

高　旺：（內唱慢二八）

我大杀一陣笑哈哈，（压板）

（笑）……我呀哈……唉！

〔高旺上。

哈……

（唱）在軍陣只来了一位小达婆，

鬢角只插着花一朵，　　她身穿一身大紅罗。

光見她上，沒見她下，

咋不見她小金蓮在此哪里擱。

生鉄棒我排开罗裙看：

哎喲！只露出扭扭捏捏一对大板脚，

老高旺若要拿住你，

你与我高旺的儿子配对老婆。（来場同下）

第　六　場

〔張金定上。

張金定：（　　）張豹夫将去一陣，　　倒叫老身挂心中。

〔四把子帶張豹公主上。

張　豹：
公　主：見过母亲；

張金定：免了。儿呀輸贏胜敗？

張　豹：
公　主：儿累陣下来。

張金定：儿呀，可将黑风使起。

張　豹：儿将黑风使起，那一贼子黑风比儿高三尺三寸还有余零，儿累陣下来。

張金定：啊哈呀！我想这黑风就我老爷一人会使，旁的无人会使黑风，莫非是我老爷到了。嗯，不免隨帶黑风帕，城头走一趟，看个明白。人来！帶馬一到城头。

（流唱水）

又听我儿說一声，　　老身心中自想情。

莫非是我老爷到，　　一到城头看分明。

下馬来我上在城头頂，　　見老将跨馬来的凶。

〔高旺上。

高　旺：（唱二八）

我大杀一陣无踪影，　　咋不見达婆哪得行？

在馬上用目睜，　　面前閃出一座城。

将馬一催城根下，　　再叫娃娃你是听。

小娃娃下城来与爷交战，

小达婆下城，嗯！咱把亲成，（压板）。

公　主：（羞介）咦！

高　旺：（笑）嗯！哈……

張金定：（唱）在此城头用目睜，　　又見老将城下停。
前看好象老高旺，　　后看好象高保同。
你可是青州府的老高旺？

高　旺：（唱）一句話問的我倒栽葱。
怎知道我是青州府的老高旺，
老达婆你可叫什么名？

張金定：（唱）老爷把我忘記了，　　張金定是您妻到在城中。

高　旺：（唱）口辦此話无凭証，　　你有何物做証明？

張金定：（唱）叫老爷你在城下等，　　黑风帕儿飄下城。

高　旺：（唱）在馬上用目睜。　　黑风帕儿飄下城。
有心下馬忙拣起，　　还恐怕达儿放冷弓。
使一个鐙里藏身忙拣起，　宇字行行看分明。
想当初打馬往东征，　　遇見白发一老公。
他有一女張金定，　　許給我高旺婚配成。
一拜泰山高万丈，　　二拜黃河九澄清。
泰山在夫妻在，　　黃河一去影无踪。

不錯！

旣然聞你是我夫人在，
你那里閃城門老爷我要歇兵。

老了！老了！

張金定：（唱）达儿你把門閃定，　　快把老爷接进城。
（同下）

第　七　場

〔高旺、张金定、张豹，公主上。

高　旺：（唱）高叫夫人快施令，　　快忙收了娃娃兵。

張金定：（唱）張豹我儿一声叫，　　你夫妻二人去歇兵。
（张豹、公主下）

高　旺：（唱飞板）

不能相見又相見，

張金定：（唱）不能重逢又重逢。

高　旺：（唱）金盔打的碎又碎，

張金定：（唱原板）

能工巧匠又修成，　　　（死板）

老爷，为妻少去远迎多多有罪。

高　旺：那你有罪。夫人我且問你，軍陣以上那位少官人他是什么人？

張金定：那是你我儿子到了。

高　旺：啊！怎講，那是你我儿子到了，

（唱二八板）

可恼夫人理不通，　　　不該产生小儿童。

牧虎关打一仗，　　　儿乎把我的老命傾。

夫人，既然那是你我儿子到了，将他喚来，給他沒見面的老子我叩一个头。

張金定：那是不在言的。

高　旺：夫人快去！

張金定：老爷請坐。

高　旺：夫人快去！

張金定：老爷你是忙追的什么？

高　旺：唉！你要快去。

張金定：你給我坐了吧！

（二人同笑）哈……。

張金定：儿呀！走来，

〔张豹上。

張　豹：見过母亲，把儿喚来为何？

張金定：儿呀！跟为娘盘話那位老将，你把他当就甚等之人？

張　豹：他是何人？

張金定：那就是你的爹爹到了。
張　豹：儿有母无父。
張金定：嗯！有母无父，身打何出？
張　豹：是！
張金定：还不上前拜过，那有什么害臊，还不上前拜过，又来惹娘生气。
張　豹：嗨！爹爹在上受儿一拜。
高　旺：駙馬千岁請起。
張金定：唉，直到如今。成了你我儿子，称不得千岁了。
高　旺：怎讲，称不得千岁了？
張金定：是的，老爷往上轉的一轉，儿呀，往上叩头。
高　旺：你莫要叩头，站过去吧。
張金定：儿呀，再往上叩头。
高　旺：你叫咱那儿子站过吧！
張金定：儿呀你連四叩了吧。
高　旺：夫人你的好教調。
張金定：老爷的夸奖，儿呀站过。
高　旺：夫人咱那儿子叫就何名？
張金定：名叫張豹。
高　旺：嗯！我高旺的儿子焉能叫張豹不成！我老爷給他改名，名叫高紅豹。
張　豹：多謝爹爹更名。
高　旺：带老父打将鋼鞭，到松林搬你楊姑母来見。
張　豹：遵命，順馬。（下）
高　旺：夫人，軍陣上那位女达婆她是什么人？
張金定：那原是你我夫妻儿妻到了。
高　旺：老高旺，我又錯了。
（唱二八）
老高旺理不通，　　抓住儿妻把亲成。

〔公主上。

公　主：爹爹，拜个天地吧。

高　旺：嘿！

（唱飞板）

儿妻不住来耍笑，　　耍笑的我老高旺满脸紅。

（死板）

〔张豹上。

張　豹：楊姑母搬到。

高　兴：有請夫人去迎。

張　豹：有請楊姑母。

楊滿堂：我看嫂嫂那里？

張金定：妹妹那里？

楊滿堂：嫂嫂！

張金定：妹妹！

（二人同笑）哈哈……。

楊滿堂：見过嫂嫂。

張金定：我知道你个老死棵子啦。

楊滿堂：知道了，我拜拜你吧！

高　旺：幸喜，咱們居家团圓，打开祖先台先拜皇恩。

（大家同笑）哈哈……。（完）

—終剧—

封　　相

楊振先　口述

侯中伏　抄录

剧 情 簡 介

宋王因陈州荒旱，命包拯陈州放粮，召包拯至金殿，一封再封，又賜御铡，八将，使包拯离京。

人 物

宋　王（鬚生）	赵　虎（杂）
王廷玉（老生）	龙　青（杂）
包　拯（黑臉）	李　貴（杂）
王　朝（淨）	董　超（杂）
馬　汉（淨）	薛　霸（杂）
張　龙（杂）	四長随（杂）

〔西长随，八校尉引宋王上。

宋　王：（引）凤阁龙楼，朕喜得万古千秋。

（诗）兄王宴驾命归西，　　满朝文武穿孝衣。

文武不肯漫散去，　　扶起朕当掌社稷。

朕当匡美，国号大宋太宗在位。兄王宴驾扶起朕当登基，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杂粮全收，都呼为太平之年。只为西华陈州大旱三载，六粮不收，是朕当殿传下一统旨意，赐下千条金银，万石杂粮，命四国舅陈州放粮。只为国舅不遵王法，贪赃卖法，米里掺沙，苦害百姓。二老归京告下御状，朕当才得晓知。朕当会同满朝文武议论此事，并无那家敢去陈州捉拿四国舅伏法。内有我那王爱卿一本奏道，当中在朝奉君有一翰林院大学士，名叫包拯，此人正直无私，铁面无情。他现在寺院出家，朕当传旨，命王爱卿把那人传进京来，不免赐他一统圣旨，一来陈州捉拿四国舅，二来命他放粮与民除害，为何不见我那王爱卿到来，这款事叫王常常忧虑！

〔王廷玉上。

王廷玉：（念）寺院去搬弟子包拯，　　上金殿去奏主公。

主公在上，老臣王廷玉交旨。

宋　王：压旨，王爱卿，你那弟子可曾进京？

王廷玉：进京来了，在午门候旨。

宋　王：带王一统圣旨，把你那弟子包拯带上殿来，封官加职。

王廷玉：遵旨。圣旨下，包拯上殿！

〔包拯内白：上殿去了。上。

包　拯：（念）离了僧门到朝门，　　上殿叩谢皇王恩。

见过师傅！

王廷玉：罢了！

包　拯：咱主怎样传旨下来？

王廷玉：咱主传旨，命你上殿封官加职。

包　拯：是！

王廷玉：慢着，此番随老师上的殿去，你看老师我的眼目行事，我叫你謝恩你便謝恩，不叫你謝恩，千万千万莫要謝恩，可曾記下？

包　拯：弟子記下了，恩师請坐。

（唱二八）

又听得王恩师講說一遍，包文正在殿角仔細想情。
这一次我只把金殿来上，宋王主他必然高官加封。
在汴京我只把官职来坐，一定要尽忠心扶保朝廷。
走进了皇府殿双膝扎跪，問了声宋王主駕可安宁。

宋　王：（唱慢板）

包愛卿只跪到品級台上，这一回叫朕当喜在心中。
只因为陈州城遭荒旱，　陈州城不收成餓死百姓。
有为王賜銀粮四国舅去放，
他貪贓又変法苦害百姓。
王愛卿他奏你官清直正，为王我傳圣旨选你进京。
在金殿傳給你圣旨一統，拿国舅放粮米去救百姓。
未起身有为王官封与你，坐高官帶人馬出离汴京。
头一封 我封你 山东巡撫——（压板包拯不謝恩）

包拯啊！

（唱）八府巡按中也不中。（压板，包拯看王廷玉，王廷玉不动，宋王看包拯）

王的愛卿啊！

（唱）外任官員提府里，

內府御史在龙庭。（压板，包拯看王廷玉，未謝恩）

听封！

（唱）我封你九卿和四相——（压板。包拯未謝恩、宋王带怒，包拯看王廷玉，王廷玉睡覺介）

包愛卿啊！

（唱）我封你出京将入京相，我的包愛卿你可謝恩情？

（包拯欲謝恩看王，王廷玉睡着，包拯未謝恩，宋王怒）

包爱卿另听封官：

（唱）王封你满朝文武你为首，

文武百官你为首领。（压板。包拯看王，王延玉仍在睡，包拯惊，宋王怒介）

哎，王的爱卿啊！

（唱）我封你太子和太保——（压板。王延玉仍未醒，包拯惊愕，未謝恩，宋王更怒）

王的包爱卿、你想举什么官职呀？

（唱）我封龙子龙孙，包爱卿中也不中？

你可謝恩情？（压板。包拯惊愕至甚，向王延玉示意，王延玉睡沉，宋王大怒）

可恼！

（唱）我封你小官你不愿坐，　我封你大官你不謝恩情。

莫非是江山你想坐，　你为君叫朕当为爱卿。

为王越說心越怒，　长随小官您是听。

长随官扛过来龙头拐，　有为王要打小包拯。

手执拐棍往下打！（包拯看王延玉，王延玉仍未醒，包拯无奈，托拐杖）

包　拯：謝恩了！

（唱飞板）

手托着龙头拐謝了恩情。（包拯忙拉王延玉，王延玉醒見状大惊介）

宋　王：这……？王爱卿，你家弟子包拯上在殿来，这朝外莫說，就是这朝里官員，朕当一概封过，他也未曾謝恩，为王龙心不喜，手使龙头拐杖往下所打，你家弟子包拯手托龙头拐杖他就謝了恩了！朕当不知这叫什么官职？

王延玉：哎……这……啊主公！咱朝可沒有这样官职，我主手执龙头拐杖往下所打，我那弟子包拯手托龙头拐杖謝恩，这叫“托龙骨首相”，外加“龙头摆尾大学士”。

宋　王：也罢，包爱卿，只要你赤心耿耿保国，朕当就封你"托龙骨首相"外加"龙头探居大学士"，赐你四口铜铡。龙头铡管的朕当，太子太保，龙子龙孙。凤头铡管三宫六院、宫娥嫔妃，虎头铡代管满朝文武八大朝臣。狗头铡代管天下众位百姓。

包　拯：为臣谢恩！

宋　王：爱卿呀，你包家这个官叫你一人——

包　拯：主公讀言！

宋　王：哎，你一人——

包　拯：主公讀言！

宋　王：……也就举絶了。

包　拯：你看看这……（气色介）

（唱慢板）

宋王爷他一言封死我，　封死了包家一品官。
我当是宣我进京为了何事？
只为的陈州事一端，
他叫我陈州去拿四国舅，他叫我放粮把民安。
王恩师把我搬京内，　宋王主他把我封高官。
他封我"托龙骨首相"大学士，
宋朝以内第一家官。
四口铜铡赐与我，　一概的事情全掌权。
赐我龙头铡一口，
宋王主，太子太保、龙子龙孙，都管完。
赐我凤头铡一口，
昭阳正院，三宫六院娘娘犯罪任我判。
赐我一口虎头铡，
专管那，满朝文武，八大朝臣，朝里朝外不法官。
赐我狗头铡一口，　众百姓犯罪我判完。
夏拿本章来上殿，　本奏万岁听心间。
出京去为臣在察院，归京来无有衙門，哪的把身

安，

宋　王：（唱二八）

南清宫一改南衙府，　　南衙封府把身安。

包　拯：（唱）你命我大下陈州地，　　哪个保我无事端？

宋　王：（唱）西凉夏国无宝进，　　只进来二十四将軍。

天波楊府功劳重，　　賜給他八个站襖門。

下剩二八一十六，　　你跟为王倖半分。

我把卯簿賜与你，　　点一点你馬前馬后人。

包　拯：（唱）我把卯簿接在手，　　点一点馬前馬后人。

我先点王朝合馬汉，（压板）

王朝、馬汉：伺候！

包　拯：站过！（唱）張龙赵虎两个人，（压板）

張龙、赵虎：伺候相爷！

包　拯：站开了！

（唱）再点龙青和李貴，　　董超薛霸四个人。

龙青、李貴、董超、薛霸：有！

包　拯：站过！

（唱）朝廊上我点了王朝、馬汉、張龙、赵虎、龙青、李貴、董超、薛霸八員将，

有了我前馬后人。　　皇府金殿拿本进，

本奏我主听在心。

为臣在朝保王駕，　　赤心耿耿尽忠心。

也非是为臣誇海口，

下陈州拿国舅我一口来吞。

宋　王：（唱）包爱卿金殿把話論，　　倒叫为王喜在心。

把滿副鑾駕賜給你，　　我命你誇官御街門。

包　拯：（唱）我只把圣旨接在手，　　叫一声八将听在心。

八員将与本相八抬来穩，

包文正去誇官御街門。（八将引包拯下）

宋　王：（唱）包愛卿他領旨誇官去了，

倒叫为王喜眉梢。

包愛卿幼年才子我朝缺少，

他那里尽忠心王得安牢。

出言来王愛卿一声便叫，把王的言共語細听分曉。

搬包拯也是你功劳一件，

你是王我的托国老臣——最大功劳。

莫回府你隨我宮院以內，你隨我进宮院咱把酒消。

长隨展鸞。（四长隨引宋王，王延玉下）

——劇終——

老包說媒

燕　庚　口述

魏荣生
郑芳春　抄录

开专文化局剧目組　校勘

剧 情 簡 介

宋时，包公文正边庭押粮，中途遇了环梅桂香与呼延小将对杀。詢知情由，乃撮合使呼延小将与此国公主成婚。

此剧乃全本"海棠困"中的一折。

人 物

包　公（黑臉）	呼延小将（武生）
皇　姑（小旦）	梅桂香（花旦）
王　朝（杂）	馬　汉（杂）
張　龙（杂）	赵　虎（杂）

〔包公在内起版。

包　公：（唱）宋王爷在金殿把旨降。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引包公上

包　公：（唱栽板）

宋王爷有旨往下降。

（转慢板）

有本相押粮到边疆，　海叢国我朝来进上。

把各样宝貝进朝纲，　只进来金盔金甲明光亮。

只进来象牙床一張。

避风簪能播风十丈，　还魂針一点就还阳。

各样送到金殿上，　万岁爷念我是忠良。

避风宝簪赐本相，　我叫夫人好收藏。

本相府下得病恙，　我夫人庙内去降香。

降罢香回府上，　失落宝簪瞒宋王。

宋王爷一怒把罪降，

才命我文职官員来押粮。（炮响）

耳旁边忽听的大炮响，

〔呼延小将、梅桂香过場。

包　公：（唱）那里人馬鬧嚷嚷？

落八抬我把土崗上，　站在土崗观四方。

两国开兵来打仗，　各为其主保家邦。

見头边走的是呼延小将，（呼延小将过場）

包　公：（唱）后跟着好象丫头梅桂香。（梅桂香过場）

放心不下二次望（呼延小将、梅桂香过場）

包　公：（唱）果是我丫头梅桂香。

下崗去，王朝过来听我讲，等候我府梅桂香。

〔呼延小将上、梅桂香上。

呼延小将：（唱飞板）

战鼓不住咚咚打，

梅桂香：（唱）一来一往动杀法。

呼延小将：（唱）馬上观見相爷駕，

梅桂香：（唱）梅桂香下馬我跪地下。

呼延小将：（唱）見丫头跪地下，　手执銀枪向心扎。

包　公：（唱）执宝劍只把銀枪架，　呼延小将停兵莫动杀。

莫要战不要杀，　本相上前順說她。

她若归順倒还罢，　不归順用計把她拿。

扭回头来詳說，　叫声丫头梅桂香。

我問你不在咱宅下，　你为何私意投番家。

梅桂香：（唱）相爷稳坐听我稟話，　我把这来路之事說根芽。

相爷染病在府下，　我太太命我去澆花。

不小心我把花盆打，

怕的太太难为咱，心害怕。

逃出門来奔天涯，

那是我逃到中途路，　二太子送宝轉回家。

他把我送到他朝下，　侍候他妹妹一枝花。

来路之事都講罢，

相爷呀！你为何文职官員把粮押？

包　公：（唱）梅桂香方講罢，　問的我有言难回答。

梅桂香站起爷有話，　只为相爷我犯国法。

本相染病在府下，　你太太庙院把香插。

降罢香回宅下，　失落宝簪瞞宋家。

宋王爷一怒旨降下，　才叫我文职官員把粮押。

梅桂香：（唱）避风簪忙拔下，

相爷呀！你看是它不是它？

包　公：（唱）此簪失落庙下，　你在哪里得来它？

梅桂香：（唱）二太子回朝去見駕，　言說他兄贈送他。

包　公：（唱）他的兄可是那一个？

梅桂香：（唱）阴曹府执掌生死法。

包　公：（唱）听此言把我心气炸，　阴曹我定把曹官鍘。

〔皇姑上。

皇　姑：（唱）加鞭前行勒住馬，

桂香呀！你为何停兵不前杀？

梅桂香：（唱）面前就是相爷駕，　因此停兵我不杀。

包　公：（唱）梅桂香过来爷問話，　是哪里女将穿黃甲。

梅桂香：（唱）周兰王女儿就是她，　那是皇姑一枝花。

与皇姑宫院商議罢，　她情愿随我投宋家。

皇　姑：桂香呀！

（唱）咱在宫院閑說話，　誰叫你对着相爷糊呱嗒。

梅桂香：（唱）叫声皇姑投順吧！　到天朝看一看百样花。

皇　姑：（唱）皇姑投順不当紧，　誰与我父王把孝拉？

梅桂香：（唱）女儿落草是外姓，　立不起戶来当不了家。

皇　姑：（唱）皇姑投順不当紧，　把駙馬撇到树圪叉？

梅桂香：（唱）御皇姑再莫提御駙馬，

（唱呱嗒嗙）

莫提御駙馬，　听奴婢夸一夸，

腰有十楼粗，　方圓一丈八。

足穿尺二靴，　长俩大疙瘩。

臉麻麻子大，　眼里长棠梨花。

且慢說御皇姑不爱他，

梅桂香也不爱他那条子瓜。

皇　姑：（唱）御皇姑我投順，　到天朝我招配那一家？

梅桂香：相爷呀！

（唱）我皇姑投順咱朝下，　到天朝她許配那一家？

包　公：有啊！

（唱）呼延小将过来爷問話，　你岳父大人哪一家？

呼延小将：（唱）自幼定亲郭家女，　未曾过門染黃沙。

包　公：（唱）我問小将年多大？

呼小将：（唱）末将今年一十八。

皇　姑：（唱）我奴家今年十七岁。

包　公：（唱）倒把老夫活笑煞，　　你十七、他十八。

　　　　　　　你二人天生是一家。

皇　姑：（唱）又听相爷他讲罢，　　低下头来害羞煞。

梅桂香：（唱）相爷在朝官职大，　　他好在人前說笑話。

皇　姑：（唱）俺二人婚姻今定下，　　把他的先人夸一夸。

包　公：（唱）他头辈爷爷呼延寿亭，　　保王大鬧头一家。

　　　　　　　他二辈爷爷呼延贊，　　官封王位誰不夸。

　　　　　　　小将他的年紀幼，　　现今官封御殿下。

皇　姑：（唱）高叫相爷走了吧，　　怕的我父王把兵发。

包　公：（唱）你父王若还发人馬，　　你拿何言去回答，

皇　姑：（唱）我父王若还領人馬，　　俺父女二人动兵法。

包　公：（唱）王朝馬汉齐上馬，　　收来女将保宋家。

（下場）

——剧終——

青　風　寨

楊振先　口述
戴鶴亭　抄录

剧　情　簡　介

黑　風　帕

宋时，青风寨强人李虎欲强搶赵家村赵順功之女赵素梅为婚，赵順功正无奈間，适有梁山英雄燕青，李逵买馬路經赵家村投宿，詢知此事，燕青乃設計，使李逵装扮赵素梅同至山寨将李虎杀死。

人　物

赵順功（老生）

赵素梅（小旦）

李　虎（花臉）

爬山虎（丑）

李　逵（花臉）

燕　青（武生）

家　院（杂）

丫　环（杂）

四嘍兵（杂）

二轎夫（杂）

第　一　場

〔赵順功上。

赵順功：（念）家业甚大过富日，　　后来无人依靠誰。

（詩）婆儿下世去，　　撇下一个女。

年迈亡故了，　　何人穿孝衣。

老父赵順功。居住赵家灣的人氏，老汉年活半百有余，婆儿下世撇下一个女儿，年长一十八岁，高門不来，低門不去，无有給小女結下亲事。今天清明佳节，不免到在祖坟燒錢燎紙，就是这般主意。家院走來。

〔家院上。

家　院：見过員外。何事？

赵順功：請你家姑娘下楼。

家　院：是！有請姑娘下楼

〔赵素梅上。

赵素梅：（念）低头出綉房，　　环珮响叮当。

奴，赵素梅，父亲有話，上前去見。儿見过爹爹。

赵順功：家礼不可常叙，女儿坐下盘話。

赵素梅：儿謝坐了。爹爹把儿喚出有何訓教？

赵順功：今日本是清明佳节，本欲祖坟燒錢燎紙，我儿可肯前去？

赵素梅：爹爹說的那等話来，清明佳节，祖坟燒錢燎紙，是款心正理。况我母死后未滿三年，焉有不去之理？

赵順功：女儿的孝心，下边更衣，待老父准备祭礼。

赵素梅：儿遵命了。（下）

赵順功：家院速备祭礼，車（音菊）車一輛，大馬一匹上坟理塞伺候！

家　院：員外請回。（赵順功下，家院整理齐备）有請員外。

〔赵順功上。

赵順功：家院可曾准备齐备？

家　院：老奴准备齐备，单等員外起身。

赵順功：这就是了，女儿走來。

〔赵素梅上。

赵素梅：（唱）我在此綉樓衣更定， 渾身衣服更改滑。
今天三月清明日， 家家戶戶祭坟塋。
叫爹爹你与儿車車穩定，上祖坟去燒紙祭奠坟塋。
（同下）

第　二　場

〔四嘍卒領李虎上。

李　虎：（唱）高高山上立寨門， 嘍卒头上扎黃巾。
家有千里难回奔， 在此高山为强人。
將身打坐高山上， 高山上李虎獨称尊。

本大王李虎。在此原郡家下將人打死，怕打官司，逃出門來，逃在清风山寨，坐山为王，落草为寇。今天清明佳节，不免下在山去，荒郊游玩散心，心下就是这般主意，嘍卒們穩站高山，听我道來：

（唱）在此高山开言应， 众位嘍卒您是听。
隨定本大王把山下， 游玩散心荒郊中，
見了好民女給我搶， 搶在高山拜堂紅。
嘍卒給我馬帶定， 游玩散心下山中。（下）

第　三　場

〔家院引赵順功、赵素梅上。

赵順功：（唱）赵順功打馬离家中， 上祖坟燒紙走一程。
老汉乏子无有后， 所生下一个女花童。
只为婆儿丧了命。 沒給女儿結亲成。
小女儿有了对門家， 再不操女儿事一宗。
叫家院打車車前行动， 上祖坟去燒紙走一程。
（下）

第　四　場

〔燕青、李逵上、馬鬧。

燕　青：（唱）一支令。

李　逵：哇呀，咋，咋，哇呀呀呀！

燕　青：俺浪子燕青。

李　逵：李逵黑旋风。

燕　青：大哥請了，

李　逵：請了！

燕　青：遵了大哥一支令箭，命你我弟兄淮西买馬。將馬买齐，在此途路，你我弟兄將馬催动！

李　逵：賢弟說好便好。請！（下）

第　五　場

〔娄兵引李虎上。

李　虎：（唱二八）

带領着众弟兄下山中，　荒郊玩耍走一程。
下馬来我坐在高崗頂，　二目睁睁观分明。
男女老少把坟上，　一个个坟上泪盈盈。
东南角上观一眼，　见一辆車車来的凶。

〔家院引赵順功、赵素梅上。

赵順功：（唱）忙催馬来莫留停，　祖坟不远面前停。
来至在坟林搬鞍离鐙，　双膝扎跪地流平。
在祖坟燒罢紙欠身站定，　观見了夫人坟放悲声！
只顾你一个人丧了命，　撇下俺父女无人照应。
叫冒来小女儿一声叫，　你到你母坟前前去祭灵。

赵素梅：（慢二八）

赵素梅上母坟双膝扎跪，說与給老母来阴灵細听。
你在世好比就名山一座，下世去好一似万丈深坑。

老母亲你死后不当紧要，撇下了为儿我无人照应。
有为儿我长到一十六岁，无有人与为儿把婚成。
至如今老爹爹年紀高迈，百年后誰把父殯埋坟塋。
赵素梅在坟前越哭越恸，

赵順功：（唱）赵順功在一傍沾沾泪痕，走向前把女一把搀起，
說与給小女儿細听心中。
你的母她死了大事已定，哪还有人死后又来复生？
咱父女在坟前只把話盘——

李　虎
娄　兵：（齐笑）哈哈！哈哈！

赵順功：（唱）又只見高山賊下了山中。
女儿，那贼子下山，你我父女在此沒有什么好处，赶紧还府而去。家院，急速打車还府！（与赵素梅、家院下）

李　虎：好美色！哈哈！哈哈！

娄　兵，大王連夸数声，莫非見爱那一女子。

李　虎：好美色人人見爱。

娄　兵，大王不必如此，回在山去向我二大王言讲，命他前去順来，那怕那一女子不能与大王相配呀？

李　虎：此計甚高，順馬归山。（娄兵引李虎圓場，入坐）娄卒，請你那二大王。

娄　兵，有請二大王。

（爬山虎上。

爬山虎：山上为大王，爱的截皇杠。俺爬山虎。大哥有話，上前去見，見过大哥。

李　虎：罢了，坐下盘話。

爬山虎：謝坐。大哥把小弟喚来，有何事情？

李　虎：二弟是你非知，为兄下山兴圍采猎，見离山不远有一赵家村，赵順功有一女儿，长的容貌出众，打动为兄之心，想为兄

上山以来，缺少压寨夫人，我命你前去順亲，亲事順成，我有了压寨夫人，你有了嫂嫂，二弟可肯前去？

爬山虎：大哥，此事为弟情愿前去，并无推托。

李　虎：好！嘍卒将金銀彩緞准备停当，随你二大王順亲去了就罢！

爬山虎：大哥請回！（李虎下）正是：

彩緞接在手，　　　　前去順亲事。（下）

第　六　場

〔家院引赵順功、赵素梅上。

赵順功：女儿迴避（赵素梅下）家院，那青风山賊子不来倒还罢了，若来时，就說老夫有病不会。

家　院：是！記下了。

〔二嘍兵引爬山虎上。

爬山虎：离了青风寨，順亲赵家村。誰在？

家　院：我在。何事？

爬山虎：往里去傳，稟与你家員外，就說高山二大王要見！

家　院：大王，我家員外有病在身，不能相会，总有什么事情，改日再会不迟。

爬山虎：哼！我叫你往里傳稟，叫会也得会，不叫会也得会。速去！

家　院：你且少等，待我傳稟。启稟員外，高山二大王要見。

赵順功：方才对你講过，你怎么又傳进来了？

家　院：方才員外吩咐，老奴已然对他講过，高山二大王言講：有病也要会，无病也要会，一定的要会；老奴无奈才稟与員外得知！

赵順功：这……唉！傳出去，請！

家　院：是！員外傳出，有請大王。

爬山虎：哼！大量也不敢不說請請。我看員外哪里，員外哪里？

赵順功：大王来了，快快請坐。

爬山虎：坐下到方便。

赵順功：大王不在高山，来到我家为何？

爬山虎，員外，我遵了我大哥严命，命我前来順亲。叫你女儿做一压寨夫人，好不好？

赵順功：这……大王，你們弟兄在此那步天堂，我們父女在此那步田地，焉敢高攀？不敢呀，不敢！

爬山虎，唗！好你这杂毛老儿，本大王前来順亲，竟敢不从，这是八匹彩緞，撇在你家，从亲就是招亲，不从亲我便搶亲。告去！

赵順功：大王回来！

爬山虎，混賬！老王八蛋，跟我大哥結亲还不便宜你嗎？怎么不愿哪？真是老不論理。

（带二娄兵下）

赵順功：（念）馬入夹道难回轉！　　咱不是寃家是对头。

（唱紧二八）

又听得那賊人講說一遍，倒叫我赵順功愁在心間。

小女儿她本是千金之体，可怎能与賊人来成姻緣。

将身儿怒坐在府門以外，是何人他到来問我一言。

〔燕青，李逵同上。

燕　青：（唱飞板）

正是催馬往前盼，

李　逵：（唱）上前只把賢弟拦。

燕　青：李大哥为何拦擋？

李　逵：我的小兄弟，天黑了，为兄有点餓了，找个地方弄点吃吃，明天登程吧？

燕　青：李大哥說好便好，前面黑暗暗不是鎮店集市，便是大戶庄村，到在那里借宿用飯便了。

李　逵：好！将馬催动（二人圓場）啊！原是一个村庄，賢弟請下馬

来，待我找个地方安下。（小圆场）呔！老头儿，可有地方安歇，我們弟兄要住上一宿。

赵顺功：咦！

李　逵：啊！好你这个不識睍的老儿，我們弟兄到来借宿，你就該欢喜不尽，安置我們弟兄住下；大睁、小叹，心中不愿，招打！

燕　青：（急拦）老伯伯請来我这里有礼了！

赵顺功：老汉有礼相还，客家施礼为何？

燕　青：老伯伯，只因天色已晚，赶不上投奔客店，可肯将我們留下住上一晚哪？

赵顺功：虽有地方居住，怎奈老汉房屋窄狹，有些委屈。

燕　青：何謂委屈二字，有处容身也是已够了。

赵顺功：既然如此隨我来。

李　逵：咦！燕青贤弟到是比我强！

赵顺功：二位客家請来上坐！（卷介）不用說还未曾用飯？

李　逵：老头儿，正是未曾用飯，你将上等好酒席摆上一桌，好酒抬上一罎，我們弟兄多給銀錢就是了。

赵顺功：是（家院端酒上）請酒，咦！

李　逵：啊！好你这个老头儿，我們弟兄酒未多用，菜未多食，你在此一旁哼咳不断。难道說我們飲酒就不給你錢不成？俺家不用了！

燕　青：啊老伯伯，因为何事长吁短叹，对我們弟兄講来，我們弟兄能办，急速去办，不能办者，也好做一商量啊！

赵顺功：君家是您非知，今日本是清明佳节，我带领小女陵廊扫墓，遇見青风寨賊子下山，窥小女长得容貌出众，要把小女抬上高山，叫小女当一压寨夫人，小女本是千金之体，怎能与賊子就婚，老夫不从，那贼人言道，从亲便招亲，不从亲便搶亲，老汉因此事愁眉不展。

李　逵：哇呀呀！生世以上，就有这等不平之事，待我打上高山。

赵顺功：慢来！高山賊子，武艺高强，惱怒了他，下山杀燒村庄，

无人敢擋。

李　逵：俺家不怕。待我打这个狗娘养的。

赵順功：这……

燕　青：慢来！員外莫要害怕，諒你也不認識我們弟兄，我乃是浪子燕青。他本是黑旋风李逵，俺弟兄威鎮梁山，好打抱不平，賊人不来抬亲倒还罢了，若来抬亲，李逵哥哥扮就小姐，俺家扮成送亲之人，杀了强賊，火焚高山，要与百姓冤枉相报！

赵順功：唉呀大王！老汉少眼无珠，失認大王，講話不周冒犯大王，大王莫要在心，得罪呀得罪！（跪介）

燕　青：好說了！員外請起。啊！員外，叫你家丫环把小姐的色衣取出。

赵順功：家院！喚丫环来見。

家　院：是！丫环快来，員外喚你。

〔丫环上。

丫　环：見过員外。

赵順功：罢了，上見大王。

丫　环：見过大王。

燕　青：丫环站过。

丫　环：員外，将丫环喚出有何事情？

赵順功：将你小姐色衣取出。

丫　环：遵命，（下，取色衣上）色衣取到。

赵順功：大王吩咐。

燕　青：李逵哥哥过来。

李　逵：燕青賢弟講說什么？

燕　青：李逵哥哥你还得装扮呀！

李　逵：唉！可怎样的装扮哪？

燕　青：你装小姐，我装为送亲之人，混上高山，杀了惡賊与百姓除害。

李　逵：咦！咲！你看为兄我这样的臉，还有滿口的鬍鬚，我怎能

装一小姐呀，不能成功，我便不装。

燕　青：你装也不装？

李　逵：我便不装！

燕　青：招打！（打李逵）你装也不装？

李　逵：哟嗨！我的小兄弟，你有啥事商商量量的有多好呀？打的什么？

燕　青：丫环，将小姐的衣服与他穿上。

丫　环：是！来吧！你这个大个，叫我給你穿上咧！

李　逵：穿上哏。

丫　环：看看你那两个胳膊在那里放着，那咋着穿法呢？把这个胳膊抬起来，把这个胳膊也抬起来。嗨！两个胳膊都抬起来。

李　逵：丫环，这是你小姐的什么衣服呀？

丫　环：这是我小姐的八幅苏罗裙。

李　逵：啊！这就叫苏罗裙啊！上身呢？

丫　环：待我給你取来！（取衣）来吧！屁股調我怀里。

李　逵：小丫环，你是跟我說笑話呀，你是个小女孩家，屁股調你怀里你能把我怎么样呀！

丫　环：哎！屁股調我怀里給你穿衣裳。

李　逵：唔穿衣裳呀　丫环这是什么衣裳，

丫　环：这是我姑娘的石榴大紅袄，好不好？花不花呀？

李　逵：好哇！很好。唉！丫环，这头上可怎么办呀？

丫　环：我給你拿去，来，我給你戴上。

李　逵：唉！丫环，这滴溜八挂的是什么？

丫　环：名叫凤冠。滴溜八挂的叫牌子。

李　逵：（摸鬚）唉呀！这怎来吧？是沒有办法了。

丫　环：有办法。我給你拿个蒙头布，下搭的长长的，把你的鬍鬚也就盖住了。

李　逵：赶紧去取。

丫　环：是！我給你蒙上，你看这好也不好？

李　逵：好，好好！我还不会走，丫环給我走个样子上来。

丫　环：是！你看看，我給你走个风摆柳，再走个大甩手，还有个凤凰三点头，你走走叫我看看行不行？

李　逵：站开吧！（走介）唉呀呀！把我当成难为坏了。

赵順功，家院，府門照事。

家　院：是！

〔爬山虎带二轎夫、喽兵打灯籠上。

爬山虎：来到了，叫他傳傳，家院过来，稟給你家員外，就說大王抬亲。

家　院：待我傳稟。稟員外，二贼抬亲来了。

赵順功：大王吩咐。

李　逵：待我打这个鶻鶉造的。

燕　青：慢着，那是什么样子，家院往外去傳。請！

家　院：是。有請！

爬山虎：不敢不請。唉！員外可肯发亲？

赵順功：焉有不发亲之理。請在书館用茶。

爬山虎：討扰（下）

赵順功：家院吩咐，轎往前打。

家　院：轎往前打。

李　逵：（跪拜）我的爹爹呀！（上轎，抬下）

〔爬山虎上，燕青随介。

爬山虎：哎！員外这是什么人？

赵順功：小儿送亲。

爬山虎：啊！小舅子呀！勁头不小，来吧！来吧！（下，燕青跟下）

赵順功：呸，有眼不識荆山玉，大王当成女花童！（下）

第　七　場

〔李虎上。

李　虎：二弟去抬亲，不見轉回山。

爬山虎：花轎到。
李　虎：花轎穿山而过。
爬山虎：花轎穿山而过（轎夫抬李逵过場，燕青上碰李虎）
李　虎：啊！二弟这是什么人？
爬山虎：你說他呀？小舅子送来。
李　虎：好！小舅子到来，二弟，領去廊下款待！
爬山虎：是！小舅子随我来呀！（領燕青下）
李　虎：正是：小姐抬上山，
　　　今夜会新人。（下）

第　八　場

〔絲弦牌，李逵上，看門。
李　逵：哎呀！把我也就拿摄坏了。趁这里无人，待我散淡几步。
李　虎：（內白）会新人。
李　逵：哎呀！我听見有人喧嚷会新人，敢在那一山賊到了嗎？我心自有主意，待我装扮起来。（入帐介）
〔李虎醉上。
李　虎：哎喲，嘔，吐！会新人，会——新人。
李　逵：招錘。
李　虎：怎么？我說会新人，千金小姐怎么招錘呀？千金小姐还学着武咧嗎？怪道呀怪道，都称千斤小姐，这一錘沒有一千，也会有他娘那八百。唉！我再会——新人。
李　逵：你干啥啦？
李　虎：娘子，你在那里呀？
李　逵：大王想会我得挨我三拳呀！
李　虎：这是为何？
李　逵：你要不挨我三拳，咱那后辈儿子五行不全。
李　虎：唉呀！这还是款大事咧！好，为起我那后辈儿子，我就挨

上三拳。
李　逵：大王你在那里呀？
李　虎：我在这里，你打呢！
李　逵：你站稳，（打介）
李　虎：哎呀！娘子这三拳倒也不轻呀。唉！挨过三拳了，待我再会新人。
李　逵：大王要想会我还得挨我三足。
李　虎：娘子又是为何？
李　逵：要是不挨三足，后辈儿子不是个秃子就是个哑叭。
李　虎：这又是一款大事。唉！为起后辈我就挨上三足，娘子就請过来吧！
李　逵：大王你在那里呀？
李　虎：我在这里。
李　逵：你要站稳哪！（踢介）
李　虎：唉喲！这三足更利害呀！拳也挨了，足也受了，唉！会新人。
李　逵：咦！老天爷，你来吧！
李　虎：唉！你为何一脸毛呀？
李　逵：大王，是你不知道呀！我上轎的时节，刮了一陣西北风，把我的青絲摆乱了。
李　虎：唔！让我摸上一摸，娘子你为何这样底沉哪？
李　逵：天色寒冷，上轎来的急速，沒有找着奴的凤头花鞋，穿俺爹的老棉鞋把我捞来了。
李　虎：这……不对头。待我端灯照照。
李　逵：大王，新人房中不点灯。
李　虎：点灯怎样？
李　逵：不死婆婆死公公。
李　虎：你看看这！唉！我点火照上一照。
李　逵：大王，新人房中不点火。

李 虎：要是点火？

李 逵：不是死你就死我。

李 虎：这就无有办法了。不中，不放心；待我点灯照来。

（取灯照介）哎呀！

李 逵：哇呀呀！（打場，李虎跑下，李逵追下）

第 九 場

〔娄兵上与燕青对打。娄兵败下，爬山虎上，燕青打死爬山虎。

〔李虎上与燕青对打，李逵上三人同打，杀死李虎。

燕 青
李 逵：喂呀！哈哈！（同下）

——剧終——

三 上 轎

陈素花　口述

岳朝栋　抄录

开专文化局剧目組　校勘

剧情簡介

崔玉蓮之夫被张秉仁害死，后张又勾通官府，断崔氏与其作妾。崔上轎时疾憤满怀，悲痛欲絕，遂藏鋼刀一把，至张府，花烛夜杀死张秉仁，便也刎頸自尽。

人物

李老汉（老生） 張秉仁（丑）

李夫人（老旦） 張 正（丑）

崔玉蓮（正旦） 把 子

媒 婆（彩旦） 丫 环

第 一 場

〔李老汉、李夫人同上。

李老汉：（对）張秉仁在朝行霸道

李夫人：（对）苦害咱儿命赴陰曹。

老老請坐。（对坐）老老上得堂去与咱那儿子伸冤，不知那州官怎样的判断。

李老汉：唉！是我上得堂去，那些赃官，不容我分說，重打四十大板，将咱儿妻断到張府，把我趕下堂来了！

李夫人：唉！呀…呀…阿……老老，事已至此，你看可該怎么办哪？

李老汉：事到如今，我也是无計奈何，将咱儿妻喚出，再作商量。

李夫人：（向內）儿妻快來。

〔崔玉蓮上。

崔玉蓮：（念）泪如秋夜雨， 点点不断头。

公婆有喚， 上前去見。

見过二老公婆。

李夫人：孝道儿妻坐下。

崔玉蓮：公婆将儿妻喚出有何話講？

李夫人：儿妻那里知道，你那公爹上得堂去，沒有把張秉仁告倒，那知府黃成玉就将我儿妻断到那張府为妻去了。

崔玉蓮：（叫头）講話当真，唉！想叫儿妻上轎，有何难哉，得要他許儿妻大事三件！

李夫人：那三件，我問你第一件？

崔玉蓮：那……第一件，命那知府黃成玉作一压轎之冰人。

李夫人：那第二件？

崔玉蓮：第二件，新人入了洞房免去灯火。

李夫人：第三件？

崔玉蓮：第三件，你那儿子死的苦楚，命張秉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背拉灵車，一步一鞠躬，拉到祖父坟塋，口称三声亲老子

啼哭，儿妻万般无奈，我才上轎！

李老汉：啊！这就是了。待我喚出張正。張正快来，張正快来！

〔张正上。

張　正：李家老汉，快叫你儿妻上轎呀！我們大爷甚么都准备好了。

李老汉：哼！要想叫我儿妻上轎，倒也不难，命你大爷許俺大事三件。

張　正：李家老汉，别說大事三件，就是十件，八件，只要你儿妻上轎，我大爷就一一从下，請說第一件吧！

李老汉：命知府黃成玉作一压轎的冰人！

張　正：那呀！那只用大爷四指长个帖他也不敢不来，我問你第二件？

李老汉：新人入了洞房，免去灯火。

張　正：那又省我大爷四两油。我問你第三件？

李老汉：我那儿子死的苦楚，命你大爷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背拉灵車，拉到祖父坟塋，口称三声亲老子啼哭，我那儿妻便上轎。

張　正：唉！喲！这个第三件大事，我可不敢应允！我要稟給我那大爷（向内叫）大爷！大爷！

〔张秉仁内应：张正說什么呀？

張　正：李家老汉說啦！想叫他儿妻上轎，倒也不难，得許他大事三件。

〔张秉仁内应：哪三件，我問你第一件？

張　正：第一件，命知府黃成玉作一压轎的冰人。

〔张秉仁内問：我問你第二件？

張　正：那第二件新人入了洞房，免去灯火。

〔张秉仁内問：我問你第三件？

張　正：这第三件嗎，可是不好說了。

〔张秉仁内应：张正你只管講吧！

張　正：他說他那儿子死的苦楚，叫你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背拉灵車，拉到他那祖父坟塋，口称三声亲老子啼哭，她便上轎。

〔張秉仁內应：这个第三件大事难从呀！

張　正：这是一輩子的大事，大爷我看还是从下吧！

〔張秉仁內应：那好，只要她上轎，如今我就換孝，亲爹我也哭，亲娘我也叫，唉！呀！我的爹呀！

張　正：唉！呀！好…好…好……，我給李老汉談談去，問問李家老汉。（圓場）李家老汉您这三件大事，我大爷件件依从，快叫你儿妻上轎吧！

李老汉：你先少等一时，我們居家也話別話別。

張　正：好…好…好…你們要快一点。（下場）

李老汉：（向儿妻說話）儿妻三件大事，我們二老明白两件。新人入洞房免去灯火，我們二老还不明白。

崔玉蓮：怎么講新人入洞房免去灯火，你們二老还不明白？

李老汉
李夫人：正是。

崔玉蓮：（唱哭滚白）

叫了声老公爷，　　再叫声婆母娘。
張秉仁害您儿只把世下，要娶儿妻我到他家。
你上轎我帶着鋼刀一把，进賊府我只把小輩杀。
要与您死过的儿子报寃。

李老汉：（唱飞板）

听說一言把头磕，

李夫人：（唱）賢孝的儿妻听我学。

李老汉：（唱）你能替我死后的儿子把仇报，

李夫人：（唱）俺給你立下賢良閣。

崔玉蓮：（唱）二公婆客厅跪着我，　这一跪把我的寿限折磨。
二公婆免啼哭客厅落坐，
听一听不孝的儿妻把話学。
相当年咱两家結来过，　两家爱好結絲罗。

（轉慢板）

結来后整三年我把門过，你的儿讀四书在此南學。
那一日你的儿南学来下，張秉仁請你儿只把酒喝。
你的儿用了他三杯酒， 三杯药酒見閻罗。

（轉二八）

咱举家好比一盆火， 張秉仁端着水盆潑。
水潑火灭，难以着。（压板引弦）

〔媒婆上

媒 婆：李奶奶，快上轎吧！

崔玉蓮：（唱二八）

俺举家講不尽离别話， 媒婆不住来催我。
开言来叫媒婆，李奶奶有話向你学，
你把那翡翠珠冠忙看过，
崔家女哭哭啼啼我把孝衣脫。
无計奈何脫下了孝衣換上紫罗，

〔压板更衣，换衣后接唱。

我丈夫死过了三七未过，崔家女穿大紅与理不合。
用手儿拿过来菱花鏡， 照一照容貌該如何。
怪不得張秉仁来娶我， 崔家女容貌真不錯。
用手儿摔坏了菱花鏡， 轉身来又摔胭脂盒。
菱花鏡，胭脂盒， 奴丈夫一死用不着。
崔家女一陣陣"显灵桌"，抱着灵牌泪簌簌。
那一天夫妻閑玩耍， 你說我把你耽擱。
哭了声我的丈夫等着我，杀賊后縱死我也不活着。
叫媒婆你与我轎打过，（压板）

李老汉
李夫人：儿妻当真将我們二老舍了呀？

崔玉蓮：（唱栽板）

二公婆哭一声我心如刀割，
劝爹娘再不要，再不要珠泪如梭。（栽板）

〔媒婆上。

媒　婆：李家老汉快叫你儿妻上轎吧！我們大爷天地桌都准备好了，香烛都着半截了，快走吧！

李老汉：你先下去少等一时，我們崔家要話別話別。

媒　婆：好……好……好，快点吧（下）

崔玉蓮：（唱慢板）

听一听不孝的儿妻細說根芽。

張秉仁害你儿只把世下，我情愿在家中侍候爹媽。

張秉仁作此事誰人不怕，害人夫夺人妻目无王法。

他的父坐宰相权高势大，上欺天子下把群臣压。

（轉流水）

上轎去我带了鋼刀一把，进贼府我要把小輩刺杀，

替夫报仇不算犯法。　　那小贼若解开我的意，

无奈何使鋼刀我來自杀。我要是死到了賊人家下，

千万間把死尸搬回咱家。

我与你死过的儿子掩埋在一处，

不愧我舍身拼命替丈夫报仇女中豪俠。

（轉二八）

崔家女一陣陣哭泪啼，

哭了声老公爹，再呀再叫声我的老婆婆。

婆呀婆母娘，娘呀娘呀娘！儿妻有話向您学。

有儿妻我如今上轎走，　　您二老何必来留我。

常言講壺內无酒客难坐，沙滩里无有水怎能养鵝。

无有米面怎做飯，　　无有柴草怎燒鍋，

您无有儿子留不住我，　　常言說寡妇門前是非多。

您二老要是想留住我，

来来来手拉手到在新坟內，

咱把您的儿子去哭活。

大哭三声哭活了，　　我的老公公，我的老婆婆，

是那个胆大的小輩敢来娶我。
猛想起昔日唐王行劍閣，楊貴妃一死馬嵬坡。
殷朝里有个妲妃女容貌俊殷紂王为她失朝閣，
倒呀倒惹的，八百諸侯反山河。
有一个昭君娘娘長得好，两国为她来争夺。
她怀抱琵琶，登冷冷…冷冷冷…两国为她不争夺。
宋朝里有个韓素梅，　　魯正愿为她把头割，
把他弟兄情腸一旦不說。
北楼院有个閻婆惜長得好，
宋公明爱見她杀坏人投奔到梁山寨上自掌握娄罗，
把他的夫妻情腸一旦不說。
齐国的有个无盐娘長得丑她与齐王保山河。
自古常言說的好，　　具都是俊俏佳人惹禍多。
俺举家盘不尽离別話。（压板）

〔媒婆上。

媒　婆：李奶奶，快上轎吧！

崔玉蓮：（唱二八）

俺举家盘不尽离別話，　小媒婆不住来催我。
开言来叫媒婆妳奶奶有話妳听着，
妳奶奶有話向你学。
叫媒婆妳与我轎打过，（压板）

〔小儿內哭声。

（唱）小孀儿哭一声我心如刀割。

（栽板轉慢板）

将身儿我只在草堂坐，
我把儿的生身事細細表明。
怀胎儿一个月草上露水，怀胎儿两个月滴水成冰。
怀胎儿三个月血水成一块，
怀胎儿四个月不象人形。

怀胎儿五个月才分五指，怀胎儿六个月长成人形。
怀胎儿七个月才分七窍，怀胎儿八个月八宝长成。
怀胎儿九个月三魂九魄，怀胎儿十个月才把儿生。
未生儿娘先死，　　　我在此望乡台上打楞楞。
生嬌儿好一似墻头跑馬，一步儿走錯了要人的性命。
我在此閻王面前点过卯，渾身发冷把儿生。
我把嬌儿生下来，　　老娘婆递在我的怀。
将一将二将三才，　　为人都是娘怀胎。
胎前胎后娘受苦，　　胎左胎右娘带災。
儿的肉身往上长，　　娘的肉身餐干柴。
为人不把娘恩报，　　莽壮身子何处来。
小小的嬌儿眼張开，　为娘有話听明白。
崔玉蓮本是儿的母，　那李同本是儿的爹。
張秉仁在朝行霸道，　苦害你爹离世界。
我的儿后来成人大，　好与俺二老报寃来。

〔儿作哭声。

（唱）小嬌儿莫要啼哭，去見你爷爷奶奶，
說与公婆听明白。
儿妻如今上轎走，　　只把嬌儿家中撇。
他該打您需要把他罵，他該罵您需要饒过他。
也非是儿妻囑咐您，　可怜他好可怜，
一无有亲娘，二无有亲爹。
您孙孙如有好和歹，　岂不是把咱的李門絕。
您孙孙好比一棵蒿，　您二老担水把他澆。
把你孙孙澆成了，
他只把張秉仁連根带梢一齐刨。
二公婆您送我大門以外去上轎，
又只見男男女女都来到。
年老人見我把泪掉，　年少人他見我哭嚎啕。

这呀这个說，那呀那个表，
張秉仁作事犯律条。　上欺天子，下压群僚。
旁人有心与我把仇报，
怕只怕他父亲一品宰相居官高。
崔家女大門以外把話表，有几句言語不要忘掉。
叫了声我的老爷爷，大呀大叔叔，
大哥哥小弟弟老老少少听分曉。
我劝您娶妻不要好，　娶的好了惹煩恼。
您别管脚大臉丑娶一个，
只要她知道天知道地在此父母上多行孝。
强似您朝鼎拜佛把香燒，崔家女不是容貌好。
奴丈夫怎能二十三岁赴陰曹。
也非是崔家女来劝您，
您看看張秉仁娶我来到了。
劝罢男来再劝女，　老老少少听心里。
叫了声我的老奶奶老大娘、大嬸子、大姑娘、大嫂子我的小妹妹，　您老老少少听心里。
我劝您少搽胭脂粉，　您少穿花紅柳綠艳色衣。
别与您丈夫惹是非。
也非是崔家女来劝您，　您何不将人比自己。
要不是崔家女的容貌好，
奴相公他怎能把命丧，　少年夫妻两分离。
俺崔家好比一盘棋，　五卒二馬两杆車。
張秉仁好比当門炮，　打的俺东的东来西的西。
生死离别两分离，　永不能团聚在一起。
崔家女一陣秉性恶，　一把鋼刀袖筒揣。
叫媒婆与我轎打过，

〔上轎。

入府去与小藉見死活。（　）

李老汉：（唱飞板）

一見儿婁上轎走。

李夫人：（唱飞板）

倒叫咱二老泪交流。（下場）

第 二 場

〔张秉仁、张正同上。

張秉仁：（对）

家有万石粮，　　一仓又一仓。

我差定媒婆前去娶亲，怎么还不見到来呢？

〔媒婆上。

媒　婆：稟于張大爷，花轎到了。

張秉仁：花轎穿堂而进，丫环迎来。

〔四个轎夫过場。

張秉仁：張正，請了礼相贊礼。

張　正：好吧！大爷請回，（张秉仁下）礼相来見！

〔礼相上。

礼　相：礼相、礼相，人家有事我帮忙，見过張大爷。

張　正：罢了，我們大少爷一場大喜，命你們贊礼上来。

礼　相：少爷請回。

（念）一块檀香木，　　雕刻成馬鞍。

新人入洞房，　　步步保平安。

两廊动乐，請男女貴人，

〔张秉仁上、丫环搀崔玉莲上。

礼　相：礼履尊步，足踩花毡，

就位。……（拜堂崔玉莲下）

与少爷道喜。

張秉仁：受礼不謝。（下）

礼　相：白忙一場。（下場）

第　三　場

〔崔玉蓮怒上叫栽板。

崔玉蓮：（唱栽板）

崔氏女入洞房心神不定，

（轉二八）

想起來終身事好不伤情。

張秉仁与奴夫交情甚重，用葯酒害奴夫只把命傾。

恨只恨那狗官不把理論，他斷我进張府另联絲紅。

我有心从狗官任他摆弄，

生世上那有那犯国法王法允情。

我也曾在家中发过誓愿，

似海寃仇如不报，姓名來更。

将身儿在洞房小辈來等，

等小辈他到來送他的命終。（死板）

〔张秉仁上。

張秉仁：（唱流水）

叫小儿你与我把路傾，　洞房以內看分明。

往前來到門儿外，　又听張正稟一声。

張　正：稟，稟少爷來在洞房門外。

張秉仁：那就不用你侍候了，你先下去。

張　正：是。（下）

張秉仁：娘子开門！

崔玉蓮：門外何人扣門，

張秉仁：我是你的丈夫來到了，快开門吧！

崔玉蓮：稍等，开門去了。（开門介）

張秉仁：（进用手摸）娘子，你在哪里？（最后摸着崔玉蓮）娘子！我今天也想你，明天也盼你。今天就是妳我的洞房花燭我与朋友喝酒也沒喝好，若不怎样你我在此洞房交杯換盞，同用喜酒。飲几杯吧？

崔玉蓮：怎么你想与我交杯换盏，同用喜酒嗎？

張秉仁：对……对你可愿意呀？

崔玉蓮：这倒也不难。你往下站！

張秉仁：是。

崔玉蓮：再往后站！

張秉仁：对。

崔玉蓮：再往下退！

張秉仁：娘子別再退啦！再退就沒有路走了。

崔玉蓮：（叫头）張秉仁小子这也是你費尽一片黑心烂肺的心血，百般定計，將我奴丈夫害死。勾通知府黃成玉將我斷到你手，滿足儿的心愿，你稳站洞房听你的奶奶將你做这伤天害理之事表出肺腹还不解我心头之恨。

張秉仁：哎呀，娘子，那也是我一时將事做錯了，再說也是无用，咱們就安息了吧？

崔玉蓮：（叫头）張秉仁狗賊子！当初一日你与我丈夫同学攻书。你既然讀书必明事理。只因那日你与我丈夫郊外踏青，不幸天降大雨，奴夫冒雨还家，冷热交集，臥病在床。那时你念你們同窗之情，过府探病，我那公爹大人，將你让进客厅，殷勤招待。那时我与丈夫前去送药，偏偏就遇見了你这个小輩，当时你淫心发动，几乎涎涎三尺，就知儿等不是君子。可叹！我那丈夫臥病在床，不可出唇，我就忍气吞声。你这賊子回到府去，写下請帖一張，請奴夫过府飲宴。那时我將你探病引戏之話，对我奴夫言講，（叫头）可叹哪，可叹……可叹我那丈夫不听我奴之言，他就过府飲宴。不料，不料，你这輩子，酒內下毒，將奴夫害死，拆散我們恩爱的良緣，斷絕了李門的后代！你竟然是人面兽心，灭公理，丧天良，披人皮在世上。儿等要睜开你的狗眼，观看你李奶奶，乃是有志气有血性的善良女子，宁肯粉身碎骨，杀身成仁，扒儿之皮，抽儿之筋，才能解去我心头之恨，說是小輩看刀（照张心口一刀，张秉仁死）

崔玉莲：我将小辈刺死，这害夫夺妻之恨，也就算报过了。眼看五更天明，待我赶快逃走了吧。

〔内声：走呀！

崔玉莲：贼府人役众多，难逃出去，这便如何是好，我就自尽了吧！（自杀）

——剧终——

老邓添箱

韓昆玉　口述
李修德　抄录
开专文化局剧目組　校勘

剧　情　简　介

邓兰芝因甥女嫁期，带了几件破旧礼物去为甥女添箱，到甥女家以后，邓与其姐姐、姐丈历述几件礼物的来历，因天雨，花轎不能起程，邓就从中撺掇在甥女家中举行了婚礼。

人　物

邓兰芝（丑）	尤方清（三髯）
員　外（老生）	小儿甲（童生）
員外妻（老旦）	小儿乙（童生）
姑　娘（小旦）	众　人
小　生（小生）	

〔員外与員外妻同上。

員　外：（唱流水）一寸光阴一寸金，

員外妻：（唱流水）寸金难买寸光阴。

員　外：（唱流水）失去寸金还能买，

員外妻：（唱流水）光阴一去无处寻。

〔邓兰芝上。帽后面有一条小辫，身穿毛兰布衫外托閫，竪領，拿一把芭蕉扇，提着一个竹籃，內放一面鏡子，一朵花，一只緞子鞋。

邓兰芝：（唱慢板）

路上走来路上行，　　前朝的古人明一明。

前朝有一个花花太祖，　他本是九朝八帝龙。（忽然想起）哎！（放下籃子和扇子，卷袖，撩衣服，打擺脚，前出三拳，拉架。）

（唱）只打的花花世界（忽然想起是去給外甥女添箱）哎！（提起籃子，拿起扇子，圓場）

（唱）往前走来到門庭。

这一回跑得我腿肚子觔痛。

（小儿甲上。

小儿甲：接見老舅爷！

邓兰芝：起来！起来！起来！你不是把門的小儿嗎？（看一看小儿）你穿的衣裳还很干淨呢！

小儿甲：老舅爷！我还沒你穿的好呢！

邓兰芝：我还穿啥好衣裳啦。

小儿甲：老舅爷！你看看，你穿的毛兰布衫外托閫，挂个竪領。

邓兰芝：这孩子的眼真尖呀！我穿个毛兰布衫外托閫挂个竪領，你也看見啦！小儿你不知道，老舅爷来添箱哩！来的太慌了，把衣裳穿錯啦！小儿！你家員外爷呢？

小儿甲：我員外爷在大瓦屋里呢！

邓兰芝：稟于你員外爷，就說老舅爷我来了。

小儿甲：好；我給你稟稟去，稟員外爷！老舅爷来啦！

員　外：他来了，还不进来；那个还迎接他不成。

〔小儿出。

小儿甲：过来吧！老舅爷！

邓兰芝：您員外爷咋說的？

小儿甲：俺員外爷說了，他来了！还不进来！那个还迎接他不成。

邓兰芝：（想介）这都是你員外爷說的嗎？

小儿甲：嗯。

邓兰芝：小儿，今天不是你姑娘出閣的嗎？老舅爷我是来添箱的有礼之客，不同往常，往常我来了也不傳，也不稟，別管牛屋里，灶火角里，該吃我就吃，該喝我就喝，吃飽了，喝足了，想走我自己就走了。今天我是有礼之客，叫他走出門来，迎接我两步，还能跑大了他的脚！

小儿甲：好！我給你再稟稟去（进門）稟員外爷！老舅爷說啦，今天他是有礼之客，叫你出門迎接。

員外妻：員外，今天我那兄弟是有礼之客，出去迎接他两步吧！

員　外：（不滿意的）好！就說員外爷出府去啦。

小儿甲：員外爷出府了！

〔邓兰芝不理睬。

員　外：老邓来了嗎？（邓兰芝不理睬）老邓嫌我出来迎接你晚了嗎？来咱老弟兄俩見个礼吧。

邓兰芝：（将扇一摆）你算了吧！（看了看天）哼！占八成老天爷下透了，要不下透，你这老东西从那里拱出来了。

員　外：老邓，我出来迎接你晚了，請見个礼吧！

邓兰芝：你算了吧！你懂礼不懂礼，咱老弟兄俩要在这見礼，离的近了，別人說咱擱这見礼的；离的远了，光看見你一弯腰我一弯腰，瞧不清楚，人家說两个老犍在这抵头的。

員　外：老邓，你說咱擱哪見礼吧？

邓兰芝：到你大瓦屋里再見礼吧！

員　外：好！随我来吧！（二人同时进門）老邓来吧！来吧！見个礼吧！

邓兰芝：你是慌啥哩！等我給俺老姐見罢礼，少不了你这个老东西。

員　外：好！好！你去給你老姐見礼吧！

邓兰芝：（将布衫整一整，摇着扇子，蹲下往前走，到姐跟前）姐！姐！姐！我給你見个礼吧！

員外妻：不見礼吧！

邓兰芝：哼！哼（象小孩一样）啥是个大小（磕头、起来，走到員外跟前）姐夫！姐夫！看着你啦！还見礼不見呀？

員　外：不見礼吧！

邓兰芝：我正不想奪腰哩。

〔三人同坐，老邓坐在中間。

員　外：（看天）老邓，你来的有些尙早！

邓兰芝：（想了想，看了看天）姐！姐！俺姐夫說我来的有些尙早，我来的是早是晚呀？

員外妻：你来的晚啦！那个老东西說諷刺話叫你听呢！

邓兰芝：啊！（想了想）哼！（指着員外）我不說你这个肉头吼，你还說我呢！

員　外：老邓，你同着你姐說我是肉头吼，我是个肉头吼不是？

邓兰芝：咳！我說我是肉头吼哩！誰說你是肉头吼了？

員　外：老邓，你咋是肉头吼？

邓兰芝：我这个肉头吼还是您門的小孩給我起的名。我不是賣豆腐嗎？来到您庄一吆喝換豆腐哩！您庄小孩一看，喲！又是老邓这个肉头吼来啦！就这样我在您門落个肉头吼。

員　外：老邓，你是个肉头吼吧？

邓兰芝：哼！

員　外：你眞肉头嗎？

邓兰芝：哼！

員　外：你这个肉头吼連点杂碎也沒有吧？

邓兰芝：我是个肉头吼不算了嗎？还真肉头連点杂碎也沒有！我这个肉头吼还能刻个板写上字挂在您門上叫几輩子肉头不成！

員　外：咗！又吃你的亏啦！

邓兰芝：誰上誰的当，我不說你，你还說我哩！

員　外：你說我啥？

邓兰芝：你早些給我送个信，說外甥女出閣哩！我还能在乎外甥女出閣花上几个錢嗎？昨天你才把帖給我送去，我也不在家，把帖交給你妗子啦！（急改口）俺外甥女他妗子。清早起来，我去卖豆腐啦！豆腐卖完回家了，你妗子（急改口）不是，俺外甥女他妗子說話了：你这个老东西只顧得做生意咧！咱姐夫送来个帖，也不知啥事，你还不赶快找个人看看去！我一听說就慌了我了，忙了我啦！我就問她帖在那里呀？她說：在抽屜里，你拿去吧！到屋里我把帖拿出来。王先生在俺庄教学，拿着帖，我去找王先生。我一进門王先生就看見我了。喲！老邓你咋这么閑呀？我說：王先生，我請請你。王先生說：啥事呀！老邓你說吧。我說：我姐夫給我送个帖，請你給我看看念念，看看啥事。王先生接过帖一看，喲！老邓你还得花几个哩！我說：啥事呀？王先生說：你外甥女出閣哩，你是老舅哩，这你不得花几个嗎？我說：那是当然啦！看看是啥时候的日子吧？王先生說：上面写的明午，我拿住帖就回来了。到家又一問你妗子（急改口）俺外甥女他妗子。这个帖咱姐夫是啥时候送来的呀？她妗子說：昨天，我一想帖上写的明午，昨天你給我送去的帖，不是今天的事嗎？天到大半晌了，买东西也买不及了，别管好賴我收拾了几样；有这一道算了。（从桌子上拿下籃子叫姐夫看）这就是我給外甥女添的箱。

員　外：（接过籃子）小儿，快到后头交給你家姑娘。

邓兰芝：（拉住小儿）你拿过来吧！（二人轉身回来）一条繩上縛两个

犋克鄉，当二黑犸我。我不挺！（注：不挺即不愿意）

員　外：老邓　我咋又当二黑犸你啦？

邓兰芝：你咋当二黑犸我？把籃子接过去瞧也沒瞧，看也沒看，叫小儿到后头交給他姑娘。您的嫁妆又多，衣裳又多，交給外甥女往柜里一鎖，十年八年也翻不出来，那是我給外甥女添的箱，买个牛拴静地里，吃一肚子不見清白，有鋼你不叫我使在刀刃上，使到刀背上，砍鸡鱼孙嘍！

員　外：依你說咋好呢？

邓兰芝：依我說还是把外甥女請出来，同着外甥女我囑咐囑咐她，把我添的箱来自交給外甥女，到她婆家拿这样东西，知道是她老舅我买的，拿起那样东西知道是她老舅我花的錢，要弄个屁股上貼楊叶，一清二白。

員　外：小儿，請你姑娘来！

小儿甲：請姑娘下楼！

〔姑娘上，不言不語，給舅磕一个头，还沒起来，邓兰芝走向前想去拉她。

員外妻：看你这个样子是干啥的？

邓兰芝：这是誰呀？

員外妻：这是你外甥女，都不認識了嗎？

邓兰芝：起来吧！起来吧！（姑娘起来坐下）喲！几年不見外甥女长这么高大了。喲！外甥女可是能使喚了。

員外妻：看看你說的啥話！

邓兰芝：姐！你别往二上品，我說的是孩子大了，侍候她公公，婆婆能使喚了，你当是啥能使喚了。

員外妻：看！你把話說开呀！

邓兰芝：哎！我可沒有你知道啥！（从籃子中拿出一朵花）

員外妻：你拿啥东西？

邓兰芝：姐！姐！你看这朵花好不好？

員外妻：好！

邓兰芝：好是好，可是我沒花一个。

員外妻：这么好个花，你沒花一个，咋来的？

邓兰芝：我咋沒花一个？因为这朵花我整整跑了五里地。

員　外：老邓，你怎么跑了五里地呢？

邓兰芝：我咋跑了五里地？那一天我清早起瞅黑……

員　外：老邓，你偷人家了？

邓兰芝：你看我这个劲，会偷人家不会？

員　外：你不偷人家，瞅黑是干啥的？

邓兰芝：我說你不是我的儿，（員外哼了声）你不要哼！我說你不是庄稼人，你就不是。瞅黑就是拾大粪。清早起我去拾大粪，从南向北来了个小黑驴，頂上騎个小佳人，鬓角里插着这朵花，滴溜滴溜摇掉，她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跑到庄后那个二里半桥上，这朵花才掉，我拾起来就拿回家了，这个桥离俺庄二里半来回不整五里嗎？回家交給你妗子，哎！（急改口）俺外甥女他妗子，她妗子一看，喲！你在哪弄这么好一朵花呀？放起来吧！等到过年时，我也梳梳头，戴上这花楞一楞。我說了：酱色狗剁了尾巴，看看你那猴样，那配戴花。放那吧！等到外甥女出閣时我給她添箱哩！說着說着外甥女就遭这个事。

員外妻：看你咋說的！

邓兰芝：咳！你别光掰字眼呀，我說外甥女喜事来到了，你当啥呢！（把花給員外妻看）

員外妻：兄弟！这花好是好！就是缺个枝呀！

邓兰芝：哎！这都是娘們的事，誰懂这，先叫外甥女拿住吧，到她婆家，叫她女婿給她插上。

員外妻：插上啥呀？

邓兰芝：哼！你光往二上品，花上配个枝，插头上。

員外妻：看！你說开呀！

邓兰芝：哼！（从篮子里取出一面古銅鏡子）姐、姐夫，您看我这面鏡子好不好？

員　外：老邓，你在哪弄那么好个鏡子啊。
邓兰芝：你看好不好？
員　外：好！
邓兰芝：好是好，我又沒花一个。
員　外：哎！这么好个鏡子，你沒花一个，从哪弄来的？
邓兰芝：咋沒花一个，那一年我沒做生意，給王大富扛年工，你不知道他那个掌柜的多会使喚人，天阴有天阴的活，天晴有天晴的活，那一天，老天爷下了，掌柜的說話了，老邓，天下啦！拿点麻紡点經子吧！經子紡完，掌柜的又說話了！老邓，天也不下啦！吃飯还得一会，把門外的粪倒倒吧！拿了抓鉤，才扒到粪堆跟，这抓鉤只一搂，只听見当啷！我一看，就是这面鏡子，我捨起来，擱脚上搓一搓，放在怀里。晚上回家叫外甥女她妗子一看，他問我：在那弄这么好个鏡子呀！放那吧，等着我上那去着了，搽个粉，点个胭脂，可有个鏡子啦！我又說啦：王八媳妇打倒脚——看看你那龟势，配搽粉不配，放那吧！等外甥女出嫁时，給外甥女添箱吧。說着說着外甥女就遇这个事。
員外妻：你咋說的。
邓兰芝：不还是喜事呀！就因为这，好是好我沒花一个
（把鏡子交給他姐。）
員外妻：兄弟！这鏡子好是好，就是有点昏。
邓兰芝：哎！再磨也来不及了，先叫外甥女拿着吧，到她婆家，跟她女婿她俩情磨啦！
員外妻：看看你說的啥話？
邓兰芝：你当是咋着磨呀！外甥女她女婿沒事了拿个石头和这面鏡子，擱石头上情磨啦！他磨一会，她磨一会，这不是她俩磨嗎？
員外妻：你說开呀！
邓兰芝：哼！（从籃中取出一只鞋）姐！姐夫！您看这一只緞子鞋，好不好？

員外妻：兄弟！你在哪弄怎么好的緞子，做这么好个鞋呀？

邓兰芝：好是好，我又沒花一个。

員　外：哎！老邓，你咋又沒花一个呀？

邓兰芝：我咋沒花一个？去年我給人家承重。

員　外：老邓，啥是承重呀？

邓兰芝：我說你不是我的儿吧，你就不是我的儿！（員外哼了声）承重你就不懂，給人家埋人你懂不懂？

員　外：你說个抬重埋人不算了嗎！

邓兰芝：哼！俺那庄王大富不是死了嗎？穷人死了是埋人，富家是埋銀子，埋錢哩！安經披孝，柏子木头，舍活都是扎的綢子的，緞子的，抬到坟里，把这些舍活一点点着，我一看那罩子还沒着。我越看这朱紅緞子越好，我跑到跟，吡拉撕掉一块，拿着就跑。誰知，小把結这么多，他們在后面就攆，我一股勁跑到家，把門上住。他們一看我上住了門，都走了，我一見俺外甥女她妗子，我說：你看看我弄这块緞子好不好？她妗子說：喲！你在那弄这么好一块緞子呀！等着我閑了，我做个緞子鞋。我又說話了：扁嘴子上架，你长出那两只巧爪沒有？会做不会做？擱那吧，等着我給外甥女添箱哩！我只顧做生意哩，那一天我出去卖豆腐，卖完回来一看，她什么时候，把緞子鞋做好啦！她妗子說話了：你說別人扁嘴子上架沒长出两只巧爪你看看这鞋我做成了嗎？她遞給我咀！她一擱鞋掉在浆水盆里了，我伸手撈出来，她說：你看看弄湿了咋办？我說：快点，快点点着火，支上鏊子，擱上面焙焙。她妗子說：鞋能擱鏊子上焙？我一会就做豆腐哩！擱鍋底下烤烤好了，吃罢飯就燒豆腐，豆腐燒成啦，这只湿鞋擱鍋底下烤着，俺俩口正在那压哩！

員外妻：哼！

邓兰芝：俺姐尽往那別处品，压豆腐，你当是压啥哩！我忽然間想起了这只鞋，我說：看看这只鞋烤干嗎？別着了，她妗子就慌着到鍋底去看。这只鞋着了，好是好，就剩这一只了。

員外妻：这一只咋叫孩子穿呢？

邓兰芝：現在也来不及了，先叫外甥女拿着吧，过了門見了她女婿再配对吧！

員外妻：你看看！你說話一点也不招呼。

邓兰芝：你当是咋着配呢！一只鞋再配一只不就成对了嗎？外甥女先拿着吧，老舅我添这些箱，合适不合适？趁心不趁心？别怨您老舅我，都怨您爹那个老杂种，他要是早些給我送个信，老舅我还能在乎花这几个錢，我說这对不对？外甥女，外甥女先回去吧！

〔姑娘下。

邓兰芝：姐！姐！咱这里閨女出嫁不都兴扦喜面条，我一想外甥女好吃餃子，給外甥女包几个餃子，包餃子沒菜，她妗子在俺那院里掐点灰灰菜，扫帚苗，我去收拾东西回来一看，她把餃子包好了，菜洗沒洗，我也不知道，她包好我拿着就来了。

員　外：小儿拿后头，下下，叫你老舅爷吃。

〔小儿接住籃子欲跑下，邓兰芝拉住小儿。

邓兰芝：小儿，别听你老爷的話，今天我是有礼之客，我得吃肉皮肉蛋。（小儿下，邓兰芝回来，嗩吶响介）姐夫，姐夫，哪儿埋人哩？

員　外：俺庄就沒死人，咋能埋人。

邓兰芝：怎么有喇叭响呢？

員　外：只怕是那边客来了吧！

邓兰芝：姐，你先請回去吧！（員外妻下）你个老东西，办过事沒有，那边的客都来了，連个招待客人的人都沒有，这能象办事的嗎？

員　外：老邓，你来了不啥就成了嗎？你不就招待客人了嗎？

邓兰芝：你說我呀？我就不能見那穿鞋的戴帽的，我一見，我屬鸡蛋的，两头就沒咀了。

員　外：你中！你中！（拉着邓兰芝往外走，邓兰芝不去。娶亲的吹鼓手小儿

乙、尤方清、小生上；正好与員外、邓兰芝走个迎头）

邓兰芝：你这是王八孙規矩！还有个規矩沒有？誰家沒有个婚丧嫁娶的，碰头碰脑的，还有个規矩沒有？

員　外：你过来吧，那边的客都来了！

邓兰芝：啊！那边的客来了，我当是您們的亲家的哩！

員　外：你，請客呀！

邓兰芝：让客也是我的呀！不中！不中！

員　外：你中！（拉住邓兰芝，邓兰芝往外一跑，到小儿乙跟前）

邓兰芝：来了嗎？亲家？

員　外：你咋叫他亲家呀？

邓兰芝：我叫他啥呀？

員　外：那不是来的小儿嗎？与咱的小儿一样呀！

邓兰芝：我知道了啊！你是那边的小儿呀，我当是俺的小亲家呢！

小儿乙：啥，我是那边的小儿。

邓兰芝：喲！你那大嬸子怪会扎把你呀！穿那袍子、褂子、靴子、帽子，穿的怪好啊！

小儿乙：我穿的好？我还沒你穿的好呢！你看你穿那毛兰布衫外托肩，外挂个豎領。

邓兰芝：这王八羔子眼真尖呀！我穿个毛兰布衫外托肩，外挂个豎領他也看見了，小儿！把他拉后面，給他坐上。

小儿甲：坐上啥？老舅爷！

邓兰芝：把煤火扎开，茶壶、酒壶都坐上，你說坐啥？

〔小儿甲、乙見礼同下。

員　外：你让客呀！还有客呢！

邓兰芝：咳！真麻煩！（走到尤方清跟前）来了嗎？老亲家？

員　外：你咋叫他老亲家呀？

邓兰芝：你看胡子这么长，不是咱老亲家嗎？

員　外：那是媒人，哪是咱的老亲家。

邓兰芝：我知道了，啊！你是那头的媒人呀！請吧！

〔尤方清引小生下，剩老邓一人，老邓看一看自己穿的衣服，把布衫往下捞捞，蹲下往前走（圆場）。員外，媒人、小生、小儿甲、乙同上。

尤方清：公子拜祖先哩！（小生拜祖先，与員外見礼，磕头起来）与老安人見礼！

邓兰芝：老安人！老安人！老安人是誰呀？咋不来呀？

員　外：你当老安人是誰呢？

邓兰芝：看！看！看！他叫老安人，我知道老安人是誰。

員　外：老安人，就是您姐！

邓兰芝：你去大龟孙吧！俺姐不是叫小黑妮嗎？

員　外：你咋着啦！那边的客把她称做老安人了。

邓兰芝：啊！就这呀！我去叫她去。（跑到門前两手叉腰，連喊）俺姐！俺姐！

〔員外妻上。

員外妻：（揚手想打邓兰芝的样子）你光說傻話，叫我干啥？

邓兰芝：不是那头的客給你見礼的嗎？

員外妻：不見礼吧！

邓兰芝：哼！啥事你都忘了，添外甥女的时候，把你那臉別的象繁蛋老母鸡样，你都忘了嗎？（員外妻打，邓兰芝拉过来員外妻）来吧！来吧！（拉着小生）过来吧！过来吧！我就是你老舅，这就是你老岳母，見礼，見礼！見礼！見礼！（小生磕头）

尤方清：与外（讀魏）家見礼！

邓兰芝：外家、外家、外家！

員　外：你叫誰哩？

邓兰芝：我叫外家的，叫誰哩！

員　外：你当誰是外家？

邓兰芝：（指員外）你是外家。

員　外：我才不是外家呢。

邓兰芝：誰是外家呀？

員　外：你是外家。

邓兰芝：你去大龟孙吧！我不是姓邓叫邓兰芝嗎？你咋叫我姓魏呀？

員　外：你是不懂的，有她老爷有她老娘，就是外公外婆，沒有她老爷，沒有她老娘就数着你了，你就是外家的正主人。

邓兰芝：啊……你說叫外家就是叫我的？

員　外：嗯！

邓兰芝：姐夫！姐夫！你給那边說吧，外家不懂得礼，不見吧！

員　外：看！看！看！看！人家給你見礼的，能省了不能呀！

（拉邓兰芝到正場）来吧！来吧！来吧！（小生随乐器声磕头、邓兰芝发楞）

尤方清：請外家还礼！

邓兰芝：姐夫，姐夫，向那边說吧！外家光管見礼，不管还礼！

員　外：看！看！人家給你見罢礼了，那能不給人家还礼。去吧！去吧！

邓兰芝：还你个礼吧！（給小生磕个头）还你个礼吧！（对尤方清和小儿）

員　外：小儿，客厅摆酒。

小儿甲：是！

〔摆好酒席倒上酒、老邓最后上、坐在上首。

邓兰芝：小！小！快端！快端！吃！吃！吃罢老舅爷还去賣豆腐哩！

員　外：（拉邓兰芝）出来！出来！出来！

邓兰芝：我就煩你这拉拉搭搭的，我这就走！

員　外：你别走！你别走！你还得让客哩！

邓兰芝：让客也是我的呀？

員　外：看！看！把你請来就是招待客哩！

邓兰芝：唉！真麻煩！咋让呀？

員　外：咋让？請来入坐！

邓兰芝：我知道了，小儿上坐吧！（小儿背脸不言不語）哎！哎！你

来上坐吧、尤方清背脸不言不語）哎！哎！你来上坐吧！（小生入坐）端！端！端！

員　外：看！看！你慌啥哩！客还沒让完呢，

邓兰芝：啊！他还得让让。好！（到尤方清跟前）你請来下坐吧！

尤方清：哎！我的陪客，

員　外：老邓，把我扶置那里呀？

邓兰芝：牛屋哩！

員　外：你还不吃亏哩！

邓兰芝：誰上誰的当（用脚往桌角处一丢）就在这吧！

員　外：这是你給我点的穴呀？

邓兰芝：嘿！你死了就該埋我脚头。

員　外：哼！小儿請酒！請酒！（嗩吶皮）

小儿乙：禀：下了！下了！下大了！

尤方清：花轎起身！

邓兰芝：（起席看看天）姐夫！姐夫！这天下这么大，两头孩們又攔隔河渡井哩！咋叫孩們走呀？

員　外：依你說咋办呢？

邓兰芝：依我說在这結亲，收拾个天地桌拜堂过了三天，再走。

員　外：行是行，恐怕人家那边不愿意吧！

邓兰芝：咳！我去給他商量，（到尤方清跟前）你是那边的媒人嗎？

尤方清：哎！哎！我就是那边的媒人。

邓兰芝：不用說了，这个媒是你說的，好尋呀！天上沒云不下雨，地下沒人事不成！人饞了說媒，狗饞了舔灯，驴饞了还要啃树哩！

尤方清：哼！

邓兰芝：你不是那个老尤哥嗎？

尤方清：哎！你認識我嗎？

邓兰芝：哎！过去的事恐怕你都忘了，你在湖里做生意卖油，我在那里卖豆腐，不断的見面說話嗎！我姓邓叫邓兰芝，你的大名

叫尤方清，小名叫个尤（油）瓶对不对？

尤方清：哼！

邓兰芝：咱老弟兄們！事好办了，老尤哥！哎！有个事得給你商量！商量。

尤方清：啥事呀！你尽管說吧！

邓兰芝：嗯！这个好！也不知道誰看的，正赶在这个雨肚里！雨下这么大稀哩糊涂哩。况且又隔河渡井，这怎么叫您走呢？

尤方清：那怎么办呢？

邓兰芝：怎么办？在这結亲算了。

尤方清：咋着个結亲呀？

邓兰芝：在这里設个天地桌，拜拜堂过了三天再叫您走，就这样結亲。

尤方清：不行，花轎現在就得起身。

邓兰芝：哎！行！行！在这拜堂算了。

尤方清：不行！

邓兰芝：行！

尤方清：不行，不行　就是不行嘛！

邓兰芝：不行！不行去龟孙！俺不嫁了。嫁不嫁也不在乎这三两天！

員　外：过来吧！过来吧！看你那个样子。

邓兰芝：咋着哩！我一說攔这結亲，与他說了半天，舌头壝到苦瓤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不行！不行去龟孙，咱不嫁了。嫁不嫁也不在乎这三两天！

員　外：老邓！你得想个办法呀！

邓兰芝：想办法？好啦！我有办法。

員　外：你啥办法呀？

邓兰芝：（喊）丫环！丫环！搀出姑娘拜堂。（奏乐大喊）拜堂哩！

〔丫环搀姑娘、小生上。

拜天地哩！拜高堂哩！夫妻对拜！轉入洞房！孝子謝客哩！（急改口）礼毕！礼毕！礼毕！（小生、小旦、丫环同下，尤方清在一

旁生气，邓兰芝到尤方清跟前）老尤哥：这事办的好不好？干不干净？利亮不利亮？

尤方清：好！谁办的能不好呀！

邓兰芝：好也是好！不好也是好！反正事已办妥啦！老尤哥：别气啦！气吹奶了，孩子沒奶吃，走吧！走吧！到后边咱俩弄二两喝喝，（尤方清气不清的样子，不去）你不去！歪脖子骑驴，我是有偏你啦！

尤方清：唉……（二人同下）

——剧　終——

把鹌鹑

周海水　口述

崔　耕　抄录

开专文化局剧目組　校勘

剧　情　简　介

吴氏夫浪荡，爱把鹌鹑，家事不管，吴氏曾劝他料理正业，浪荡却花言巧语，历述把鹌鹑的好处，仍不听劝，妻亦无奈。

这个小戏流行在河南，周海水口述本流行于豫西地区，另有韩崑玉口述抄本，流行于豫东地区。因不尽相同，所以同时保留，以供参考。

人　物

吴氏　（旦）

浪荡　（丑）

〔吳氏上場。

吳　氏：（唱流水）

可恨强盗玩毛虫，　　不管家里大事情。

我这里劝他他不听，　　夫妻二人翻臉紅。

悶懨懨小房且坐定，　　单等丈夫回家中。

〔浪蕩手把鵪鶉上。

浪　蕩：（唱流水）

适方才路过蕭步地，　　逮了个鵪鶉是公哩。

放心不下用目覷，　　我这个鵪鶉鶉姐已。

低头进了我家里，　　再叫吳氏我的妻。

撕綾罗合布匹，　　縫个布袋装玩艺。

吳　氏：（唱流水）

咱家无有柴和米，　　准备把你的鵪鶉吃。

浪　蕩：（唱流水）

一陣陣来心火起，　　大罵賤人了不得。

該死你个賤人，不能活你个賤人，你記得当初一日，一日当初，当初那一日——

吳　氏：那不还是一句嗎？

浪　蕩：一句話作三句說了，輕快些。你往那北京城里看，皇上老子閑暇无事，他也是把个鵪鶉，滿朝文武也是把个鵪鶉，黎民百姓也是把个鵪鶉，推車哩，担担哩，鋸漏鍋哩賣蒜哩，他們也是把个鵪鶉，咱爷在世也是爱把鵪鶉，咱爹在世也是爱把鵪鶉。他們把鵪鶉不叫把鵪鶉，叫他娘那死攤，他們玩鵪鶉得掏那三百三、五百五，为丈夫玩鵪鶉，路过那蕭步地里，好朋友贈送我个鵪鶉，給給給，你看看我这鵪鶉有名堂。

吳　氏：有啥名堂？

浪　蕩：头尖、尾尖、爪尖，不啊八百啊一千。鷹咀鷂子头，不咬也风流。头大耳眉稀，专与那鶴鶉治气。吃罢飯沒有事啦，到至三阳县吳阳庄，茶館內边，搬过来八仙桌子一張，桌子上

边，鋪下紅毡，紅毡上边，擱下罗圈，把我的鵪鶉擱到內边，三六咬一千八百嘴，財主爷們見爱啦，想玩我哩鵪鶉，我这里打手一拦，我可是不卖呀。財主爷們万般无奈，一把手將我捞到他那客厅以內，喝雨前，兌貢尖，喝竹兰，兌香片。咕嚕咕嚕喝几碗，还是想要我哩鵪鶉。我这里又是一拦，还是不卖。財主爷万般无奈了，叫小郎拿钥匙，开箱子、开开箱子，取銀子，一举举，一举举……

吳　氏：举了几举呀？

浪　蕩：举了六举。

吳　氏：不是他娘那七举？

浪　蕩：七举比六举还多。說来說去还是想玩我哩鵪鶉，我又是用手一拦，不卖。財主爷可万般无奈，打开皮箱柜，給我穿戴的。你猜，我穿的啥？戴的啥？

吳　氏：你穿的啥，戴的啥？

浪　蕩：头上戴的扁扁沿，身上穿的是綢緞，腰里賽过杂貨店，足下又蹬二指半，头上擰的紐絲轉，我不象知府象知县。

吳　氏：你象判官。

浪　蕩：我象判官？有我穿的，有我戴的，能沒你穿的，沒你戴的嗎？我与你打那金簪子，銀簪子，紅綢褲子紗衫子，高底鞋，撇尖子，套三环，九連环，竹兰鐲子上法藍。老婆不要把我怨，蹲鍋快做晌午飯，烙油餅，炒鸡蛋，燉羊肉，蒸干飯，吃罢沒事干，三阳县五阳庄叨鵪鶉一回。（叫板）

（唱流水）

老婆不要把我怨，　　玩鵪鶉又該我占先。

辞別了老婆子出門走，　　叨两身大皮袄，咱倆穿。

（下）

吳　氏：（唱）我这里再三来解劝，　　强盗不听是枉然。（下）

——剧　終——

把 鵪 鶉

韓昆玉　　口述

李修德　　抄录

人物

梁氏（丑）　　梁夫（旦）

〔梁氏上。

梁　氏：（唱慢板）

梁氏女配夫不趁意，　嫁一个女婿玩虫羽。
家园之事他不管，　光去大街踏虫羽。
縱有田地不耕种，　不耕种不能打粮食。
家里地里留給我，　里外全指我自己。
自清早出門未回轉，　想必是大街斗虫羽。
将身儿坐到小房里——

〔梁夫手把鵪鶉上。

梁　夫：（唱二八）

俺家一陣心欢喜，　捉个鵪鶉是公的。
牛角嘴长就的蒜瓣子头，　两道白眉頂綫稀。
鵪鶉长就的大子海，　緊衬着花蕊的白胡子。
长着两个滴溜腿，　膀子上长着白毛羽。
我光說好来还不算，
别人都說甚罕希，（忽想起飢了）
沒吃飯来我肚里飢。
迈开大步回家去，（下場，又上）
回到家里吃飯去。
正行走用目觀，　家院不远面前立。
低头我把門儿进，　快！快端飯，我充飢。

梁　氏：請坐，他爹，你回来了，

梁　夫：我回来了。

梁　氏：你在哪弄这么好个鵪鶉呀？

梁　夫：你問这鵪鶉嗎？

梁　氏：是呀！

梁　夫：你听呀！

（唱流水）

提起鵪鶉我多趁意，　听我对你把話提。

适方才路过蓊萝地，　　見个朋友打鵪鶉在那里。

他把我捞到蓊萝地，　　給我个鵪鶉是公的。

梁　氏：你的啥朋友把你捞到蓊萝地給你个鵪鶉？

梁　夫：叨！叨！叨！叨你的。

梁　氏：你这鵪鶉有奇处嗎？

梁　夫：哎！奇处才多哩呀！

（唱二八）

牛角嘴长就的蒜瓣子头，两道白眉頂稜稀。

鵪鶉长就的大子海，　　紧衬着花慈的白胡子。

长着两个滴溜腿，　　膀子上又长白毛羽。

我光說好来还不算，　　別人都說甚罕希。

光說鵪鶉长得好，　　咕噜一声肚里飢，

賢妻快点盛飯我充飢。

梁　氏：你要吃飯，今天有点对不起，还沒做呢。

梁　夫：哈！哈！都說你是賢良女，天到啥时候了你还沒做飯哪！

（恼）

梁　氏：你呀！（唱流水）

高叫奴夫莫生气，　　沒做飯的詳細我对你提。

非是为妻不做飯，　　咱家中沒面又沒米。

清早起来你不打水，　　光去大街罶虫羽。

我有心与你去做飯，　　沒米沒面咋做去？

梁　夫：咳！咳！我沒見过这样的，沒米沒面就不能做飯了，你不会东邻四舍里去借借呀！

梁　氏：你听呀！（唱流水）

奴的夫你莫提借面米，　　我只把借米之事向你提。

那一天为妻去做飯，　　米面都是淨淨的。

邻居家中去告借，

人家說我不是吃来是喂虫羽，

人家那里不借給。

他不借給我就走，　　回家还是沒吃的。
无奈何二大爷家中把米借，
还不錯，借給咱一升面来一升米。
几个月来未还上，　　如今那有臉再借去。

梁　夫：你說这！我玩虫羽还不好哩！

梁　氏：你說說，你玩虫羽的好处在那里？

梁　夫：你听！（唱流水）

叫賢妻你莫提玩虫羽，　　玩虫羽的好处我对你提。
若是哪天愁悶了，　　我的画眉叫喚我心欢喜。
你說把鵪鶉耽誤活，　　斗鵪鶉还能叨东西。
鵪鶉能咬来大皮袄，　　还能咬来銅錢和銀子。
鵪鶉好了还能交朋友，　　还能交乡亲和邻居。
誇鵪鶉来我想起肚里痛，
沒吃飯来我肚里飢。（压板）

好啦！不能提把鵪鶉的好处，把鵪鶉的好处多着呢！我还沒吃飯呢！你赶快做飯去，等我吃飽了好好給你說說。

梁　氏：你可識劝呀？

梁　夫：哎！人那有不識劝的。

梁　氏：你既然識劝听我劝来！（唱二八）

奴的夫稳坐小房里，　　听为妻对你把話提。
叫你說虫羽叫是多动听，
叫我說虫羽叫来是罵你。（压板）

梁　夫：哎！虫羽叫多好听，怎么是罵呀？

梁　氏：你听呀！

（唱）你整天每日捉虫羽，　　踏坏了庄田人家不罵你。
虫羽籠不如个粪籮头，　　籠杆子不如个粪杈子。
粪叙子籮头能拾粪，　　拾的粪来能上地。
只要把地耕种好，　　耕种好了打粮食。
秋分多种几亩麦，　　春天里种秫秫。

五谷杂粮咱都种　　何愁家里沒啥吃。
想穿布来种棉花，　　种了芝麻換油吃。
我給你做个大棉袄小棉袄，
再套上一个厚被子。
鍋前鍋后有啥做，　　天寒天冷有棉衣。
奴夫听了我的話，　　我叫你有单有棉有啥吃。
你要是不听我的話，　　还去大街蹓虫羽。
肚子餓了吃不飽，　　身上冷了沒棉衣。
手拍胸膛想一想，　　看看顾家还是玩虫羽。

梁　夫：哎呀！
（唱二八）
只听賢妻把話叙，　　我自己埋怨我自己。
人家都把家做活耕种地，我光把鵪鶉玩虫羽。
人家秋后家中大囤尖来小囤滿，
我家里虽然有地空空的。
人家餓了去吃飯，　　我肚里照常有些飢。
人家都穿大棉袄，　　我穿个小袄常常露套子。
我仔細思来仔細想，　　都怪我不立家来玩虫羽。
不是賢妻把我劝，　　不愁当个要飯的。
从今后听妻話要改过，　　以后再不玩虫羽。
光嘴說来还不算，　　虫羽籠子忙摘起。
虫羽籠子我都踩碎，　　手里鵪鶉我摔死你。
我把死鵪鶉交給你，　　拿到厨房炒炒当菜吃。
虫羽籠要变粪籮头，　　籠杆要变粪杈子。
从今后我要把家做活耕种地，
再不挨餓来忍飢。

梁　氏：（唱）有为奴一見心欢喜，　　奴的夫改过有志气。
奴夫穩坐小房里，　　有为妻我去做飯去！
（下）

——剧　終——

王小赶脚

張全貴 口述

魏荣先
郑芳春 抄录

开专文化局剧目組 校勘

剧　情　簡　介

二姑娘回娘家去，雇了王小的驴子。在雇驴、赶路等的过程中，二人互相耍玩笑一場。

人　物

王　小（丑）

二姑娘（旦）

〔王小拿驴鞭上。

王　小：（唱）高高山上一孔桥，　手扒栏杆往下瞧。
斗大水泡落了底，　千斤石子在水面瓢。
空中麻雀抓鷂子，　小鸡娃叨吃恶老鵰。
野地兎子攆黄狗，　家里老鼠咬住猫。
将驴拴在十字口，　来路之人問分曉。

〔二姑娘上。

二姑娘：（唱）二姑娘离家园，　娘門家中住几天。
往前走来在十字口，　說与赶脚的听我言：
二姑娘雇你毛驴子，　我問你可要多少錢？

王　小：二姑娘雇我的毛驴子，　我問你住城或住关？

二姑娘：（唱）不住城不住关，　娘門居住九河灣。

王　小：（唱）提起别处我不曉，　九河灣里我知道。
离这二十五里地，　連来带去得半天。
二姑娘雇我毛驴子，　送到給我八千錢。

二姑娘：（唱）赶脚你是瞎胡要，　咋着也不值那多錢。

王　小：（唱）二姑娘莫非嫌我小？

二姑娘：啥？

王　小：（唱）驴子，驴子，到底給我多少錢？

二姑娘：（唱）不給你多不給你少，

王　小：（唱）你到底給我多少錢？（死板）

二姑娘：我給捏七、叉八、勾九、不撓六。

王　小：二姑娘給我捏七、叉八、勾九、不撓六，这是几个錢？我得算算賬（屈指算）。捏七是七串，叉八是八串，勾九是九串，捏七叉八十五串，勾九不撓六，又是十五串，合在一起三十串。（笑）哈……王小今天碰住財神奶奶啦，可該我发財了。（向二姑娘）二姑娘你給我三十串錢？

二姑娘：連你带驴都买下，也不値。

王　小：二姑娘你給我三串錢？

二姑娘：給你那驢买下，剩剩买包子餡也不够。

王　小：二姑娘你給我三百錢？

二姑娘：想瞎你的眼。

王　小：啊！我說給我三十串錢，她說連我带驢都买下都不够，我說給我三串錢，她說給我那毛驢买下剩包子餡也不够，我說二姑娘給我三百錢，她說想瞎我的眼。二姑娘你到底給我多少錢？

二姑娘：我給你三十大，六十个半。

王　小：啊！二姑娘給我三十个大錢，六十个半是三十个錢分两半，这就是六十个半，合在一起，不是三十个錢是繁蛋！（向姑娘）二姑娘你給我三十个錢？

二姑娘：俩木匠打架。

王　小：咋說哩？

二姑娘：可磕了本(鋳)。

王　小：啊！你給我三十个錢，你甭說騎我的驢，連我驢毛也不能摸。

二姑娘：你到底去不去？

王　小：我不去。

二姑娘：你不去河內可缺少繁了。（向后）誰在？

〔內应："干啥哩"！

二姑娘走娘家，想雇雇您驢您去不去？

〔內应：去！去！

王　小：搶啥哩，搶孝帽哩！

二姑娘：王小，你咋恁么賴哩！

王　小：我咋賴？

二姑娘：你不去，你不叫人家去。

王　小：俺这有規矩。

二姑娘：啥規矩？

王　小：我不去才兴他們去的。

二姑娘：你去不去？

王　小：我正跟你搞哩，就不許他們搭腔。

二姑娘：你到底去不去？

王　小：我得商量商量。

二姑娘：你跟誰商量？

王　小：我嘴跟心商量。

二姑娘：你快些商量。

王　小：你别急呀：二姑娘叫我去送她哩，这离那二三十里地得半天跑，到那我吃頓飯又得好几个，給驴买草料又得好几个，三十个錢得一半化，还掉这一半称点杂面条，够俺娘俩吃好几頓，閑着干啥？去！

二姑娘：你去不去？

王　小：我去。

二姑娘：去，給先挾住我的包袱。

王　小：住，住！去是去，我不管挾包袱。

二姑娘：咋着不管挾包袱？

王　小：你那包袱里还有啥好东西，淨些臭鞋烂裹脚，我害一場病，吃一付药，又得七八十，送你我掙三十个錢，得倒貼四五十，这事我不干！

二姑娘：我那包袱沒有那东西，淨是好东西。

王　小：都是啥好东西？

二姑娘：紗一套，罗一套，紅綢子褲子七八条。金鐲子、銀鐲子、玉石、瑪瑙耳圈子。金戒箍、銀戒箍。赶脚哩！

王　小：唉。

二姑娘：还有你大那驴肘骨。

王　小：恁大那驴肘骨。你說的怪好，我得聞聞。大路边嗅包袱得有嗅包袱的門道，用手給这包袱角一撕，手一拍要是好东西，一种麝香气，要是臭鞋烂裹脚，一种臭气，叫我嗅嗅（嗅介）不錯，不錯，一股香气。

二姑娘：給，拿住我的扇子！
王　小：挾包袱不管拿扇。
二姑娘：你拿扇有賞賜。
王　小：啥賞賜？
二姑娘：俺娘家种那紅白蘿卜老多，到那我包一包，你坐那好好吃吃。
王　小：我要站那吃吃，誰不愿意我哩？
二姑娘：不管你咋吃。赶脚哩，你叫啥？
王　小：我叫王小。
二姑娘：王小儿啦！
王　小：咋着哩，你咋叫我儿哩！
二姑娘：俺那是口头語，叫小就帶儿。
王　小：你这口头語得改一改。
二姑娘：咋？得改一改？
王　小：你叫小別叫儿。
二姑娘：要叫儿了哩？
王　小：你叫儿我都吃了亏啦！
二姑娘：好，我不叫就是啦。
王　小：还是不叫了好。
二姑娘：王小！
王　小：有，
二姑娘：你与我帶驢相隨。
王　小：（唱）有王小我帶过毛驢子，
二姑娘：（唱）二姑娘翻身上雕鞍。　二姑娘騎驢头边走，（下）
王　小：（唱）王小隨后跑得欢。（下）
〔二姑娘上，王小跟上。
二姑娘：（唱）在驢上用目觀，
王　小：（唱）远远看見一座关。

姑娘：（唱）远观城头高三丈，
王　小：（唱）近听城里有人言。
二姑娘：（唱）二姑娘催驴把城进，（下）
王　小：（唱）王小随后蹓的欢。（下）
〔二姑娘上。
二姑娘：（唱）在驴上用目观，
〔王小上。
王　小：（唱）两台大戏唱的欢。
二姑娘：（唱）东台子唱的《斩李广》，
王　小：（唱）西台子唱的《戏貂蝉》。
二姑娘：（唱）两个頑童二十五，
王　小：（唱）扭扭捏捏唱的欢。（同下）
〔二姑娘、王小上。
二姑娘：（唱）在驴上抬头看，
王　小：（唱）远远观見九河灣。
二姑娘：（唱）大花船，小花船，
王　小：（唱）七十二家买卖船。
二姑娘：（唱）二姑娘催驴把桥过，
王　小：（唱）掂住尾巴往下"揪"。
二姑娘：王小你这么賴！
王　小：我咋着賴啦？
二姑娘：我說催驴把桥过，你咋說掂住尾巴往下揪，你要給我揪到河里，衣裳湿嘍，我咋走娘家哩？
王　小：二姑娘！你那两耳朵还沒有我一个耳朵治事。
二姑娘：我咋沒一个耳朵治事？
王　小：你說二姑娘催驴把桥过，我說桥板压的忽閃閃，誰說掂住尾巴往下揪？这是那音投字不投。
二姑娘：我得品品。

王　小：好，你就品品。

二姑娘：桥板压的忽閃閃，掂住尾巴往下撅。忽閃閃，往下撅，不錯，就是音投字不投，王小咱們走哇！

（唱）二姑娘催驢把桥过，

王　小：（唱）桥板压的忽閃閃。（同下）

〔二姑娘、王小上。

二姑娘：（唱）来在門首把驢下，（王小递包袱，二姑娘下）

王　小：（唱）王小只把驢来拴。

〔內白：跑啦！跑啦！

王　小：我撈着他哩跑不了。

〔內白："二姑娘跑啦！"

二姑娘跑啦？我看見她跑这門里啦，我把她撈出来。（拉二姑娘上）

二姑娘：你撈我干啥？

王　小：你咋来啦？

二姑娘：我騎着你来啦。

王　小：你騎着我的驢来啦。

二姑娘：不錯，就是騎着驢来啦。

王　小：你沒忘掉啥？

二姑娘：包袱我挾着哩，扇子我拿着哩，沒忘掉啥。

王　小：啥也沒忘？河北孟县說話，日他娘，掏两錢。

二姑娘：你还要錢哩？

王　小：不要錢我吃风屙沫哩。

二姑娘：我不向你要錢，你还向我要錢哩。

王　小：你向我要的啥錢？

二姑娘：我在驢上騎着，你在后头跟着，上一眼，下一眼，你看我，我要看錢哩。

王　小：咋着你要看錢哩。

二姑娘：要看錢哩。

王　小：你要不看我咋知道我看你？

二姑娘：你沒听老年人說，女孩看男孩，看看不要錢，男孩看女孩，你掏二百四十个錢，去你的三十个驴錢，还有二百一，拿过来！

王　小：你說了啦！兴我說不兴？

二姑娘：这是八百里伏牛山，不論理（里），是論跑哩嗬？兴你說。

王　小：你沒听老年人說，男孩看女孩，看看不要錢，女孩看男孩，看看你掏三百八十个錢，搭三十个驴錢，四百一拿来吧！

二姑娘：你看我啦。

王　小：你看我啦。

二姑娘：你看我啦。

王　小：你給錢不給錢？

二姑娘：不給錢。

王　小：你要不給錢，我可要罵你哩。

二姑娘：你罵，我打你。

王　小：二姑娘我拉您娘哩。

二姑娘：（笑）

（唱）我有心与他多玩耍，　　王小一旁改容顏，

用手儿掀开花瓶把，（压板）

王　小：唉呀！好花呀！

二姑娘：花啦！你拱进去。

王　小：我拱进去伸不开腿，还把我握别死哩！

二姑娘：（唱）我把銅錢拿手間，　　不用查三十个錢。

高叫王小快接錢。

王　小：（唱）用手接过三十个錢，　　蹲这只往头上穿。

二姑娘：王小你在那干啥哩？

王　小：穿錢哩。

二姑娘：你往那穿哩呀？

王　小：头上。

二姑娘：啥头？

王　小：褲带头。

二姑娘：王小，你就沒有个花瓶子嗎？

王　小：沒有。

二姑娘：叫您娘与你縫个。

王　小：俺娘老啦，眼花耳聾看不見。

二姑娘：你姐姐妹妹。

王　小：十八亩地一棵谷。

二姑娘：那是咋說哩？

王　小：单根獨苗，就我独个。

二姑娘：叫你姑姑、姨姨。

王　小：提起俺姑姑一股王八旦气。

二姑娘：王小，咋提起您姑姑一股王八旦气？

王　小：咋提起俺姑姑一股王八旦气，我給你說說吧。

二姑娘：好，你就給我說說。

王　小：只因那一日我去赶脚啦，赶脚回来俺娘說，王小你去瞧姑姑家吧！我說中哇，那我沒啥拿，俺娘說：咱还有点花米团哩，找个籃拿去吧。眞个哩，我找了个籃拾了一籃花米团，上头用手巾蓋住，我可去了。走到路上，我想着我王小长了这粗这长一条子啦，还沒有吃过花米团哩，我說扣点尝尝，扣了一点，看好扣住那穗，吃着老甜啦。我走着吃着，走着吃着，到俺姑門前啦，我一看吃的掉一个啦。掉一个花米团，咋去瞧俺姑哩，我找了两根小棍，往那籃上一别，手巾往上头一搭，一个花米团往上一擱，去瞧俺姑啦。我一足門里一足門外，想着不对头，我想着这一个好花米团給俺姑，我就不得吃了，我使勁又咬了一大嘴。剛进去門，看好碰上俺姑姑，俺姑姑說：那不是王小，我說：不是我是誰！俺姑說：你給姑拿哩啥？我說給半个花米团。俺姑說：王小，我把你个王八旦。就这，提起俺姑一股王八旦气。

二姑娘：王小，走吧，跟我上俺家，給你做点飯吃吃，然后再給你做个花瓶子。

王　小：啊！叫我到恁家，你給我做点飯吃，然后再做个花瓶子？

二姑娘：我撿那花的給你。

王　小：那你給我做点啥飯吃哩？

二姑娘：稀溜溜飯，酸溜溜菜，南京城里小燒餅，北京城里咸鴨蛋，八月十五棗花饃，正月十六小甜糕，拌肉包子濃濃餡，不好吃就蒜瓣，你看乜貼不乜貼。（注：乜貼即舒服的意思）

王　小：你說的怪好，叫我吃点稀溜溜飯，酸溜溜菜，南京城里小燒餅，北京城里咸鴨蛋，八月十五棗花饃，正月十六小甜糕，羊肉包子濃濃餡，不好吃就蒜瓣，你看乜貼不乜貼？千乜貼万乜貼，我要不去你沒法！

二姑娘：飯咋样？

王　小：怪好，

二姑娘：走，去吃点吧！

王　小：不对头！

二姑娘：咋不对头哇？

王　小：我到恁家，你給我做点飯，我正吃哩，恁娘家哥回来啦，把我打一顿，驴給我別嘍？不去。（注：別即夺去的意思）

二姑娘：不去算你主意正啊。

（唱）就有心与他开玩笑，　还恐怕外人把俺饃。

二姑娘回到家园內，（下）

王　小：（唱）王小閃在門外边。

用手拉过毛驴子，　牵着驴子回家园。

——剧　終——

龙　凤　旗

楊振先　口述
代鶴亭　抄录
开专文化局剧目組校訂

剧情簡介

汉賢王时，奸臣苗中善（外族）定計害死了国太。使其女坐了正宫，当时，监斩官——忠臣张文忠让妻子替国太死了，他把国太連夜送出京城。国太出京时已怀胎有孕，逃到二龙山落脚，生了一子起名胡金文。她們母子在二龙山分离十八年后，胡以一誤榜举子的身份进京应試。王見他口才好，即点为状元，且一封再封直封到蒙国将，在此当儿，奸臣苗中善极力反对汉賢王这样做，并百般阻挠，数次定計，欲摆布胡金文，但都一一失敗。最后苗女正宫被杀，全家逃回本朝，汉賢王与国太、胡金文团圆。汉賢王让位于太子胡金文，忠臣张文忠的官职也更高了。

这个剧，主要反映了汉賢王时忠奸之間的斗爭情况。

人物

汉賢王（老丑）	老道姑（老旦）
張文忠（老生）	小尼姑（小旦）
胡金文（小生）	长随官
苏金定（青衣）	四把子
书　童（小生，張文忠府下的书童）	
苗中善（白臉）	苗　金（二花臉，苗中善长子）
苗　銀（二花臉，苗中善次子）	家　院（二老生，苗家的家院）
苗　秀（丑，苗之掌家）	长安总地方（丑）

第 一 場

〔張文忠上。

張文忠：（內白）嗯——吞！（小扣上）

（对）两鬢白发为国忧， 不覺老了少年头。

（詩）我送國太出京門， 不知哪里把身存。

不知幼主在何地？ 叫我常常挂在心。

本公張文忠，汉寶王駕前为臣。只为当初国太犯罪，老主傳旨，就是俺的监斬官，回府对与夫人言講，我妻也有尽忠之心。情愿替国太一死。我把国太連夜之間送出皇城。国太出京之时，已怀胎有孕。不知她在至哪里存身？我常想与国太冤冤相报，不能伸手而得，这話莫說，今天老主升朝，本公早起梳发淨臉，欲朝見老主，我观天色还早，待我府下独坐一时。

〔胡金文上。

胡金文：（詩）离了二龙山， 来在长安城。

排匾写金字， 忠臣張文忠。

啊哈呀！張文忠这家老忠臣还在尘世，可說苗中善哪苗中善，我怕你怎——的？

〔书童上。

胡金文：門上誰在？

书　童：我在。你說什么？

胡金文：你家老爷可曾正坐？

书　童：倒也正坐。

胡金文：我叫你往里去傳！就說誤榜举子要見。

书　童：启稟老爷，有一誤榜举子要見。

張文忠：书童，往外去傳，就說我老爷吩咐掩了中仪門，閃放东角門，命那一位誤榜举子，低头瞑目啞啞而进，莫要仰面观天。糟坏两边盆草花景，我老爷王法甚重，往外去傳！

书　童：是。

胡金文：你家老爷怎样吩咐？

书　童：我家老爷吩咐，掩了中仪門，閃了东角門，命你低头瞑目哑哑而进，莫要仰面观天。糟坏两边盆草花景，我家老爷王法甚重。

胡金文：这是你家老爷的傳出？

书　童：我家老爷的傳出。

胡金文：哎——哎！我叫你二次往里傳稟，說課榜举子与課榜举子不同，就說我課榜举子生的身貧志不貧，不走角門走仪門，你家老爷将中仪門閃放，打上个請字。我便进府，你爷不将中仪門閃放，請字不打，府也不进，我便揚长而去了。

书　童：稍等，待我二次給你傳稟。肩稟老爷那一課榜举子言講，課榜举子与課榜举子不同。我課榜举子生的人貧志不貧。不走角門走仪門。你老爷将中仪門敞放，打上个請字。我便进府，你爷不将中仪門敞放，請字不打，府也不进，我便揚长而去了。

張文忠：啊！这是那位課榜举子講的？

书　童：是的。

張文忠：书童，往外去傳，就說我們老爷出付对联，他若对答如流，我便有請。

书　童：老爷請講：

張文忠：你听：

小小燕儿旗杆尾，　　怎敢扎翅往空飞？

往外去傳，

书　童：是。

胡金文：你家老爷怎样往外吩咐？

书　童：我家老爷出付对联，你若对答如流，里边有請。

胡金文：你講？

书　童：你听：

小小燕儿旗杆尾，　　怎敢扎翅往空飞？

胡金文：对就了。

书　童：何对？

胡金文：听对：

大鵬雕展翅恨天低，　蛟龙得水赴云霓。

书　童：待我給你傳稟。这一課榜举子好大口气，启稟老爷，那一課榜举子对就了。

張文忠：何对？

书　童：那一課榜举子言講：

大鵬雕展翅恨天低，　蛟龙得水赴云霓。

張文忠：啊——？这是那一位課榜举子講的？

书　童：正是。

張文忠：站过，啊哈呀！听书童这个回話，这一課榜举子可不是課榜举子。好象哪家文武大臣差来的公子，敢在拿本公什么弊病？呵啊哈哈……本公在朝居官，清是第一可那有弊病你拿？嗯，书童在外去傳，就說我們老爷里边有請。

书　童：是。我家老爷傳出，里边有請。

胡金文：（唱慢板）

張爱卿他傳出里边有請。

（压板。鑼鼓各三下）

书　童：閃門——

胡金文：（慢板）有本御迈龙足走进府中。

进府来我有心双膝扎跪，尘世上君跪臣大理不通，

（死板）

張文忠：嗯——好你这一課榜举子，为何立膝不跪？

胡金文：課榜举子我生的身貧志不貧，我膝下有黃金，只有人跪我，并沒有我跪的人！

張文忠：嗯！跪也罢，不跪也可，本公也不怪罪于你，家住哪里？依实而講！

胡金文：張大人既問，稳坐府下，听我道来。

（唱慢板）

张大人你莫要問我姓名，有我生家住就在长安城。

（压板）

張文忠：啊呵呀！这一謨榜举子言讲：家住长安人氏，原是老主爷的貼近乡邻到了，我只得重眼目看待于他，书童，与这一位謨榜举子打座侍候。

书　童：是了。

張文忠：謨榜举子請坐下叙話。

胡金文：有座。

張文忠：你这一謨榜举子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胡金文：（慢板）

我的父汉賢王登龙即位，（压板）

張文忠：謨榜举子，你且得坐，我且告便。

胡金文：請便！

張文忠：啊哈呀！这位謨榜举子言讲，他父汉賢王登龙即位，我想，汉賢王本是老主的国号，为何是他的父亲？这这……啊，敢在国太出京时怀胎有孕，产生幼主，成人长大，来到长安認姓归宗来了？嗯，我心中自有主意，书童，把这一謨榜举子的座儿上打一些，我老爷的座儿下打。

书　童：是

胡金文：慢着！慢着！还是大人的座位上打，我的下打。

張文忠：不必謙虛，請坐！我来問你，你母是誰？

胡金文：大人！

（唱慢板）

我的母苏金定执掌正宮，（压板）

張文忠：你且得坐，啊哈呀！这一謨榜举子言讲，他母苏金定执掌正宮。苏金定本是昭阳正院龙国太的御諱，为何是他的母亲？这这这……嗯，是了，是了。他就是国太产生的幼主，認姓归宗来了，待我上前去認。慢着，慢着，慢着！我心中自有主意，书童，将那一謨榜举子的座位打到中堂。

胡金文：慢着！将大人的座位上打。还是我的座位下打。

張文忠：不必謙虛，請坐！我且問你，姓字名誰？

胡金文：大人！

（唱流水）

我姓刘胡金文是我姓名，

張文忠：进京的意思？

胡金文：（唱）我来到长安城認姓归宗。（留板）

張文忠：（唱）进京来我把他当成那个，他原是小千岁認姓归宗。

走上前望千岁双膝扎跪，有为臣接駕迟恕臣罪輕。

胡金文：（唱）走上前把爱卿一把搀起，你坐下咱君臣議論事情。

（死板）

張文忠：千岁！你身体可好？

胡金文：罢了！老爱卿你好？

張文忠：为臣謝問了。

胡金文：好說，老爱卿坐了。

張文忠：臣有坐，千岁，你在此那里存身？

胡金文：在二龙山耿申府下存身。

張文忠：怎讲？耿申这家老忠臣还在尘世嗎？

胡金文：正是。

張文忠：苗中善奸賊！耿申这家老忠臣还在尘世，我怕你怎的？千岁进京意儿？

胡金文：認姓归宗。

張文忠：千岁不可，苗中善这家老賊，在朝欺君，好比擋道的猛虎，若知千岁認姓归宗来，与您挖苗断根如何是好？

胡金文：依你之見？

張文忠：依老臣之見，今天老主一設大朝，老臣上殿动本，本奏千岁是一課榜举子上的殿来与老主御笔嗣考，若得一官半职，千岁朝外查，老臣朝里訪，若要拿住奸賊一点弊病，那怕不能給千岁寃寃相报。

胡金文：本御暂且何处存身？

張文忠：千岁就在老臣府下存身。

胡金文：老爱卿說好便好，請！

（念）奸賊好比檐前水

張文忠：（念）点点下来归洒盅。

胡金文：好：好一个点点下来归洒盅，老爱卿上殿去了吧。

張文忠：千岁請回，书童，外边与爷打道侍候。

书　童：是，外边与爷打道来。（下）

第　二　場

〔苗中善上。

苗中善：（念）身为皇亲封大臣，滿朝文武誰不尊？

（诗）口賽沙糖心如刀，心似狠虎沒长毛。

对面与人說好話，背地怀揣杀人刀。

老夫掌朝太师苗中善，汉賢王駕前为臣，女儿現在执掌我主昭阳正院，老父掌朝太师在朝，今天我主一設大朝，老父在此府下修了問安本章，只等上殿朝見我主。家院，外边打道上朝！

家　院：外边打道，太师爷上朝！

四把子：打道！（下）

第　三　場

〔汉賢王上，帶四长随官上。

汉賢王：（念）皇府金殿挂籠头，那也是孤家的紗灯籠。（念楼）

〔张文忠，苗中善两边上。

汉賢王：老王登基四大臣，　　文武百官保乾坤。

江山虽然朕当坐，　　三宫六院是女人。

四长随官：（同）

哎，是貴人。

汉賢王：不錯，不錯，是貴人。朕当御諱刘唐建，天立国号汉賢王在位，朕登基以来风调雨順，国泰民安，枪刀寄庫，战馬牢拴，十人行路，九人唱歌，都呼太平之年，今天为王設动大朝，会动滿朝文武，我說半截磚儿。

长隨官：（同）长隨官儿！

汉賢王：不錯，不錯！长隨官儿，敞开龙門吧，

长隨官：（同）敞开龙門！

苗中善：上朝！老主在上，臣苗中善有本見君：

汉賢王：啊！苗爱卿啊，平身吧！

苗中善：謝恩！

汉賢王：苗爱卿落坐吧、

苗中善：臣謝坐。

汉賢王：哎，坐吧！坐吧！坐吧！坐那說話拉呱便宜。苗爱卿有何本奏？

苗中善：主公，为臣早起在府下修下問安本章，我主龙目看过，

汉賢王：长隨，轉本尤閣，

长隨官：是

汉賢王：不錯，不錯！就是問安本章，老王登基以来，幸喜的問安的本章啊，哈哈哈……

張文忠：上朝！老主在上，臣張文忠有本上奏！

汉賢王：噢！張爱卿呀，平身——平身！

張文忠：謝恩！

汉賢王：張爱卿坐吧！

張文忠：老臣謝坐了。

汉賢王：噢——！都是那么大的劲，弯腰鐹腚，罗而八嗦，那是咋咧？張爱卿，你今天上殿来有何本奏？

張文忠：我主有所不知，为臣早起梳发淨臉，上殿朝見老主，八抬行走御街以上，有一誤榜举子抓住我的轎杆，哭哩是悲哀不止，珠泪千行，言讲老主年高殘迈，不愛見斯文。上在殿

来，要給老主御笔調考。

汉賢王：这个事儿，哪——嗯，我，我得跟当家官商量商量。

張文忠：我主說过。

汉賢王：哎！我說苗爱卿，我那張爱卿奏道：他言講清晨早起上殿来朝見老王御駕，他那个八抬行走御街以上，有一个誤榜举子抓住他的轎杆，哭的悲哀不止，泪汨千行，言討我老王年高实啦賤啦。

长隨官：年高殘迈啦——

汉賢王：对！年高殘迈啦！說我不爱見斯文，上在殿来，要求老王御笔調考，苗爱卿你看是考的考不是呀？

苗中善：主公，說什么誤榜举子，明明是个淫风浪子。

汉賢王：苗爱卿，这何謂一个淫风浪子呀？

苗中善：主公，此人在此家下，懶讀詩书，有些貪玩。大比之年，我主开了龙凤大科，天下举子前来求名，此人再說进京应試。他腹内文字不佳，再說不进京应試，他們学官催的要紧，此人万般无奈，背起他那琴劍书箱，途路上一程分为两站，两站分为四程，在此途路上延延迟迟，把我主大考也就誤了。我主不加罪于他，还不够他的了，还考的什么考哇，不妨，既然命他前来御笔調考，此人回到原郡，閉門不出，再苦讀上三載，下三載我主开龙凤大科，此人进京应試，我主既点为状元，足足够他的了。还考的什么考——哇。

汉賢王：苗爱卿你这一本奏的有理呵！

苗中善：无理不敢上奏。

汉賢王：在理，在理，在理。張爱卿，說什么他是个誤榜举子，明明是个淫风浪子。

張文忠：何为是个淫风浪子？

汉賢王：只因为王开了龙凤大科，此人再說进京求名，他腹内文字不佳，再說不进京求名他們学官催的要紧，此人万般无奈，背起他那琴劍书箱，途路以上一程分为两站，两站分为四程。在此

途路以上延延迟迟把王的大科也就誤了，还考的什么考啊，不妨，既然命他御笔調考，叫此人背起他那琴劍书箱，回到原郡家下，閉門不出苦讀三載，下三載老王开了大科，此人再进京求名。老王即点为状元，也足足够他的了，还考的什么考哇？

張文忠：主公，此人腹內若要无文，回到原郡家下而去，閉門不出，再苦讀上三載。此人腹中若要有文，他就不回到原郡而去了。

汉賢王：那嗯——他上那里去啊？

張文忠：此人万般无奈，背起他那琴劍书箱，游州穿县，走学串館，一人曉十人，十人曉百人，百人曉千人，千人曉万人。曉知普天之下众位文人，言講老王你年殘高迈，不爱見斯文。众位文人把五經四书一旦擱起，庄农为本耕种田苗，下三載我主开了大科无有文人进京应試，你考查文武两班不成嗎？

汉賢王：呀呀呀！呀！張爱卿你这一本奏的有理啊！

張文忠：无理臣不敢上奏。

汉賢王：呀！張爱卿你这一本奏的越发有理了，在理，在理，在理呀！苗爱卿，这个誤榜举子腹中无文，回到原郡家下，閉門不出，再苦讀上三載，此人腹中若要有文，他背起琴劍书箱，游州穿县，走学串館，一人曉十人，十人曉百人，百人曉千人，千人曉万人，曉諭普天之下，众位文人言講老王年殘高迈，不爱見斯文，众位文人把五經四书一旦高擱，庄农为本，耕种田苗，下三載老王再开了大科，无有文人进京应試，我考查文武两班不成啊——啊？

苗中壽：主公，既然命他御笔調考，可命他走哪門？

汉賢王：那——嗯，我命他走东华龙門。

苗中壽：俺文官所走。

汉賢王：那——嗯，我叫他走西华龙門，

苗中壽：武官所行。

汉賢王：那——嗯，叫他走我的正阳門。

苗中善：慢着！主公，正阳門走的乃是太子太保，龙子龙孙，三宫六院，娘娘千岁，还有我主你的御駕，哪一誤榜举子？他有多大涵載，焉能走我主正阳門不成啊！

汉賢王：看看看看看吧！我說叫他走东华龙門吧！你說您文官所走，我說叫他走西华龙門你怎么說的啊！武官所行，老王万般无奈叫他走我这个正阳門吧，你这个小嘴是怎样呱嗒的啊？又是走的太子太保，龙子龙孙，什么三宫六院，娘娘千岁，还有老王我的御駕，那个誤榜举子，他是鷹、他是鷂、覇开他那个翅膀子怎么乒——乓落在老王我这个龙书案上不成嗎？

苗中善：走不得。

汉賢王：走得了。

苗中善：走不得。

汉賢王：走得了。

苗中善：主公，你想叫他走？

汉賢王：我想叫他走。

苗中善：你耐煩叫他走？

汉賢王：我耐煩叫他走。

苗中善：你叫他很走。

汉賢王：我叫他很走。

苗中善：你叫他走够。

汉賢王：我叫他走够，我叫他走足，我叫他加二五走，你說这是咋？苗爱卿，是这吧？那是誤榜举子会走，咱叫他常走，他要是不会走，咱叫他走这一趟好不好啊？

苗中善：我便不管。

汉賢王：不管不管罢！誰叫你管？張爱卿，叫这个誤榜举子走老王我这个正阳門可走得走不得啊？

張文忠：主公，誤榜举子，不管大小，到也走的了。

汉賢王：噢！走得了！

苗中善：走不得！

張文忠：走——得了。

苗中善：走——不——得。

張文忠：走——得——了。

汉賢王：别頂本，别頂本！你說这是咋，都是那么大年紀了。有啥事商商量量多好啊！这个事老王我作了主罢，长随官！把那正阳門打开，命那个誤榜举子直不捻……上殿！

长随官：遵旨！大开正阳門。

胡金文：（唱慢板）

金鈡响玉鼓催　　龙門閃放，（压板）

长随官：閃門——

胡金文：（唱）十八年走一走父王龙門。張爱卿是忠臣陪父而座，

观見了苗中善耎国的奸臣。

胡金文上金殿袍袖遮臉，問了声老王爷你可安身。

（死板）

汉賢王：張爱卿，大清早，你怎么奏了个謊本，

張文忠：主公，怎見是一个謊本？

汉賢王：你奏到一誤榜举子上在殿来，与老王御笔調考，老王把这个龙門閃开多时，为什么不見这个誤榜举子上殿呢？

張文忠：誤榜举子上殿跪下多时了。

汉賢王：啊：怎么着，誤榜举子上殿跪下多时了？唉！怪道！怪道！都說老王我老了，果然是老了，皇府金殿跪下那么大一个人我都沒有望的着，唉！老了，老了！誤榜举子掌起面来。

胡金文：不敢掌——面，

汉賢王：恕你无罪。

胡金文：万岁！

苗中善：低头——

汉賢王：掌起面来！

苗中善：低头！

汉賢王：苗爱卿你是咋着了？你咋光給老王我頂啊！我叫这个誤榜举子掌起面来，你咋要叫他低头呢？

苗中善：主公，这一誤榜举子有多大的涵載，焉能見的我主金面？

汉賢王：你那罢喲——唉，苗爱卿，只講說誤榜举子他那个臉，挨挨挨就老王我这个臉俺倆一递一眼看，老王我还抱什么屈？

苗中善：主公你想叫他看？

汉賢王：那——嗯，我想叫他看。

苗中善：你耐煩叫他看？

汉賢王：那——嗯，嗯，我耐煩叫他看。

苗中善：好！你就叫他看。

汉賢王：我叫他很看，我叫他看足，我叫他看够，你这不是吃辣蘿卜閑操心。唉，我有心下在殿去观观这个誤榜举子什么面容，何人保駕？

苗中善：为臣保駕。

汉賢王：你保駕？你保葫芦架，你保黄瓜架，你保南瓜架，

苗中善：你叫誰保？

汉賢王：我叫他保老王我的御駕，我不叫你保駕！

張文忠：为臣我保駕，

汉賢王：哎！張爱卿你保駕？

張文忠：正是

汉賢王：唉！張爱卿，在行。

（唱慢板）

三六九有为王寿誕来到，

文的文，武的武拜見孤家。

苗爱卿动一折問安本章，張爱卿动一本誤榜学生。

出言来长隨官一声便叫，在为王傳圣旨您去跳坑。

长隨官：哎。俺們細听！

汉賢王：哎。对，对对，你們細听！

（唱慢板）

这边廂你打动王的玉鼓，（压板）

长隨官，你砸鼓，

长随官：哎，打鼓就是了，

汉贤王：对对，打鼓！

（唱慢板）

这边厢你撞动王的金鈡。（压板）

长随官：撞鈡——当！当！当！

汉贤王：誤榜举子面朝太阳跪了，

长随官：誤榜举子面朝太阳跪了，

汉贤王：（唱流水）

金鈡响玉鼓催王离龙位，下殿来观一观誤榜学生。

观举子只生的天庭飽滿，

苗中善：真来厌气！

汉贤王：苗爱卿，你說啥？

苗中善：为臣无从說些什么。

汉贤王：哎——！你說的話叫老王我都听見了，

苗中善：听見什么？

汉贤王：你咋着說咧？哎——說王我厌气。

苗中善：为臣不敢！

汉贤王：乜！看你說了，还咋說不敢？是这哩，老王我不厌气，苗爱卿，来来来你上前厌气厌气也中呀？

苗中善：为臣不敢。

汉贤王：哎，你只管上前厌气厌气，

苗中善：哎呀！老臣我还不敢哪！

汉贤王：你真不敢？

苗中善：不敢。

汉贤王：实实不敢哪？

苗中善：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汉贤王：你要是不敢哪，爬在那一边吧，白說閑話了！我得很厌气！我得厌气够！我看你总沒法儿！哎呀！

（唱流水）

耳垂肩手过膝他是个貴星。

怪不得汉賢王絕了后輩，

那一公討走了我守闕之龙？

有为王打坐到皇府金殿，开言来叫一声課榜学生。

哎——你这个課榜学生，姓什么叫什么？

胡金文：姓刘名叫胡金文。

汉賢王：張爱卿，他咋着說咧？他姓刘，叫个和面盆？

張文忠：姓刘，叫胡金文。

汉賢王：哎？張爱卿，那他姓刘，咋叫胡金文哪？

張文忠：主公，他本是讀书之人占了一个复姓。

汉賢王：啊——！讀书之人占了一个复姓啊，張爱卿。他有这种名諱，他的口才不能错了呀？

苗中善：嘿！不成口才！

汉賢王：苗爱卿，老王还无从出付对联了，那你咋說不成口才呀？哎？你說說！

苗中善：嗯——

汉賢王：嗯啊，来回气儿！少言語声吧！哎張爱卿，我来問你，这个长安城里可有几家姓刘的呀？

張文忠：主公，这朝外臣不曉，朝里就我主一人姓刘。

汉賢王：哎呀呀！怪道，怪道，都称我寡人！我連个本家也无有，是这吧，落榜举子。他也姓刘，我也姓刘，不免咱二刘归老宗吧！

（胡金文看张文忠、张文忠使眼色）

胡金文：謝恩。

汉賢王：咦！帮福哇！帮福哇！帮福哇！哎！課榜举子，老主不爱你十年寒窗九載熬油，老王金殿出付对联，你要是对答如流，老王即点你为状元。

胡金文：原文？

汉賢王：砸面盆？

張文忠：原文，此乃是一句文話。

汉賢王：呀！張爱卿，他要曉知原文是一句文話，这人口才可不会錯了哇！

張文忠：好口才！

汉賢王：好好好！但听一对。

（詩）殿前一棵大梨树，　　只长的七股八坷杈。

胡金文：对就了！

汉賢王：何对？

胡金文：未結黃金果，先开白玉花

汉賢王：咋咋咋？未結黃金果，先开白玉花？噢！張爱卿，果然是好口才，这就該点！

苗中善：不成呀！

汉賢王：鼻洼儿咧汗毛。咋擦（了），苗爱卿，我說他好口才，你咋說他不好口才呀？

苗中善：他不是好口才！

汉賢王：那罢罢罢，我把你好有一比。

苗中善：臣我比从何来？

汉賢王：你好比庄稼老头不認識胖子。

苗中善：此話怎讲？

汉賢王：你是个大粗人呀！你看你肚子不小，一肚子青菜瞜，連黑儿黑儿咧都不黑儿黑儿咧！少言語一声吧！再听一对！

（念）紅灯籠、綠灯籠、　　灯籠两厢，

胡金文：（念）布政司，按察司，　　司司有名。

汉賢王：怎么讲？布政司，按察司，司司有名好呀！这就該点！

苗中善：不成口才！不算口才！

汉賢王：看看看！仨孩拿俩饃，咋掰吧！苗爱卿今儿上殿，你是准备好了——光跟老王我抬杠了？我說他好口才，你搁一边儿，那瓢叉子嘴又搭腔了，一張，哇哇啦啦又說話了，我說他好口才，你咋說不是口才，不成口才呀？苗爱卿，我把你还有一

比。

苗中善：臣比从何来？

汉賢王：你好比黑屎蛣蜋，黑更半夜，半夜三更，架开你那个小黑翅膀子，嗡——乓！飞到王我深宫内院，老王差下我的长随官把你捉住用了两条黑綫，拴住你那两条小后黑腿儿，滴溜老王我那个房檐下，滴溜你三天三夜，再加上两个时辰，别看你渾身上下都是黑的，連一点白的意思也沒有，你連一点黑墨水也吐不出来，你不識文，白說那些了！哈！哼，再听一对：

（念）天寒地冷，水无半点，怎样成冰！

胡金文：对就了，

汉賢王：何对？

胡金文：国荒民乱，王不出头，何人做主？

汉賢王：張爱卿，此人真是好口才，点了吧，点了吧。

苗中善：不成口才！不是口才！骯脏的口才！

汉賢王：哎呀……苗爱卿，你是咋着了？我安插你，你咋着不听老王我的話呀！哎，今天你光别老王我的心眼之事，你說那些話干什么？你說咧話多嘍，不怕飞肚里牛虻咬断你的腸子、肚子，不嘟鼓子，爬一边去，再听一对！

胡金文：原文？

汉賢王：我考你十年寒窗。

胡金文：九載熬油。

汉賢王：八百俊馬。

胡金文：七篇錦綉。

汉賢王：六根烟棒。

胡金文：五經魁首。

汉賢王：四杆彩旗。

胡金文：三杯御酒。

汉賢王：两朵金花。

胡金文：独占鰲头。

汉賢王：眞来好口才！这就該点！（点介，因用力过大，笔折）咦！隔墻撩酒甌——坏了王的杯（笔）了。

（唱流水）

对的好对的好老王見喜，

有老王在金殿只把官封，开金口我封你独榜御进。

三百六御进士你的头名。

胡金文：（唱）老主爷你封我独榜御进，是何人是同年何人門生？

汉賢王：老王封你独榜御进士，謝恩儿吧，謝恩儿哏！你看看这……張爱卿，我封姓刘的胡金文的独榜御进士，他咋着不謝恩儿呀？啊？

張文忠：主公，姓刘的胡金文无有同年不得在朝举官，因此不曾謝恩！

汉賢王：咋着說？沒有同年不得在朝举官，咦哎，白說这个姓刘的胡金文他沒有同年哪——那不要紧，我給他找一个，苗爱卿老王封这个姓刘的胡金文独榜御进士沒有謝恩儿，我看你老有少心。

苗中善：怎見？

汉賢王：那个姓刘的胡金文沒有同年儿，若不怎样，您您搁个同年儿吧？

苗中善：主公，怎讲？叫那一位姓刘的胡金文跟为臣做——同年？

汉賢王：愿意吧，苗爱卿，不屈你。

苗中善：主公，为臣好有一比，姓刘的胡金文好有一比。

汉賢王：你比从何来？他比从何来？

苗中善：我好比一对新靴，姓刘的胡金文好比一堆臭粪，我这对新靴不踏他那堆臭粪。

汉賢王：散了！散了！散了！你那个小嘴咋着呱噔咧呀！你好比一对新靴，他好比一堆臭粪，你这对新靴不踏他那堆臭粪？咦！只管說，你咋比您干淨，人家咋比您就脏呀？啊，我看啦，你不踏他?!就怕他不踏你吧！

苗中善：我便不愿！

汉賢王：不愿意罢！拉倒干靜——扯値呀！別說这个姓刘的胡金文他沒有同年，就是我老王我——哼也沒有同年，是这吧，是这吧，姓刘的胡金文，你也沒有同年，老王我也沒有同年，咱俩要不就搁个小御同年吧！謝恩吧，有了同年，就能在朝举官，謝恩吧。你看看这！張爱卿，这个姓刘的胡金文說沒有同年，不謝恩儿，与老王搁了个同年，該謝恩儿咧，怎么还不謝恩儿啦？

張文忠：主公，有了同年，沒有师傅，还不能在朝举官。

汉賢王：哎呀！花手巾兜着个黄菜瓜——这里头道道还不少啦！我还不知道做官这么难咧。哎！沒啥，沒有师父我給他找个，哎苗爱卿，你看这个姓刘的胡金文沒有师傅不能在朝举官，叫这个姓刘的胡金文在此你上拜为坐师，你是愿意呀还是不愿意呀？

苗中善：主公，臣好有一比，他好有一比，

汉賢王：咦！又比咧，那你比从何来，他又比从何来呀？

苗中善：为臣好比千年一張蝎子皮，縫了一頂制度，戴在此人头上，螫也把他螫死了。

汉賢王：嗯，嗯！看你說要說个干淨利落話，你要胡比八比咧！你咋着說咧也？你好比千年一張蝎子皮，縫个制度，戴在此人头上螫煞也把他螫煞了？

苗中善：也就把他螫煞了，

汉賢王：你就哪罢！——你螫死不了他，就怕他螫死了你！

苗中善：他还不能。

汉賢王：能。

苗中善：为臣我便不从。

汉賢王：不从，不从散！那一棵树上吊不死人；滿朝文武多咧很，我再給他找一家艾，張爱卿，叫这个姓刘的胡金文在此你府下拜为坐师，愿意不愿意呀？

張文忠：我主来說，为臣料胆从下了。

汉賢王：好好好好；張愛卿好說話，哎，姓刘的胡金文起来，起，起，拜师傅，拜师傅，起来，起来，起来，唱个諾，跪跪跪跪，叩首，叩首，跪跪跪，起来，起来，再唱个諾，謝恩。

胡金文：謝恩。

張文忠：主公，我主的同年，为臣的門生，就該缺官簿取出査缺封官才是。

汉賢王：好！好好！好！就依你本奏，苗愛卿缺官簿可在你府？

苗中善：倒在臣府，

汉賢王：带我一統圣旨，回府去取。

苗中善：遵旨，（下）随上：缺官簿取到。

汉賢王：轉来，轉来。

苗中善：慢着，慢着，老臣替主代劳。

汉賢王：老王年残高迈，眼花耳聾，代劳也不錯了。

苗中善：代劳，对。

汉賢王：对，代劳。

苗中善：湖南。

汉賢王：有位嗎？

苗中善：无位。

汉賢王：往下看！

苗中善：湖北，

汉賢王：有缺？

苗中善：无缺。

汉賢王：再往下看！

苗中善：山东沂山卫，缺位，山东沂山卫，缺位，我主，有了缺位。

汉賢王：哪里缺啥位？

苗中善：山东沂山卫缺位驛丞令，点了吧？

汉賢王：別慌，別慌，人家有师傅，我不当家，这个事得給他师傅說說，他师傅叫他去，他就去，他师傅不叫他去，那他还不能

去咧。

苗中善：商量什么，点了吧。

汉賢王：不忙，老王不当家儿

苗中善：点了吧。

汉賢王：那你去。

苗中善：你去商量明白。

汉賢王：沒見过这种人，越說我不当家，商量咧、商量咧，他越說点了吧，点了吧，沒見过这种人，光跟老王打鳖，哼，吱，張爱卿，哎——你的門生，老王的小哈人御同年，有了缺位了，

張文忠：那得缺客。

汉賢王：山东沂山卫，有个驛丞令，叫他做官儿去了吧。

張文忠：主公，可聽知那沂山卫驛丞令是什么官职呀！

汉賢王：那是个什么官儿呀！

張文忠：乃是我主管了几个小小役官，接上送下，且莫說見了俺們文武大臣大老先生，就是見了知府县印，磕头問安問的不及，为臣的門生，我主的御同年，焉能居那个官儿不成？

汉賢王：呀！就那芝麻大的官儿？別說你不叫他去，就这么个小官儿呀？苗爱卿，山东沂山卫那个地头，衙門头威风不威风呀？

苗中善：威风。

汉賢王：热鬧不热鬧呀！

苗中善：热鬧！

汉賢王：有銀錢治嗎？

苗中善：有銀錢治，点了吧。

汉賢王：别慌！苗爱卿，山东沂山卫那个衙門头儿又威风又热鬧，又有銀錢治，这很好嗎？把你那个幞头象簡摘在金殿，居那个驛丞官去了吧！长随，去职。

苗中善：慢着，慢着，慢着，为臣行大又小，万万通不得。

汉賢王：来了，来了，你也知道行大又小通不得，我那小哈巴御同年儿，跟你啥仇啥恨呢？你把他攆恁远，我叫你朝里查，朝里

看，有事儿沒事儿．老王一天見他三四面，朝里查。

苗中蕃：嗯——南城。

汉賢王：有位嗎？

苗中蕃：无位

汉賢王：往下看哪，

苗中蕃：北城，

汉賢王：有缺嗯？

苗中蕃：无缺。

汉賢王：再往下看。

苗中蕃：东——西。

汉賢王：哎哎！苗愛卿，不耐煩看了。

苗中蕃：臣耐煩看。

汉賢王：你拿过来吧，南城无缺，北城也缺不了！

长隨官：还是无缺。

汉賢王：啊啊啊！无缺，无缺，东——西苗愛卿，你說你耐煩着看哎，你咋着一迭子一迭子咧揭呀？

苗中蕃：风大帶过去一張。

汉賢王：你看准，这是一張哇？七張，八張也多呀！那不是叫你吃烙饃咧，分貪儿張，你早早咧吃饃啦，看你明明不煩耐看了就是咧唄！說什么风大帶过去儿張嘛？南城无位，北城无缺，中城都察院，苗愛卿，老王今天設动大朝，为什么不見这个都察院上来朝見老王？

苗中蕃：主公，那是我两个虎子代管坐衙門。

汉賢王：噢！您这可不孬呀！国舅有您的国舅府．太师有您的太师府，这朝里朝外都成您咧啦，还有人家一点沒？以老王我来說呀，我那个小御同年儿，才进朝来，本是一家寒官，这个中城都察院儿讓給我御同年儿坐两年吧？

苗中蕃：我便不讓。

汉賢王：你，你讓了吧！你讓了別說老王我承情，就是他师傅也承

情。我那御同年他更承情了，三全齐美，註了吧！

苗中善：我不註。

汉贤王：一笔标过，

苗中善：註了！

汉贤王：你註的晚了，註的迟了，不承情，挂着你个不当家啦。

（唱流水）

开金口我封你独榜御进，三百六御进士你driven头名。

在金殿我賜你虎头大印，

察院当看一看你的威风衙門。

胡金文：臣謝恩！

（唱二八板）

忙磕头多謝过老主封我，多謝过老主爷你把我封。

头一封你封我独榜御进，二一封都察院代管黎民。

我領了双駕印勅劍两口，

察院堂看一看我的威风衙門。（下）

苗中善：（唱）在殿角把我forcing肚皮气破，

胡金文占去了我儿的衙門。

下金殿我不辞昏王大駕，回府去定巧計摆布此人。

（下）

張文忠：（唱）喝住了苗中善瞎了双眼，怎知道小千岁認姓归宗！

下金殿辞拜了我主御駕，察院堂見千岁去問安宁。

（下）

汉贤王：（唱流水）

我一見众文武下了金殿，这件事叫老王喜在心中。

有为王下金殿——也！ 蟒袍挂烂，

回宮院見梓童縫上一縫。（下）

第　四　場

〔苏金定上。

苏金定：（唱慢板）

苏金定在庵中悲哀悲痛，心想起朝閣事心不安宁。
結只为西梁国无有宝动，苗中善他父女进本朝中。
儺宝官把他女带上金殿，我的主观他女容貌出众。
在此这皇府殿又把官封。
他父女在朝中不怀好意，定巧計害本后一命丧生。
打三更她盗去金冠一頂，西宫院見我主去拿本升。
我的主只准了賤妃本章，她把我打棱綀害我丧生。
有本后犯了罪張愛卿监斬，
他的妻替本后一命丧生。
張愛卿他把我送出城外，行走到二龙山产生儿童。
俺母子又被那猛虎相冲。有本后我逃到姑姑庵內，
我在此姑姑庵只把馬停。与我儿俺别离一十八載，
还不知我的儿哪的身停，但不知等何日見面重逢，
有本后我哭死姑姑庵內，

老道姑：（唱流水）

老道姑上前来献茶一盅。（死板）

国太，請来用茶。

苏金定：放在一旁。

老道姑：（唱）出言来把国太一声便問，問国太你不喜所为何情？

苏金定：（唱）叫一声老道姑你不知曉，把国太心腹事講来你听。
与我儿俺离别一十八載，只如今十八載无有重逢。
有本后我現在姑姑庵內，但不知你千岁哪的身停？
等何日和我儿才能見面　但不知等何日轉回朝中。

老道姑：（唱）聞所見察院堂为官清正，你就該到那的去把冤申。

苏金定：（唱）我有心察院堂前去告状，是何人他給我状子来呈。

老道姑：（唱）龙国太察院堂前去告状，老道姑我給你只把状呈。
也非是对国太只誇海口，告不倒苗中善誓不为人。

苏金定：（轉倒板头）

上写着苏金定三十五岁，

下審一十八，

老道姑：記下了，国太請下便服；

待我写状子来；（国太下）

（唱慢板）

一字字一行行細写分明。

只因为西梁国才有宝动，苗中善他父女进在朝中。

催宝官把他女带上金殿，老主爷观他女容貌出众，

我的主在金殿只把官封。

封他女坐到东宫上院，　父太师子国舅在此朝中。

他父女在朝中不怀好意，定巧計害本后一命丧生。

打三更盗来了凤冠一頂，狗賤妃上金殿只把本升。

老主爷只准了賤妃本章，把哀家打絞綵一命丧生。

有本后犯了罪張文忠监斬，

連夜間他把我送出皇城。

有本后出京来怀胎有孕，行走到二龙山把儿降生。

生儿后那猛虎把俺冲散，与我儿离别后一十八冬。

但不知我的儿哪的身停。

聞听得都察院为官清正，我一到察院堂要要儿童。

不多时把书信修写完备，迭又迭来封又封。

把书压在桌案上，单等国太把衣更。

〔苏金定上。

苏金定：（唱轉倒板）

我在后院把衣更，　　渾身上衣服更改清。

老道姑她給我状子写，　我一到察院堂去把状呈。

察院堂他若还判明此事，杀奸贼給本后只把寃申。

往前走只来到前庵以内，老道姑你看我通也不通。

老道姑：《唱流水》

一見国太衣更定，　　打打扮扮倒也通。
我把状子交給你，　　老道姑还有囑托情。
龙国太察院堂前去告状，到夜晚你还回姑姑庵中。

苏金定：（唱）老道姑莫要囑托情，　　本后有話向你明。
察院堂內去告状，　　到夜晚我还回姑庵中。
由本后我只把庵来离，　　我一奔察院堂去把冤申。

（下）

老道姑：（唱）我一見龙国太出門去了，倒叫我老道姑挂在心中。
若得我把心放下，　　龙国太她回来我心安宁。

（下）

第　五　場

〔苗中善带四兵上。

兵　：来到府前，

苗中善：落道——！

〔家院上。

家　院：接太师爷！

苗中善：免了，叫人可恼！叫人可恼！啊啊！好你胡金文，占去我儿的衙門，怎样生上一計，摆布此人，这这……有了，不免差定苗秀去送礼品，察院堂若将我礼品收下，我上殿动上一本，本奏他新官入朝，貪賍卖法，儿等是有罪之人，不将我的礼单收下，我还要动本，本奏他新官入朝慢待天子面前專来，儿等也是有罪之人，我給他个一計两得，家院喚苗秀来見！

家　院：是，苗秀来見！

〔苗秀上。

苗　秀：站在高門下　巧口奉上人，俺苗秀儿，太师爷有喚，上前去見，見过太师爷。

苗中善：免了！

苗　秀：太师爷把小儿唤出有何使用，

苗中善：我命你到都察院去送礼单，可肯前去？

苗　秀：小人情愿前去；

苗中善：这是礼单，快去，正是：

（念）今天把你差；

苗　秀：太师爷請回。

苗中善：嗯，（下）

苗　秀：（念）送礼走一程。（下）

第　六　場

〔胡金文、书童、四把子上。

胡金文：（念）头戴烏紗持牙笏，　　身穿蟒袍紫罗藍。

閩母生咱二龙山，　　認姓归宗到长安。

上在殿去御笔考，　　得中都城御察院。

本公，胡金文。上得殿去跟老主御笔覼考，老主見喜，封我都城御察院，今天一坐爷家三尺法堂，只得与民分忧，书童；

书　童：侍候老爷，

胡金文：将放告牌移出，

书　童：是；将放告牌移出。

〔苏金定上。

苏金定：（念）离了姑姑庵，　　来在察院堂。

門上誰在？

书　童：我在，何事？

苏金定：往里去傳你家老爷，就說告状民妇請見。

书　童：待我給你傳稟，启稟老爷，有一告状民妇要見。

胡金文：书童，往外去傳，就說，我們老爷傳出，掩了中仪門，閃了东角門，低头瞑目啞啞而进。

书　童：遵命。（出介）我們老爷傳出，掩了中仪門，閃了东角門，低头瞑目啞啞而进。

苏金定：这是你家老爷傳出？

书　童：正是。

苏金定：我叫你二次往里傳稟，就說告状民妇跟告状民妇不同，告状民妇生的人貧志不貧，不走角門走仪門，你家老爷将中仪門閃放，打个請字，我便上堂告状，你老爷不将中仪門閃放，請字不打，我便揚长而去了。

书　童：你且少等，待我二次給你傳稟，稟老爷，那一告状民妇言講，生得身貧志不貧，不走角門走仪門，叫你爷将中仪門閃放，打个請字，我便上堂告状，你爷不将中仪門閃放，請字不打，状也不告，她便揚长而去。

胡金文：这是那一民妇講的？

书　童：正是。

胡金文：站过，啊呀呀！清晨早起，一坐爷家三尺法堂，与民分忧，未从与民分忧，书童往上稟道，言講告状民妇要見，听书童言道，这一告状民妇好不象告状民妇，想必是那家文武大老先生差来的令正夫人，想拿本公我的弊病，哈哈哈，哪有弊病你拿？哪有弊病你拿？书童，往外傳稟，就說，有請！

书　童：是，我家老爷傳出有請。

苏金定：（唱慢板）

察院堂他傳出里面有請，有本后我这里上了公庭。

上堂来我有心双膝扎跪，尘世間君跪臣大理不通。

胡金文：这告状民妇，上得堂来，見了本公为何不跪？

苏金定：告状民妇，我生来身貧志不貧，膝下有黃金，只有人跪我，沒有我跪的人。

胡金文：嗯！本公不怪罪与你，前来告状，可是状子、口述？

苏金定：此乃是状子，

胡金文：轉状子过来！

苏金定：状子献上。

四把子：喊！

胡金文：为何状子不轉？

苏金定：人役太重。
胡金文：两旁退下。
四把子：啊！（下）
胡金文：轉状子过来，
苏金定：察院愼閱。

（唱流水）

有人見这状子莫要观看，无人見这状子細看分明。

胡金文：民妇人，請下堂去。（苏金定下）

（唱流水）

我一見告状妇下堂去了，他讲出那言語我記心中。
有人見这状子不要观看，无人見把状子細看分明。
众人役掩了門书童抱印，說与給小书童細听心中。
叫书童你領我二堂以上，一字字一行行細看分明。
有本公拿状子二目观望，

待我看状，上写着告状人苏金定三十五岁，状告着苗中善父女四人，每日定計害人，苦害国太一死。好扎手的一張寃枉大状。

（唱慢板）

状告着苗中善父女四人。
只結为西梁国无有宝进，苗中善父女們进在朝門。
催宝官把他女带上金殿，
老主爷在金殿观她的人品。
老主爷观他女容貌杰俊，封他女东宫院在此朝門。
封他女駕坐到东宫上院，父太师儿国舅在此朝門。
苗中善他父女不怀好意，定巧計害国太一命归阴。
多亏着張文忠忠臣良将，他的妻替国太一命归阴。
龙国太出京时怀胎有孕，二龙山生太子母子离分。
他母子离别后一十八載，但不知太子儿哪得存身。
聞听的察院堂居官清正，有本后来要子來到衙門。

（轉流水）

看状子她好象国母告状，她好象我国母来在衙門。

叫书童提来印大堂以上（下）

〔四龙套、胡金文随上。

四把子：閃門！

胡金文：慢着，慢着！

（唱）众人役莫閃門你快掩門。（下）

四把子：掩門（下）

〔书童引胡金文上。

胡金文：（唱流水）

叫书童打开箱血书来取，見血书我只得施礼躬身，

由本院打血书抬头观看，（压板）

血书上写着我国母三十五岁，状子上写着苏金定三十五岁，下養一十八，哎，这是那个一十八呀，这……可是那个一十八呀，三十五，三十五，下養一十八，三十五，一十八，明白了——

（唱流水）

三十五一十八五十三春。

看状子对血书国母告状，原来是国母娘来到衙門。

我有心上大堂国母来認，苗中善曉知了拨苗斷根。

一再說我不把国母来認，落一个不孝名天下来云。

这句話只压到舌根以下，說与給小书童細听在心。

叫书童你領我大堂以上，

〔随上，四兵上。

四把子：閃門。

胡金文：（唱）你速速喚过来告状妇人。

书　童：告状妇人上堂！

苏金定：察院堂可曾盘清問明？

胡金文：嗯！状子之上連同証人也是无有，叫我怎样盘問来，扯下打。

四把子：啊！

胡金文：慢着，慢着，本院也不难为于你，拿着你的状子下堂去了吧！

苏金定：（唱流水）

我只把这状子拿在手中，这件事叫本后无有計生。

有本后下堂去恨天怨地，

胡金文：回来！

（唱）我問你下堂去埋怨何人？

苏金定：（唱）人人說察院堂居官清正，

状子上虽小事你盘問不明。

胡金文：（唱）一来是有本院学問昔淺，状子上无証人怎样盘明。

苏金定：（唱）我只把老道婆一声埋怨，为什么写状子不写証人。

有本后我回到姑姑庵内，見道姑状子上添个証人。

（下）

胡金文：（唱）我一見告状妇下堂去了，哭了声国——

四把子：喊！

胡金文：（唱）这一回叫本公大放悲声。

是国母他必然二次告状，若不是还有我血书一封。

衙前照事！

书　童：是！

〔苗秀上。

苗　秀：离了太师府，来到察院堂，門上誰在，門上誰在？

书　童：我在，講說什么？

苗　秀：往里去傳，稟与察院堂，就說苗府掌家要見。

书　童：稍等，待我与你去傳，启稟老爷，苗府掌家来見。

胡金文：怎講？苗府掌家要見，站过去，

书　童：是！

胡金文：啊哈呀！书童稟道，言講苗府掌家要見，我想苗府掌家到来为何呀？这这这……是了！敢在想拿本院我的什么弊病？本

院我是新官入朝，那有弊病你拿？看起上，敬其下，看起佛面敬僧人，看起太师爷的臉面，只得打上一个請字，书童，去傳“請”。

书　童：是。

苗　秀：怎样傳出？

书　童：里边有請苗府掌家。

苗　秀：打量也不敢不請，我看察院堂那得？察院堂那得？察院堂請呀請呀！

胡金文：請了！苗府掌家，不在此太师府侍候太师爷，来在卑职小衙为何？

苗　秀：我太师爷有个帖儿拿去看过。

胡金文：轉来！书童，廊下款待。

书　童：是！苗府掌家随我来。

苗　秀：哎！来这就要討扰了！

书　童：廊下边的，設宴款待苗府掌家。

（内应：是！）

胡金文：啊哈呀！清晨早起，苗府掌家到来，給我送来个帖儿，不知为着何来？待我看来，原是一份礼单。我想：跟苗府素不来往，他給我送份礼单为何呀！这？啊！是了，是了！我要是将他的礼单收下，这个奸賊必然上殿动本，本奏我新官入朝，貪脏賣法，我是有罪之人。若不將他礼单收下，这个奸賊还要上殿动本，本奏我慢待天子面前皇亲，我还是有罪之人。这个奸賊給我一計而两得，这个該怎样啊？这这这……嗯，不免这个热血洒在他身上，就是这番主意，书童！請了苗府掌家。

书　童：有請苗府掌家！

苗　秀：哼！我当是他媽啦巴子什么好宴咧，原是白菜帮子豆芽子，光塞我的牙縫子。察院堂，討扰呀！討扰！

胡金文：不成敬意。苗府掌家，在你太师爷面前你可是个能言的？

苗　秀：能言不能言，說一百句，也听九十九句零一句呀！

胡金文：可是个得用的？

苗　秀：得用不得用，二門上的腰栓，得勁得一个小巴巴棍儿呀！
胡金文：好么！在你太师爷面前又能言又得用，来到卑职堂衙，旁的无啥可敬，一边有两片竹筒拿去用了吧！
苗　秀：呀得儿，在此太师爷下吃不了的羔酒美味，岂用你那个竹筒。
胡金文：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来，扯下去給我打！
四把子：打！
苗　秀：怎么着，你們要打呀？
四把子：老爷吩咐要打呀！
苗　秀：打罢可能有开消？
四把子：打罢自然就有开消。
苗　秀：好！既然打罢就有开消，这給我打！打！打！
四把子：别說恁些了！爬哪吧！請老爷验刑。
胡金文：重責五板
四把子：一、二、三、四、五，五板打完！
苗　秀：察院堂看情呀！
胡金文：可看你什么之情！
苗　秀：看我太师爷之情呀！
胡金文：哇！不看你太师爷之情倒还罢了，若看太师爷之情！来！
四把子：有！
胡金文：复加五板！
苗　秀：也！这不抵不看情啦。
四把子：一、二、三、四、五，五板打完。
胡金文：苗家掌家，有两句言語給你太师爷捎去。
苗　秀：那两句言詞呀？
胡金文：打了你的臀，丢了你太师爷的人，打了你的腚，同打了你太师爷的臉蛋子一般，䟃出去，外边掩門。
四把子：出去吧！掩門。（下）
苗　秀：呀呀嘈！啊！好吧察院堂，我給你送来礼单，你收也罢，不

收也可。回府見了太师爷，我这个舌头尖，往上一挑，打发你回家抱娃子去吧！哎喲喲喲喲喲！（下）

第 七 場

〔苗中善上。

苗中善：前去送礼单，不見轉回还。

〔苗秀上。

苗　秀：哎喲！哎喲！見过太师爷。

苗中善：啊，我命你察院堂去送礼，为何落了这步光景。

苗　秀：哎！太师爷！你命我給察院堂去送这份礼单，他收礼也罢，不收礼也罢，不該重打五板儿呀？

苗中善：你都沒說看情嗎？

苗　秀：看何人之情？

苗中善：看老父之情。

苗　秀：罢——！不看你老人家之情倒还罢了，看起你老人家之情又复加五板儿，回来給你捎来两句言語。

苗中善：那两句言語？

苗　秀：打了我的臀，丢了你的人，打了我的腚，跟打你的臉蛋子一般。

苗中善：嗯！真来不会講話，滚出去！

苗　秀：啊！小老鼠爬到风箱眼里，里外受气哎——喲！

苗中善：啊呀！好你胡金文，老夫給你送了一份礼单，收了也罢，不收也罢，不該責打来人，如同慢待天子面前皇亲。这还了得，这得上得殿去劝上一本，家院走来。

〔家院上。

家　院：侍候太师爷！

苗中善：外边打道，太师爷上朝。

家　院：是！外边打道，太师爷上朝。（下）

第　八　場

〔汉賢王、張文忠、长随官儿上，

汉賢王：（引）金龙盘玉柱，凤凰扣九霄。

張文忠：参見主公。

汉賢王：坐！

〔苗中善內白："上朝！"后上。

苗中善：主公在上，臣有本奏！

汉賢王：苗爱卿，我先安插你，动本，任你动本儿，你可不能擦磨我那御同年儿呀！

苗中善：啊！啊，好把昏王，先把我的本头打去，我偏要奏你那御同年！

汉賢王：那你平身咀！

苗中善：君恩。

汉賢王：坐。

苗中善：謝坐！

汉賢王：苗爱卿，你偏偏要奏我那御同年，我那御同年法犯何律？

苗中善：主公，为臣念起姓刘的胡金文是我主的御同年，我看起上敬其下，看起佛面敬僧人，看起我主的臉面，为臣給他送了一份礼单，收礼也罢，不收礼也可，不該責打来人，責打来人如同慢待天子面前皇来，有什么死罪不該？把他选上殿来，开刀問斬。

汉賢王：苗爱卿，你上殿来嘟噜达啦說了一大趟子，也滿理儿，我要是給你問，嘿！也不知有理沒理啊？

苗中善：你就問过！

汉賢王：别慌，我給你問問哈！張爱卿，你的門生为王的那个哈吧御同年，他可是有罪之人哪？

張文忠：主公，怎見他是个有罪之人哪？

汉賢王：你家太师爷，看起上来，敬其下，看起佛面敬僧人，差人

給他送份礼单，他收也罢，不收也罢，好不該責打来人，責打来人如同慢待天子面前皇亲，他有什么死罪不該呀！

張文忠：主公，就該把察院堂宣上殿来，一問便知詳細。

汉賢王：对，长随官，察院堂上殿！

长随官：察院堂上殿！

〔胡金文上

胡金文：来了！

（唱流水）

又听得老主爷宣我上殿，想必是苗中華复奪本升。

走进来皇府殿双膝扎跪，問老主你宣我所为何情。

参見主公。

汉賢王：王的御同年，你上殿来了。

胡金文：臣上殿来了，

汉賢王：你可知罪？

胡金文：臣知罪便知罪，不知法犯何款？

汉賢王：哎咦，我的御同年儿，你家太师爷看起上来敬其下，看起佛面敬僧人，看起老主我这个臉面，差人給你送了一份礼单，你收礼也罢，不收礼也罢，不該責打来人，責打来人，如同慢待天子面前皇亲，你有什么死罪不該呀！啊啊

胡金文：主公，說什么他給我送了一份礼单，他明明是磨杀了为臣去了。

汉賢王：噢！那——他咋着磨杀你了？

胡金文：我与太师爷俺二人素不来往，他給我送份礼单，我若将他礼单收下，他必然上殿动本，本奏我新官入朝，貪脏卖法我是有罪之人，我若不将他的礼单收下他还要上殿动本，本奏我慢待天子面前皇亲，我还是有罪之人，把臣逼到两难之地，无奈，将来人責打几小小板子。

汉賢王：咋咋咋咋，把你逼到两难之地，无奈把来人打了两个小小板子！那——你打他几板哪？

胡金文：我打了五板。

汉賢王：你打得好，打得妙！你打的太少了。

（唱流水）

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太少。（压板）

胡金文：我又复加了五板。

汉賢王：咋着？你又复加了五板，

胡金文：正是。

汉賢王：沒事儿，起来吧。

胡金文：多謝主公。

汉賢王：坐坐坐！

胡金文：臣謝坐。

汉賢王：白弄那二八数哪，坐下吧！唉！苗愛卿，这一本儿你可沒奏着呀？

苗中善：怎見沒奏着？

汉賢王：怎样沒奏着？說什么你給我那御同年儿送了份礼单，你明明是瘮杀我那小御同年儿去了！

苗中善：我怎見是瘮杀与他？

汉賢王：你差人給我那御同年儿送了份礼单，我那御同年儿若将礼单收下，你一定上朝动本，本奏我那御同年儿，新官入朝，貪脏賣法，他是有罪之人；不將你那礼单收下，你一定还要上殿动本，本奏他慢待天子面前皇亲，他也是有罪之人。我那小御同年儿万般无耐，把来人責打几个小小板板子，你上在殿来，見了老王动本。那是遇着我那御同年儿啦，要是遇老王我，我就不打他了。

苗中善：主公，你莫非开賞？

汉賢王：啊！怎么开賞？

胡金文：你莫非开賞？

汉賢王：你听賞呀！

（唱流水）

恨不能把来人下在油烹。

胡金文：（唱）又只見老主爷見愛与我，胡金文在金殿要笑朝廷。

在头上只摘下五龙冠誥，我回到二龙山去为百姓。

苗中善：入庫！入庫！入庫——

汉賢王：哎哎哎！苗愛卿，哈呀！你擱这，入庫，入庫咧？

苗中善：姓刘的胡金文辞官不做，还要这頂制度为何？入庫吧！

汉賢王：老主还沒有傳旨！

苗中善：臣替主代劳，

汉賢王：别慌，别慌，别慌，叫你代劳，你咋能勤肯呀！我都叫你代劳咧，苗愛卿，給老王我这頂帽，你也代劳了吧！

苗中善：为臣不敢。

汉賢王：哎！反正你是代替了，你都代成劳哩。

苗中善：哎呀呀！为臣不敢。

汉賢王：哎！你当真不敢哪？

苗中善：当真不敢！

汉賢王：你要不敢哪——我就戴上啦！嗯，他不敢，哎，苗愛卿，老王我这頂帽叫你入庫，你当真不敢嗎？

苗中善：哎呀！臣当真的不敢，不敢！

汉賢王：老王这頂帽你要不敢——那这頂帽你还挂着不当家咧！拿过来吧！你咋恁勤勤呀代劳！我說張愛卿，你的門生，老王那个御同年儿在此原郡苦讀詩书，熬桌子冷板凳抹新儿换儿張，盼这頂制度好比撥云望月俱是一般，非容易盼在头上，他怎么能辞官不坐也？也也也……

張文忠：主公，这件事老臣我也不曉，把他宣上殿来，一問便明白。

汉賢王：好，好，好，长隨，察院堂上殿！

长隨官：察院堂上殿。

胡金文：（內白：来了！）

（唱流水）

走进了皇府殿双膝扎跪，你宣我无官人所为何情？

賢王：王的御同年儿，我的哈巴御同年儿，你在此原郡苦讀詩书，受过十年寒窗，九年熬油，热桌子冷板凳抹坏几条几張，盼这頂职度好比撥云望月一般，非容易盼在头上　那你咋着辞官不做咳！你說說，唉唉！

胡金文：万岁啊！

（唱流水）

也非是有为臣辞官不做，眞來是官职小勢不压人。

汉賢王：你說啥呀？

張文忠：主公，他言講他的官小，自己在朝奉君有人欺压于他！因此是辞官不做。

汉賢王：就結为这，辞官不做了？咦！看那家誰当哪咧！官小那，說話儿，想做大官儿，还不容易呀！咱开着官鋪咧，大官儿，小官儿，妞妞官儿，芝麻官儿，綠豆官儿，咱有咧就是官儿，伸头來，王給你升官加职戴料！

长隨官：呔！戴帽。

汉賢王：：呔！不錯，不錯，戴帽也可，

（唱流水）

伸头來王給你升官戴帽，有老王在金殿只把官封。

开口來我封你御儿殿下，

我封你御儿殿下，官儿可不小了吧！我看他誰也不敢欺压你。

胡金文：多謝父王。

汉賢王：坐吧，我咧孩來！

苗中善：啊哈呀！姓刘的胡金文又給我主封到天上地下，又认他御儿干殿下，論起国法他是一君，俺是一臣，論起家法，我是他的皇外爷，他是我的皇外孙，我又不能把他怎么样！这該怎样啊？这……？啊，噢有了！不如回在府去，瞻与我那两个虎子，一个个手使紅絨大棍，一个把住东华門楼，一个把住西华門楼，逢轎拉下轎来，逢馬打下馬来，我把他的双腿揖折！

汉賢王：哎呀！收棍，收棍，苗爱卿，你在这殿角自言自語地，你

嘟嚕的啥？

苗中善：为臣未曾說的什么？

汉賢王：你說啦，你还說沒有說，你說咧啥？老王我都听見了。

苗中善：你听見什么？

汉賢王：你咋說啦？那姓刘的胡金文被我封到天上地下，又跌他御儿于殿下，論起国法他是一君，你是一臣，你不能把他怎么样，要論起家法，你是他皇外爷，他是你皇外孙，你又不能把他怎么样，你咋着說啦，你回得府去，曉給你那两个小狗儿！

苗中善：哎！虎子就是了。

汉賢王：虎皮比猫皮値錢，你吩咐你那两个小狗儿子，一个个手使紅絨大棍，一个把住东华門，一个把住西华門，单等我那个哈巴小同年儿到此，坐轎拉下轎来，騎馬拉下馬来，把他咧双腿損折，苗爱卿，你說了无有咔？

苗中善：哎！为臣我无曾說。

汉賢王：唉，你咋着啦苗爱卿，你說咧我都听見啦，你还說沒有說，是这哏，老王我亲眼过目，来来来，你先折个单腿儿。

苗中善：哎呀呀，为臣不敢，不敢。

汉賢王：咋啦，苗爱卿，看你說出来了不敢哪你只管打个单腿儿！

苗中善：哎呀呀！不敢呀不敢，

汉賢王：苗爱卿，实話当眞咧不敢。

苗中善：不敢，

汉賢王：那你不敢我敢，官儿小再封。

（唱流水）

二一封我封你蒙国将軍。

我封你蒙国将軍，蒙天蒙地，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太子太保，龙子龙孙，三宫六院，娘娘千岁，太太师师，国国舅舅，把他們都蒙住。

胡金文：多謝父王。

汉賢王：別慌！

（唱）老王头上你蒙三分。

胡金文：谢恩。

汉賢王：坐，坐，我看他們能怎么样，我看了他們这个事儿干瞧气。

張文忠：主公，为臣的門生，我主的御同年，本是文职官員，又被我主封成武职，可不的威风热鬧，不免我主的龙凤大旗拉上殿来，給蒙国大将，才得威风热鬧哇！

汉賢王：对！就依張爱卿你的本奏，我說——长随，听王傳旨。

（唱流水）

您只把龙凤旗拉上殿来，

长随官：龙凤大旗拉上殿来，

〔拉旗人扛旗上。

拉旗人：参見万岁！

汉賢王：站在两旁。

苗中善：主公，太平之年，把龙凤大旗拉上殿来为何？

汉賢王：苗爱卿，是你不吃料哇！

苗中善：唉！不知道就是了，

汉賢王：啊！不知道，我的小御同年儿，他本是个文职官員，又被老王封成武职，可不得威风，杀气、热鬧，王这个龙凤大旗給我那蒙国大将，扯了王我的龙凤大旗，不得威风，杀气、热鬧哇！

苗中善：嘿！那一姓刘的胡金文，他有多大涵载，焉能扯我主的龙凤大旗不成？

汉賢王：那——我那蒙国大将要扯不的，誰能扯的了哇？

苗中善：这滿朝文武，唯有老臣我能扯的了，

汉賢王：咋着！这滿朝文武，就你能扯呀！

苗中善：我能扯，

汉賢王：那你說这个話音时可很扯呀！

苗中善：为臣我很扯，

汉賢王：那你还兴耐煩扯了，

苗中善：臣耐烦扯了。

汉賢王：你扯风箱，你扯哈委儿。

苗中善：你叫他扯？

汉賢王：我叫他扯我咧龙凤大旗，你想扯，我偏不叫你扯，我非叫他扯不可。我叫你干瞧气沒法儿，长随，看笔砚侍候着。

长随官：是。

汉賢王：（唱流水）

有为王在金殿一笔标明。

这边厢只写上独榜御进，又写下察院堂代管黎民。

龙旗上只写上蒙国大将，凤旗上又写上威震乾坤。

扯在察院里。（扯旗人下）

張文忠：主公，你的蒙国大将拉起你的龙凤大旗才得热鬧、威风、杀气，滿朝文武还不曾曉知，不免我主的馬蹄大炮抬上殿来，賜于蒙国大将，放它几下，滿朝文武才得知曉。

汉賢王：咋着，張爱卿，老王我的小御同年儿扯下龙凤大旗，惹的热鬧、威风、杀气，滿朝文武还不曾曉知，老王我这个馬蹄大炮，給我那个小御同年儿，叫他放上几下，滿朝文武方可曉知。

張文忠：正是。

汉賢王：張爱卿，就你説两句話，老王我还耐听，长随，听王道来。

（唱流水）

您只把馬蹄大炮抬上殿来，

长随，将馬蹄大炮抬上殿来。

长随官：是：馬蹄大炮抬上殿来。

（二抬炮人抬炮上。

抬炮人：参見万岁。

汉賢王：放在那里。

苗中善：主公，太平之年，把我主的馬蹄大炮抬上殿来为何？

汉賢王：苗愛卿，是你非知，我那御同年儿。文职官員，又被我封为武职，滿朝文武不曾曉知，为王这个馬蹄大炮，給我那蒙国大将，放上几下，您們滿朝文武才能曉知。

苗中善：哎，蒙国大将有多大涵載，焉能放得我主馬蹄大炮不成。

汉賢王：那我那蒙国大将放不得，您們文武誰能放得。

苗中善：滿朝文武唯有老臣我能放得了。

汉賢王：咋着，这滿朝文武都不能放，就你能放得了。

苗中善：我能放得了。

汉賢王：那照你这个說法，苗愛卿，不用說，你又耐煩放，你又很放。

苗中善：臣耐煩放，很放。

汉賢王：你很放，你耐煩放，你放屁。

苗中善：你叫他放。

汉賢王：我叫他放我咧馬蹄大炮，我給你說吧，苗愛卿，你放屁也不能放响屁，你要放屁你只能放那鑵鴉子屁，能，嘘，你要放响屁，我問你个惊駕之罪，咲，我說蒙国大将，你本是文职官員，老王我又把你封为武职，滿朝文武不曾曉知，你一坐三尺法堂，顧的审案，不顧得上殿朝見老王；顧得朝見老王，不顧的审案。把这个馬蹄大炮抬到你那个衙門儿，比做这个样子，再造上两門。单等老王設动大朝，把你这个馬蹄大炮咯噔咯噔放上几声，免你罪輕也可。

（唱流水）

馬蹄炮放三下免你罪輕。

（抬炮下）

張文忠：主公，你那蒙国大将，扯了旗了，放了炮了，滿朝文武还有点不大順服于他，不免你的天子宝劍賜于蒙国大将，执掌几載，滿朝文武才能順服与他。

汉賢王：也，張愛卿，这么說你咋想的这么混。

張文忠：哎，——想那么匀。

汉賢王：对对对对，那你怎么想那么匀呀！

張文忠：臣我是为国尽忠。

汉賢王：好好好，老愛卿，家是我当着，您說咋着咱就咋着唄，长隨，听王傳旨——

（唱流水）

您只把天子宝劍抱上金殿，

长隨官：宝劍到！

汉賢王：站在一旁。

苗中善：主公，把天子宝劍抱上金殿来为何？

汉賢王：苗愛卿，我那寨国大将，扯了龙凤大旗，放了馬蹄大炮，满朝文武也曾知曉，您們文武还有的不順服于他，老王我还有个天子宝劍，赴給我那个寨国大将执掌几載，您們文武才能順服贊成于他。

苗中善：主公，这个天子宝劍寨国大將可是执掌不得！

汉賢王：那——我咧寨国大将要不能掌执我咧天子宝劍，那誰能执掌咧？

苗中善：天子宝劍老臣我能执掌。

汉賢王：哎！苗愛卿，你怀里不是抱着一把咧嗎？

苗中善：为臣抱的一把乃是月儿劍。

汉賢王：哎喲！你怀里抱着一把月儿劍，这个满朝文武的就搁不了你啦，你要是执掌天子宝劍，就怕由不得老王我了，你說这不用說你也耐煩掌愿意掌。

苗中善：臣愿意掌，我耐煩掌！

汉賢王：你愿意掌，你长疮，唉，你长疥！

苗中善：你叫他掌？

汉賢王：我叫他执掌我的天子宝劍，你长疮不能长好疮，你长濃泡疮！你长疥也不能长好疥，你长满泡疥，你愿意掌不叫你掌，他不愿意长我还非叫他掌不可！我叫你干眼气！

苗中善：哎！

汉賢王：哼哈来回气儿，纛国将，老王賜你天子宝劍，代管着三宫六院，娘娘千岁，滿朝文武，太太师师，国国舅舅，他們要是不欺負你，千万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他們要是欺負于你，別管三宫六院，娘娘千岁，滿朝文武，太太师师，国国舅舅，你給我一齐的抹喲！

（唱流水）

他要是犯你手一杀不留容！

胡金文：臣謝恩！

（唱二八板）

忙磕头只謝过老主封我，謝过了老主爷你把臣封。

头一封你封我独榜御进，二一封督察院代管黎民。

三一封你趴我御几殿下，四一封你封我纛国将軍。

胡金文在殿角游来摆去，

苗中善：反了！反了！反了！

汉賢王：苗爱卿，你講道反了，这是誰呀，那么厉害，反到王老龙金殿来了。

苗中善：姓刘的胡金文反了！

汉賢王：我那纛国将站那唱沒有动势，他咋着反了。

苗中善：你那纛国将怀抱我主天子宝劍，游来摆去，如同欺压文武一般，他不是反了嗎！

汉賢王：喲！这就是反了嗎，別慌，別慌，我給你問問，看他摆沒摆。哈！那个纛国大将！

胡金文：父王！

汉賢王：你家太师爷言講，你怀抱王的天子宝劍在此金殿游来游去，那你摆了无摆呀！

胡金文：儿无摆，我散淡几步。

汉賢王：哎！摆了就說摆了，沒摆就說沒摆，何必說散淡了几步。

胡金文：儿我散淡几步。

汉賢王：哎呀呀！真是小胆之人，你太爷师說你摆了，老王我可沒見，这会儿，老王亲自过目，你摆摆，看看你会摆不会摆，会摆你就常摆，摆这一趟，怕啥？摆过去，这不怪得嗎？再摆过来！这不会摆嗎？那你——

胡金文：苗中善奸贼！

汉賢王：看这不停当了嗎？很好！

胡金文：（唱二八板）

气杀了苗中善卖国奸贼。

胡金文下金殿口啣带宇，

限三天領人馬抄尔的滿門！

苗中善：（唱二八板）

張文忠动一本本本都准，

有老父动一本本本本不中。

下金殿我不辞昏王大駕，

回府去定巧計摆布此人。（下）

（长随两边下）

汉賢王：（唱流水）

出宫来張愛卿一声便叫，把老王言共語細向你听。

張文忠：老臣回府而去。

汉賢王：慢着，慢着，張愛卿，莫要回府。随定老王到在宫院，見了你家娘娘千岁，咱們君臣用杯水酒，下盘象棋，再而府不迟。

張文忠：慢着，为臣官小，入得深宫內院，見不得娘娘千岁。

汉賢王：咋着？你这官小，入不得深宫內院，見不得娘娘千岁。

張文忠：正是。

汉賢王：你看看这！我有心叫張愛卿随我到深宫內院，他說他的官小，不能入深宫內院这是什么官职能入深宫內院見娘娘千岁呀也？这这……啊，有了，那伴駕王。伴駕王总能入深宫內院，見娘娘千岁，唉！不說。老王我就封他个伴駕王。

張文忠：臣謝恩！
汉賢王：你謝那的恩呀？
張文忠：我主封臣个伴駕王，我怎么不謝恩哪。
汉賢王：也！王我講的可是戏言哪！
張文忠：君无戏言。
汉賢王：哎——君有戏言。
張文忠：臣有反心。
汉賢王：唉！老爱卿，只要你赤心保国，我就封你个伴駕王。
張文忠：臣多謝万岁，謝恩了。
汉賢王：哎，老爱卿請起来，請起来，張爱卿。
張文忠：万岁。
汉賢王：伴駕王。
張文忠：主公。
汉賢王：老皇兄。
張文忠：臣主。
汉賢王：我的个老爱卿呀——

（唱流水）

叫一声伴駕王，　　我的老皇兄，
为王有話向你听。　　叫爱卿隨我到宮院。
見你娘娘飲酒令。　　你一盅来我一盅，
咱多多受用。

隨我来！

張文忠：臣到了！（同下）

第　九　場

〔苏金定上。

苏金定：（唱流水）

有本后我离了綠院堂內，
回庵內見道姑状子上添个証人，

二龙山跟我儿分手失散，

失散前我写下了血书一封。

离别后那一半我儿带去，这一半由本后带在身中。

回庵后我只把血书来找，对一对这血书細看分明。

正行走，用目睁，　　姑姑庵不远面前停，

有本后我只把女庵来进，进在庵我先找血书一封。

有本后我只把血书来找，記不清这血书放在何成。

找不着这血书不是紧要，俺母子重相逢万万不能。

有本后在女庵越哭越痛，

小道姑：（唱）显出来小道姑送茶一盅。

国太請来用茶。

苏金定：放在一边。

小道姑：（唱）开言来把国太一声便叫，两道眉皺一处所为何情。

苏金定：（唱）叫一声小道姑你不知曉，由本后我失掉血书一封。

失掉了这血书不是要紧，与太子想重逢万万不能。

小道姑：（唱）老师付她命我打扫佛殿，扫佛殿我拾了血书一封。

但不知那血书是也不是，再不然我拿来細看分明。

（下随上）

（唱流水）

我只把这血书交付与你，叫国太拿过去細看分明。

苏金定：（唱）接过来这血书仔細观看，果然間我写得血书一封。

至如今我有了干板硬証，这就該俺母子来重逢。

叫道姑你跪在姑姑庵內，有本后替幼主只把你封。

到后来幼主爷面南坐正，开言来我封你昭阳正宫。

小道姑：（唱）忙磕头我只把国太謝定，多謝过龙国太你把我封。

到后来幼主爷两南坐正，幼主爷登了基我的正宫。

苏金定：（唱）我一見小道姑后庵去了，

有本后我心下仔細想情。

至如今我有了干板硬証，我只得察院堂去要儿童。

有本后我只把女庵来离，我一到察院堂去要儿童。

（下）

第 十 場

〔四把子領胡金文上。

胡金文：（唱二八）

胡金文下殿来扯旗放炮，龙凤旗拉空中甚是威风。

龙旗上只写下独榜御进，

凤旗上只写下威震乾坤。

这比廂只写下蒙国大将，又写下察院堂代管黎民。

众将官您領我察院堂内，（下、随上）

您速速喚过来民妇人。

〔苏金定上。

苏金定：（唱流水）

有本后我离了女庵以内，我一到察院堂要要儿童。

往前走只来到察院堂内，龙凤旗拉空中甚是威风。

龙凤旗只写下独榜御进，又写下察院堂代管万民。

这边廂只写下御儿殿下，这边廂又写下蒙国将軍。

观罢了龙凤旗合掌大笑，观罢旗叫本后喜在我心。

有本后我只把大堂来上，我来到察院堂要要儿童。

胡金文：（唱流水）

离别后十八載你怎样等？为什么察院堂一时不容？

苏金定：（唱）只如今我有了干板硬証，因此是察院堂一时不容。

胡金文：（唱）民妇人你請到女庵以内，限三天就差人搬你回京。

苏金定：（唱）又听得察院堂讲說一遍，由本后低下头仔細想情。

也不用旁人說我就明鏡，察院堂他就是我的儿童。

由本后我回到女庵以内，

单等着太子儿搬我进京。（下）

胡金文：（唱飞板）

我一見民妇人大堂去了，我这得穩穩气巧計来生。

众将官！长安城总地方来見！

四把子：长安城总地方来見。

〔总地方上。

地　方：見过老爷。

胡金文：带我一支令箭，吩咐长安城里民房推倒，齐盖兵房，三天要这十万八千狼牙箭，三千御林軍皱輜，造齐我也要，造不齐我也要，就是你家太师爷講講情我也就不容，出去，外边掩門。（下）

四把子：出去，封門。（四把子下）

地　方：你看看这！察院堂吩咐的明白，三天以里要这些东西，三天以里办的不到哇，他还說太师講情他还不容，也，这句話——是怎样說的呀？啊！是了，是了！想必是叫太师爷給我講个情也就是了，嗯，待我見了太师爷再議，說說話話，来在太师爷府門，門上誰在？

家　院：我在，何事？

地　方：劳动往里去傳，稟与太师爷，就說长安城总地方求見。

家　院：你且稍等，叫我給你傳稟，有請太师爷。

〔苗中善上。

苗中善：今夜长思想，无有巧計生，何事？

家　院：长安城总地方求見太师爷。

苗中善：命他进府回話。

地　方：報門，地方告进，見过太师爷。

苗中善：长安城总地方，进在我府为何？

地　方：太师爷是你不知，察院堂吩咐下来，把长安城民房推倒，齐盖兵房，三天以里要造十万八千狼牙箭，三千御林軍皱輜，三天以里造成他也要，造不齐他也要，他講道，太师爷你講情他也不容，太师爷，你給小人做主呀，做主。

苗中善：令箭撤在我府，你去了吧！

地　方：多謝太师爷（下）

苗中善：啊，啊！好你胡金文，你本是文职官員，要这些东西有何

用处？莫非起下反国之心，上得殿去，动上一本，家院，带馬上朝，（下）

第 十 一 場

〔长随，汉賢王，张文忠上。

汉賢王：榆前三棵树，榆后翠花宫。

〔苗中善上。

苗中善：主公在上　臣有本奏

汉賢王：是这苗愛卿，咱先說好，滿朝文武都准你奏，就不准你奏我那蒙国将軍。

苗中善：好啊！啊，我把你昏王，先把我本头打去，我偏偏要奏你那蒙第将軍。

汉賢王：啊，你要奏我那蒙国将軍？他法犯何律呀？

苗中善：你那蒙国将本是文职官員，傳下一支令箭，长安城民房推倒，齐盖兵房，要这十万八千狼牙战箭，三千御林軍鈹鎧，三天以里造齐他也要，造不齐他也要，他本是文职官員，要这些东西有何用处，莫非起下造反之心，把他选上殿来，綁下开刀問斬！

汉賢王：走过来吧，坐吧。

苗中善：臣有坐。

汉賢王：你坐那歇吧，苗爱卿，只听你上的殿来嘟嘟啦啦說了一大趟，看滿有理儿，我要給你問問哏，你不知有点理儿沒有。

苗中善：无理臣不敢上奏。

汉賢王：噢！有理的事儿你办过几回呀？哎——我說張愛卿呀！你家太师爷奏道，我那蒙国将可是有罪之人哪！

張文忠：主公，那人法犯何律。

汉賢王：我那蒙国将傳下一道令箭，长安民房推倒，齐盖兵房，要这十万八千狼牙战箭，三天以里造齐也要，造不齐也要，他本是文职官員，造这些有何用处，莫非他起下造反之心？有什么死罪不該呀？他，他，他。

張文忠：就是臣我也不知，把他选上殿来，一問便知。
汉賢王：对呀，选上殿来，問上一問，你我才得放心呀！长隨，豪国将上殿！
长隨官：豪国将上殿。
〔胡金文上。
胡金文：来了！
（唱流水）
又听得老父王一声甦叫，我情知狗奸賊又拿本生。
走进来皇府殿双膝扎跪，
苗中善：綁下开刀。
汉賢王：哎，别慌，别慌，别慌，問明再杀。
苗中善：杀了再問。
汉賢王：看看看看！这人头是那树上結哪，砍了这茬发那茬，人头就是一个，一砍一辈子不算完了嗎？
苗中善：你就問过。
汉賢王：那我要得問問咧，問問我还不放心咧，要不問，杀了我才不放心咧！豪国将，你家太师爷奏道，你吩咐长安城总地方，民房推倒，齐盖兵房，要这十万八千狼牙战箭，三千御林軍鞍韂，三天以里造齐也要，造不齐也要，你本是文职官員，要这些东西何用，莫非起下造反之心，这有什么死罪不該呀，你？
胡金文：父王，这話是你錯埋怨为儿了！
汉賢王：那我咋着錯埋怨。
胡金文：父王，儿本是文职官員，又被父王封成武职，儿要这些东西好有一比：
汉賢王：比从何来？
胡金文：单等外国王子造反，为儿上馬平賊，二八佳人纏金枕，閑下造了忙时用，保守父王江山穩当。
汉賢王：咋着？咋咋咋？保守老父我的江山穩当嗎？
胡金文：是的。

汉賢王：平身吧，坐坐坐！

胡金文：謝坐。

汉賢王：保老王的江山有事儿呀？沒有事儿！一点罪沒有，苗愛卿，这一本你可又沒有奏着呀？

苗中善：怎見又无有奏着？

汉賢王：我那豪国将虽說是文官，又被老王封成武职，他要这些东西保老王的江山有什么罪呀？你說？啊！又是胡說八道，滿嘴咧放炮，有什么罪呀？你說，他有什么罪呀？真是胡說。

苗中善：啊！这是你那豪国将軍講的？

汉賢王：是他說的。那二更打两下，一点儿也不差呀！

苗中善：为臣我便不信。

汉賢王：不信，那你問問問問，你就放心啦。

苗中善：要拿姓刘的胡金文。

胡金文：你苗中善，苗中善，你苗中善。

苗中善：哎呀！反了，反了，反了。

汉賢王：也也也也！苗愛卿，誰那么厉害，又反到我皇府金殿了，

苗中善：就是你那豪国将反了！

汉賢王：唉！我那豪国将搁那站着沒动势，他怎么反了？

苗中善：他叫为臣的歹名，他不是反了嗎？

汉賢王：怎么？他叫你咧歹名，他就是反了嗎？

苗中善：他不是反了嗎？

汉賢王：他叫你咧歹名，你叫他咧啥呀？

苗中善：我叫他姓刘的胡金文。

汉賢王：看看看看！这样說，你叫他姓刘的胡金文，他不叫你个苗中善，他叫你个王八旦呀！

苗中善：哎！苗中善。

汉賢王：您称呼称呼吧，

苗中善：豪国将，

胡金文：太师爷，

汉賢王：看看，这不停当了嗎？这这！

苗中善：你可敢和我們那两个儿子賭头輸印？

胡金文：怎样賭法？

苗中善：到在校場和我那两个儿子比武，胜似我那两个儿子，我輸給你太师印璽，不胜似我那两个儿子，你輸什么？

胡金文：这——啊，我輸你人头首級，

苗中善：既要这么說，各找保官上来。

胡金文：請了吧，

苗中善：滿朝文武請了，我跟蒙国将賭头輸印，哪个将太师爷保下？

（內白：我保太师爷！我保太师爷！

胡金文：滿朝文武請了，我跟太师爷賭印那个将俺保下？

（內白：保——不得——！保单不保双，保太师爷不保你。

胡金文：这个——

苗中善：拿过头来吧！拿过头来吧！

汉賢王：也也也也也！苗爱卿，你咋啦，要头要头？

苗中善：我跟蒙国将賭头輸印，他連个保官都找不着，輸給我大半，拿过头来吧！

汉賢王：咋着？你跟我那蒙国将賭头輸印，你找着保官了，他沒有找着保官，咋着，就这你就要头哇。

苗中善：他輸給我大半了，拿过头来吧，

汉賢王：別慌、別慌，我問問看，蒙国将，跟你家太师爷賭头輸印，你找着保官了沒有？

胡金文：儿沒从找着保官，滿朝文武保太师爷不保为儿。

汉賢王：好呀，可說滿朝文武呀，你們好薄的眼皮呀，也罢！老王将你保下。

張文忠：为臣咧帮保。

汉賢王：咋！你咧帮保？

張文忠：帮保。

汉賢王：对，帮保，張爱卿，你沒听人家說呀配疥藉咧話啦，少不

了祇碳——有我也少不了你，蒙国大将，我給你問問，苗爱卿你跟我那蒙国大将賭头輸印，可怎么个賭法呀？

苗中善：到在校場，跟我那两个儿子比武，胜似我那两个儿子，我輸給他太师印璽，不胜似我那两个儿子，我找他的項上魁首。

汉賢王：啊！胜似你那两个儿子，你輸給他太师印璽，不胜你的两个儿子，他找你的項上魁首！

苗中善：臣找他的項上魁首。

汉賢王：啊，知道了，他找你的項上魁首。

苗中善：啊啊！昏王莫要打扰，校場再議。（下）

胡金文：父王，儿我是一文官职員哪！

汉賢王：唉——說什么文官职員哪，到在校場見他那两个儿子，战过他那两个儿子，狠杀狠战，战不过他那两个儿子，将馬一催向为王背后而去，他那两个儿子不往前赶倒还罢了，若往前追，我問他个惊駕之罪。

胡金文：多謝父王。（下）

汉賢王：走吧，不要緊，我給你摟后台咧，怕啥？

張文忠：主公，你那蒙国将与他那两个儿子比武，甚是热鬧，到在那里观看才是！

汉賢王：对呀！張爱卿說話我耐听，就依你本奏。长随！以到校場。（下）

第十二場

〔四把子領苗中善上。

苗中善：金殿同打賭，說与我儿知，来，請你二位少爷。

四把子：有請二位少爷，

苗　金
苗　銀：（內白）我呀呀呀呀……我呀呀呀呀……我呀呀呀呀……

〔苗金、苗銀上。

苗　金：威风，

苗　銀：凛凛。

苗　金：苗金。
苗　銀：苗銀。
苗　金：御弟，
苗　銀：皇兄。
苗　金：老头儿，
苗　銀：有喚。
苗　金：上前，
苗　銀：去見。
苗　金
苗　銀：（同白）我呀呀呀呀……我呀呀呀呀……我呀呀呀呀……
苗　金：老头在上，
苗　銀：受孩儿一穿。
四把子：一参。
苗　金
苗　銀：（同）不錯，不錯，一参。
苗中善：坐了，
苗　金
苗　銀：謝坐了。我呀呀呀……我呀呀呀……可說老头儿，把您二家少爷請出来有何屁放？
苗中善：哎，有何話講？
苗　金
苗　銀：（同）啊，話講，話講。
苗中善：儿啦，我跟蒙国将賭头輸印，命你二人教場和他比武，可敢和他比武？
苗　金：啊！怎講？賭头輸印，那姓刘的胡金文可有孩子那么高大。
苗中善：倒有我儿那么高大。
苗　金：他高咧了稍：
苗中善：好恼。
苗　金：（快板）

老头儿，老头儿你别恼，孩儿有話听分曉。
此去見了胡金文，乒乓噗出我扒你的草包。

苗中善：嗯——！

苗　金：胡金文的草包，胡金文的草包。

苗　銀：老头儿，那姓刘的胡金文可有为儿那么脖大？

苗中善：倒有我儿那么脖大。

苗　銀：他組咧草包。

苗中善：好气！

苗　銀：（快板）

老头儿老头你别气，孩儿有話听心里。
此去見了胡金文，乒乓噗出扎你的屁！

苗中善：嗯！——

苗　銀：哎哎，胡金文的屁，胡金文屁。

苗　金
苗　銀：三軍孩們儿，先拉三輛掩車！

四把子：拉掩車为何？

苗　金
苗　銀：拉俺爷俩咧死尸。

苗中善：莫講丧話，順馬一到校場。（下）

第　十　三　場

〔四把子領汉賢王、张文忠上，苗金、苗銀对上。

苗　金
苗　銀：我呀呀……我呀呀呀…見过“跌肚”儿。

汉賢王：哎姐夫，怎么“跌肚”呀？

苗　金
苗　銀：对，姐夫！

汉賢王：二国头儿。

苗　金
苗　銀：哎二国舅。

汉賢王：对呀！二国舅，您倆个打扮您窩囊干什么？

苗　金
苗　銀：哎；威风，怎么窝囊呀？跟你那蒙国将赌头輸印。

汉賢王：二国舅，趁早儿回去吧；

苗　金
苗　銀：咋着叫俺回去呀；

汉賢王：您两个不中，回去吧；

苗　金
苗　銀：哎，还沒有見俺咧武艺儿咧，你就知道不中哇？

汉賢王：喲，你两个說这个話音，是一定要得比啦。

苗　金
苗　銀：那要得比咧。

汉賢王：好，你两个站在一边儿吧，蒙国将来矣！

〔胡金文上。

胡金文：参見父王。

汉賢王：站在一旁，二国舅儿，瞎子吃粽子——閉蒙（早）儿回去！

苗　金
苗　銀：怎么又叫我們回去呀？

汉賢王：您两个不中，回去吧！

苗　金
苗　銀：咦？你又說俺不中，这話怎么說咧你？

汉賢王：你看看我那蒙国将站在一旁，威风杀气，你看看您两个那个龟形！

苗　金
苗　銀：唉，威风。

汉賢王：不是您不中，还是您不中，留着您这两条狗命吧。

苗　金
苗　銀：干蹚吧，叫比也得比，不叫比也得比。

汉賢王：啊！您这是不見黃河心不死哪！好，蒙国将軍給他杀将过去。

（三人一齐开打，胡金文夺大帅印）

苗　金
苗　銀：双賭！双賭！

汉賢王：哎哎哎！二国舅，你看您那个样子，支离八杈咧，干什么咧？

苗金
苗銀：双賭！太师印輸了，国舅爷印不要了！双賭！

汉賢王：散了吧！太师印輸了，剩这个国舅印哪，留着扰个門事儿吧！

苗金
苗銀：太师爷印輸了，国舅爷印不要了，要得双賭咧！

汉賢王：別慌！您两个双賭，我得跟蒙国将商量商量，他愿意賭，您双賭，他要不愿意賭，您还不能双賭咧。

苗金
苗銀：叫賭也得賭，不叫賭也得賭！（下）

汉賢王：您两个別慌，我得給您問問，蒙国将你可敢跟他們賭呀？

胡金文：双賭这有何妨？（下）

汉賢王：好！杀过去，張爱卿带王天子宝劍提你昭阳正院龙国太首級来見。

張文忠：遵旨。（下）

汉賢王：长随，展輦上殿。（下）

第十四場

〔苗金、苗銀、苗中善同上。

苗金
苗銀：兵不取胜。

苗中善：兵撤本国，跑哇！（下）

第十五場

〔四把子領胡金文上。

四把子：太师爷回到本国。

胡金文：敗兵莫追，金殿交旨。（下）

第 十 六 場

〔长随官领汉賢王上。

汉賢王：皇府金殿挂紅棍，老王的江山一会儿。

張文忠：为臣交劍。

汉賢王：压劍，我我你家国太。

張文忠：一劍两断杀死。

汉賢王：那——坐哏。

胡金文：参駕父王。

汉賢王：我請問你家太师爷，

胡金文：攆回本国而去，

汉賢王：那——你也坐哏；張爱卿，你家国太当眞的祢杀死了。

張文忠：当眞的杀死了

汉賢王：蒙国将，你家太师爷回本国而去了。

胡金文：正是。

汉賢王：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朝中就撇你們师徒二人。

（唱慢板）

他二人講罢我心悶定，　有老王我这得仔細想情。

你国太又被你一劍杀死，老太师只攆回他的国中。

死的死了跑的跑，　撇的老王孤零零。

忽然間想起来苏金定，　想起来苏金定王的梓童。

王梓童她怀胎身中有孕，不知死不知活可在世中。

有老王我这里越哭越痛，

張文忠：（唱流水）

張文忠在殿角仔細想情。

只如今苗中善不在朝中，

上前去动一本他父子重逢。

張文忠上前来复拿本动．本奏我的主龙耳細听。

蒙国将你把他当做那个，他是我小千岁来到朝中。

汉賢王：（唱）听一言不住我满心欢喜，幸喜的太子儿来到朝中。
张爱卿你說与太子儿曉，
叫他来快見我俺父子重逢。
張文忠：遵命！
（唱）走上前望千岁施礼相奉，說与給小千岁細听心中。
至如今苗中善不在朝内，
上前去見老王您父子重逢。
胡金文：（唱）走上前望父王双膝扎跪，問一声老父王你可安宁。
汉賢王：你是我的大皇儿？
胡金文：是儿
汉賢王：你是太子。
胡金文：正是！
汉賢王：好哇！好哇，呵哈哈哈哈！
（唱流水）
見太子只不住满心欢喜，至如今有老王喜笑盈盈。
胡金文：（唱）开言来把父王一声便叫，
喚过来俺国母俺母子重逢。
汉賢王：（唱）你国母犯了罪丧了命，难道說人死了还能复生？
胡金文：（唱）叫你說俺国母一死丧命，难道說有为儿从天降生？
汉賢王：那——嗯！坐吧！
（唱）大皇儿他一言把我問住，有老王低下头仔細想情。
王梓童犯下罪張爱卿监斬，
我想着这款事他要知情。
出言来張爱卿一声便叫，把为王言共語細向你明。
至如今你千岁現在朝内，
請出来你国太俺举家重逢。
張文忠：（唱）龙国太犯了罪丧了命，难道說人死了还能复生？
汉賢王：你胡說！叫你說你国太一死丧命，难道說你千岁从天降生？
沒有你家国太，我就給你要！

張文忠：（唱流水）

老主爷只如今难为于我，張文忠背过脣仔細想情。

想当初龙国太身体犯罪，我咧妻替国太一命丧生。

龙国太出京去怀胎有孕，龙国太在何处我不知情。

小千岁他現在一旁坐定，龙国太在何处他定知情。

走上前望千岁双膝扎跪，說与給小千岁龙耳細听。

龙国太在何处为臣不曉，我問你龙国太那的身停。

胡金文：（唱流水）

張爱卿你莫要伤心难意，在京南姑姑庵只把身停。

張文忠： 張文忠望老王急忙报喜，我国太姑姑庵只把身停。

汉賢王：好哇！（唱流水）

由为王我賜你圣旨一統，

姑姑庵你去搬你国太进京。

張文忠：（唱）用手来我接过圣旨一統，

車輦头行！

姑姑庵我去搬国太进京。（下、随上）

苏金定：（唱流水）

有本后离了姑姑庵， 上金殿去把老王参。

来到殿角內車輦落定，

我看老王那里？

汉賢王：我看梓童那的？

苏金定：我主！

汉賢王：梓童。

〔二人同笑：阿哈……。

汉賢王：（唱流水）

施一礼我只把梓童来迎。

苏金定：（唱）上殿来我先問老主安好？

汉賢王：（唱）問了声梓童你可安宁。

离别了十八年今天見面，

苏金定：（唱）离别了十八年在今天重逢。

汉贤王：（唱）想当初你犯罪把你监斩，为什么你不死又得复生。

苏金定：（唱）想当初我犯罪張爱卿监斬，

他的妻替小妃一命丧生。

汉贤王：（唱）王梓童說罢話我心中明亮，

張文忠果称起于国忠臣。

苏金定：（唱）急忙間把老王一声便叫，殿角的只坐下誰家儿童？

汉贤王：（唱）叫一声王梓童你不知曉，

那本是蒙国将你我的儿童。

苏金定：（唱）既然間他就是你我儿子，

你把他喚面前俺母子重逢。

汉贤王：太子！

（唱流水）

大皇儿在此地莫要久站，

快去見你国母咱举家重逢。

胡金文：（唱）走上前望国母双膝扎跪，十八年咱母子今天重逢。

苏金定：（唱）我只把小奴才一声喝住，为什么察院堂不認娘亲？

胡金文：（唱）那时节为孩儿若認了你，苗中善曉知了挖苗斷根。

苏金定：（唱）大皇儿他讲出言語有理，忽想起在庵中那件事情。

叫老主亲自来接喜喜到，在庵中給太子收来一宫。

汉贤王：好哇！

（唱）張爱卿你带圣旨一統，

到庵中你去搬您千岁的正宫。

張文忠：（唱）接圣旨止不住滿心欢喜。

車輦头行！

（唱）到庵中我去搬千岁的正宫。（下，随引小道姑上）

小道姑：（唱流水）

有我奴离了姑姑庵， 长随小宦把我搬。

从来沒坐过金車輦， 腰不疼来腿不酸。

到至在殿角下了車輦，　我举目抬头往上观。
老主爷他在上首落坐，　龙国太陪御駕坐在一边。
年少者俊俏好坐在殿下，不用說那就是幼主掌权。
施一个三进礼我把主参，問老王和国太您可安然。

苏金定：（唱）想当初在殿中封过于你，至如今还封你昭阳正宫。
你在此皇府殿莫要久停，你一到昭阳院去看分明。

小道姑：（唱）忙磕头只謝过国太封我，謝过了龙国太你把我封。
人人說出家人无有好处，出家人倒坐了昭阳正宫。
有我奴在金殿沒有久定，我一到昭阳院去看分明。
哎喲喲！我实在受荣！（下）

汉賢王：（唱）今天来咱团圆大家欢聚，我只把張爱卿官上加封。

張爱卿跪下听封！为保国太，你妻替他死过，果称为忠良第一，朕当封你——出京将，在国相，再封你見官者越級！

張文忠：謝过老主。

汉賢王：平身。到此明天早起，为王一登殿，老王脫袍让位。

張文忠：主公起駕！

（一同都笑，呵哈……）　　（同下）

——劇終——

借　　靴

楊振先　口述
侯中伏　抄录
开专劇目組　校訂

剧 情 簡 介

张拴为了給南庄上他的結拜大哥賀喜，礼物、衣服都已准备齐全，唯鞋子破旧。于是，他便去北庄上他結拜二哥刘小胡那里去借。由于刘小胡这个人尖酸刻薄，自私吝啬，不愿出借。后經张拴好說歹說，他才答应；但必須叫张拴給靴子行二十四拜全礼。

人 物

刘小胡（丑）　　張　拴（丑）

小小儿（娃娃生）

〔张拴上

張　拴：（对）有話不多，坐下再說。（坐介）

（詩）三間屋子两架梁，　　杆草沒有秫稭长。

牛車沒有馬車快，　　豆腐沒有馬肉香。

俺張拴。結拜大哥名叫李德元，二哥刘小胡。聞听人言我家大哥年活半百，得了一子，众位乡亲牵羊的牵羊，抬酒的抬酒，都去賀喜。我有心前去，礼物提不到話下，也有穿的，就是脚上穿这一对鞋怪差。聞听人言，东庄刘家二哥有对好靴子，不免到至那里借来穿上与我大哥賀喜，見了亲戚邻居，好不美哉乎！我的心下就是这般主意，待我前去。呀！好几里地，还得会儿走咧。咲！快腿擱头咧，說說話話，拐弯抹角，咲！来到啦。二哥可在家下？开門！（內狗咬）

刘小胡：（內白）小！到門外边看看，看看是狗咬人啦，还是人咬狗啦。

小小儿：（內白）好吧！（上）大爷！狗咬人咧！

〔刘小胡上。

刘小胡：小呀！領我大門外边看看去哏！

（唱慢板）

刘小胡我正在大苑屋里，又听得哈巴犬邦邦咬人。

叫小小你領我大門外去看，

咱一到大門外去看詳細。

用手儿我开开門儿两扇，

原来是張賢弟来到这里。（死板）

三弟！

張　拴：二哥！（二人同笑哈……）

刘小胡：三弟，你那个賤足輕易不踏我这个貴地。

張　拴：咋啦？二哥你，咋我这个賤足不踏你这个貴地呀？我这貴足輕易不来你这个賤地。

刘小胡：啊啊！今天来到二哥我这貴府，請，請廟后头說話去吧。

張　拴：看看！这是个啥話，二十年的好朋友啦，輕易不見面，这見了面叫上庙后头說話去；还是上大堂屋里說話去。

刘小胡：別打渣子啦，看你是啥人，哪能入我的大堂屋呀！

張　拴：二十年的好朋友不能入大堂屋，看誰能入堂屋呀。

刘小胡：那！那我得問問小，您三叔他能入爷我的大堂屋不？

小小儿：二十年的好朋友能入大堂屋。在庙后头說話人家不笑話嗎？

刘小胡：小！照你这个說法，您三叔能入我这个大堂屋哪？

小小儿：能入。

刘小胡：那！那就請到二哥大客屋里說話吧！

張　拴：嘿！一来到就該抓住我向大客屋里去。

刘小胡：三弟，別生气，慢待，慢待！

張　拴：（笑）二哥，沒啥，沒啥！

小小儿：走吧，三叔，向大客屋里坐会吧。

刘小胡：三弟，請坐，請坐！

張　拴：坐！

刘小胡：也，三弟，你看看你那个样。看你坐那里不中啊！小鸡上架，来那一咕蹲，多难看哪。下来下来！

張　拴：我好小鸡上架　行意了。（注："行意"即习慣的意思）

刘小胡：好好地坐哪！

張　拴：哦哦，好好地坐哪！

刘小胡：嗯！看那个穷样子，沒有出息。唉！三弟，你輕易不来到二哥家下，今天来到二哥家下，有点啥事呀？

張　拴：嗨！有点小事不大。

刘小胡：啥事你說唄？

張　拴：唉！二哥，这个事你都不知道嗎？

刘小胡：可是南庄上咱大哥明天生啦，年活半百又生了一子，乡亲朋友牵羊的牵羊，抬酒的抬酒，都前去庆賀咧，那么大的事是不是？

張　拴：唉！就是那。

刘小胡：这个事那么大，我咋不知道哇？唉，三弟这个事那也不能怨你，还不能怨咱大哥，也不怨二哥我也。

張　拴：那怨誰呀？你說这！

刘小胡：这都怨执事的不到。执事的若到，問問咱家大哥跟哪家是亲戚，跟何人是朋友，問清亮，問明白，給人家送个喜帖。就說咱們兄弟吧！跟咱大哥是二十年的好朋友啦，就該差个人来給送个喜帖，我也知道到什么时候給咱大哥送个礼，道个喜，这有多好呀！就这也沒給我送个喜帖，那我就能知道了？

張　拴：就是。俺二哥說这話在理也，那这会你不能說你不知道了吧？

刘小胡：那——也算知道了吧。

張　拴：既然知道了，咱是二十年的好朋友……

刘小胡：是这三弟，咱大哥也沒差人給我送信，也沒給我送个喜帖，就你給我說說我就去了？那我覺着不顺当。要去哈，但凡拿点礼物，在家就吃不了，賠本的事，我不干，我不去！

張　拴：是这吧二哥，你要不去，我去，叫我給你捎份礼去，那不跟你去了一样嗎？

刘小胡：你算了吧，我要叫你捎份礼去，装你腰里你花了，你到那里也不說，那我这个錢不就坑了？不中！不中！

張　拴：也！二哥你隔着門縫子望人，你可把我看扁了。你別看你三弟穷，我穷的有志气，穷人不能穷骨头，穷力不能穷筋！这个无礼之事我办不出来。

小小儿：大爷！俺三叔可不是那种人哪，沒理的事俺三叔不会办出来。誰不知道俺三叔是个实在忠厚的人啊！

張　拴：唉！二哥，听听小說这話。再說咱弟兄二十年的好朋友啦，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么？

刘小胡：嗯！三弟，反正你說了，二哥这个事我也不能說不知道。你說叫我捎个干礼，我就捎个干礼，那得多少錢哪？

張　拴：那！这沒大小，三十，五十，十串八吊那都行。

刘小胡：也！我的老爷，你說話怪排場，你也打听打听二哥要是不要东西不要地，我就沒有出过这种血。

張　拴：是这也，二哥，那啥有多少呀，那在你哩。咱大哥他能跟你爭这礼呀！

刘小胡：嗯！三弟，这到底得多少哇？你說个价吧。

張　拴：你叫我說个价，第一說拿着你这个門戶，过的又富足，再一說咱是二十年的好朋友，很少了，那你也拿不出門去。叫我說个价，最少你得拿二十吊錢。

刘小胡：你干騰吧！你說拿二十吊錢，二十吊錢你知道要多少地不！不行，太多。

張　拴：看看，你嫌我要得太多了，你愿意拿多少呢？

刘小胡：我說拿多少，拿一百錢不少。

張　拴：拿一百錢？算了吧！这一百錢我給你代捎我也拿不出門来，我嫌丢人。

小小儿：大爷！拿着咱这个門戶，再說你还是个监生哩，拿一百錢說实話真丢人，不行，再添点吧！

刘小胡：也！小小！你說这太少哇？

小小儿：不中大爷，太少。

刘小胡：那，唉！咬咬牙，狠狠心再添一百。二百錢。

小小儿：大爷你——

刘小胡：不要多口，三弟我这可真到劲了，不少啦。

張　拴：好！你說二百就拿二百，你多拿两个你的面子大，你就是不拿一个，咱大哥他不也不能伸手要也。

刘小胡：唉！中，中啦，就这吧。小，到咱东上房里，挨那一垛一百串的大錢堆，余在外那不有散挂子哪，唉，拿二百錢八頂十，別給他足錢，你手里要有那干河魚張水上潭給他頂上，换成好里你花。

小小儿：是，嗯！听他說这話，不怕人家笑話。有碎錢，我拣大的

拿。你叫我給他八頂十，我偏給他足数。对不起人的 事 我干。

大爷！錢拿来了，交給俺三叔吧？

刘小胡：交給他哏！給他二百錢，搭二百錢。

小小儿：三叔！給这二百錢，收下吧。（小声）

这可是足数哈。

張　拴：装小挎包里哏！小儿，你眞是个好孩子，这个事办完，拐回来我給你捎点啥好吃哩。

刘小胡：三弟，錢也給你了，那你走哏！

張　拴：哼！二哥！我不是光为这来咧，我还有点小事咧。

刘小胡：你有啥事赶紧說哏，說了办办可就走啦。

張　拴：那好說。

刘小胡：好說，那你赶紧說哏。

張　拴：二哥，我通忙着咧，不能光在这和你陪着說話。我来借啥咧。

刘小胡：那你借啥呀，快点說哏。

張　拴：二哥！你咧好口才，你猜猜。

刘小胡：那你咧事我也不用三猜，一猜就猜着了。

張　拴：包你十猜、八猜你也猜不着。二哥那你就猜哏！

刘小胡：三弟，听猜……

（唱流水）

叫三弟你穩坐大客厅里，把你的来歷事說个詳細。

沒錢花来我家把錢借——，（压板）

三弟！这几日賭博輸了錢了，沒有錢花，見了二哥借錢花咧不是？

張　拴：二哥，不是咧，三弟我不斷錢花，有錢花。

刘小胡：你不是来我家借錢的嗎？

張　拴：不是的，头一猜沒有猜着。

刘小胡：哎，他不是借錢花，这是啥事咧，啊……有了，

（唱流水）

　　　　要钱花，来我家借吃的。（压板）

張　拴：二哥！咱們弟兄是二十年的好朋友，吃喝花费我給你張过几回嘴呀？你别看我張拴穷，我穷的有志气，能借能还我才借你里咧。光能借不能还，您三弟我还办不出来咧。

刘小胡：那不是借吃咧东西嗎？

張　拴：不是，不是的。

刘小胡：你看这，又沒有猜着。嗯，他想借啥呀这？……哎，有了……

（唱流水）

　　　　你借鮮血把头砍——（压板）

三弟是借二哥的血不？小儿，赶紧把那个刀磨快点儿，端个盆子来！

小小儿：大爷，你要这为何呀？

刘小胡：您三叔他来借血咧，俺是二十年的好朋友，你沒听人家說，为朋友两肋插刀，那也是理应該。把刀磨快，拿个盆子，把二大爷的头砍下来，借血我得借給他。好朋友么！

小小儿：大爷，那要說这个事儿不定能是，你沒有猜对。

刘小胡：三弟，你是借血咧不？借血，二哥可借給你呀。

張　拴：二哥，你咋光說胡話呀！我啥借不了，我要借你咧血干什么呀？把头砍掉你也不能活啦。不是借血。

刘小胡：你看看他不借血，那他借啥呀？哎，有了，

（唱流水）

　　　　想借脑袋用棍楞，（死板）

（白）三弟！你不是借血，可能借脑子咧。你借脑子为朋友我也得借給你。小儿，去，跑快，拿那个大棗木杠子，照头上来几下子，把我的头砸烂，把那脑子倒盆子里，叫您三叔端走。快去！

張　拴：小小儿回来，回来，回来！你咋啦二哥，不借你血，我借

你的脑子干啥用呀？你也不猜猜，不是借这。

刘小胡：难煞我了！

（唱流水）

这不借来那不借，

問了声張賢弟想借什么？想借什么？（死板）

張賢弟！不借吃　不借錢，也不借血，也不借脑子，三弟到底想借啥？說明吧！

張　拴：二哥，我来給你借靴咧！

刘小胡：啊！你來借鐝咧，看你早說話，我多会就叫你拿走啦。小儿，到車院里将咱那大山鐝、小山鐝扛来叫他拿走。

張　拴：小儿，別去！別去！二哥我不是借鐝子也不是借桌子，我借你脚上穿那双靴子。

刘小胡：咋？咋？咋？你借我那对靴子？这这这……（气死介）

小小儿：咋啦三叔你？咋啦把俺大爷这一句話說死啦？

張　拴：小儿，别害怕，你沒听人家說呀，"人不伤心，难得死"，那是一个气儿。

小小儿：大爷醒来！

刘小胡：（唱慢板）

听一言止不住悶倒在地，止不住魂灵儿飞到空里。

有心睜眼难睜眼，　上眼皮欺俦下眼皮。

猛然間睜开我三棱子眼——（压板）

張　拴：醒醒吧二哥，别装死儿啦！

小小儿：大爷醒醒吧！

刘小胡：（唱流水）

我面前只站下什么东西？

張　拴：咋着二哥！我是您三弟張拴，你咋說什么东西呀！

刘小胡：嗯！你叫張拴？你叫狗蛋！你叫操蛋，王八大蛋！

（唱流水）

明明你是流落鬼儿，　什么蹄腿儿穿靴子儿。

掰一掰我向前抒子吧——（压板）

張　拴：二哥，可不能打啊，一打，二十年的好朋友就摔香炉子啦！

刘小胡：不能打，我——我駡！

小小儿：大爷可不能駡啊！好朋友咧，駡娘你得摊一半儿！可不能駡哈！

刘小胡：小儿！这也不能打，也不能駡？

小小儿：大爷，也不能打，也不能駡！

刘小胡：哎！

（唱流水）

这才是打也打不得，　　駡也駡不得，

无奈何倒叫我哭哭啼啼，哭哭啼啼……（死板）

（白）啊……唉……（作打哈哈哈动作）这是誰也擱这里乱七八糟的！也！这不是三弟呀！你是啥时候来咧？哪一陣香风把你刮来啦？三弟，赶紧請，請大客屋里說話。坐坐坐坐坐！哎，三弟，天也不早了，在这个时候你还沒有吃飯咧吧？

張　拴：沒有咧，多会就餓的慌啦！

刘小胡：是这呀三弟，吃啦就是吃啦，沒有吃就是沒有吃，可别說瞎話呀！

張　拴：剛才沒有給你說呀！看沒有吃还是沒有吃。

刘小胡：那——那你沒有吃飯，少不了二哥得給你准备飯呀。叫大爷报飯！

（唱流水）

抹抹桌子摆酒席，　　大爷报席你听知：

杀上鸡宰上鵝，　　再做上猪肚子羊羔尾。

廚下把菜做齐备，　　将酒篩好端这里。

（死板）

小小儿：不用說，俺大爷还得算一份，够朋友。好！我端去。

張　拴：小儿回来，回来，回来！二哥，我吃罢飯了，你别招罗哚

了。

刘小胡：咋着你用罢飯了？好哇！哎，三弟，来到二哥家下，吃了飯你就說吃了飯了，沒有吃飯你也說吃了飯，当緊別叫我二哥受罗嗦！三弟，你到底来咋哩？

張　拴：多会沒对你說呀？还是来借靴子咧！

刘小胡：嗯！你沒有忘了。

張　拴：哎，看看你說这，我忘了？我弄啥咧我会忘啊？

刘小胡：嗯！三弟，这对靴子我不是不借給你，那是二哥我儉省格另訂做咧一双靴子。那对靴子是您二哥我心爱之物，借我这对靴子可不容易呀。还得使这二十四拜全礼，这才能借走我这对靴子。

張　拴：哎呀呀！想借你这对靴子真是不容易呀。

刘小胡：那你要說不容易，那你不穿！

張　拴：是这吧二哥，我还有些点子咧！

刘小胡：哎！你也沒有啥好点子。說吧！

張　拴：二哥，你不是个監生啊？

刘小胡：是啊！

張　拴：那搁这大礼上，那你要懂哩吧！

刘小胡：当然嘛！

張　拴：好哇！既然你懂大礼，你喝着礼，我行着礼，这不停当了嗎？

刘小胡：哎呀呀！照你这个說法儿可太輕看我这对靴子啦！

小小儿：大爷，您是好朋友，我家三叔诚心承礼，就是来不及了，就照我三叔說那个法儿往前走吧！

刘小胡：哎！沒有法子，小儿哇，到东厅房里，那对靴子呀，在那个紫檀木盘子里头放着叫大爷我弄个小絹一兜，两厢綁咧滑子，花漫空云咧絲帶。你慢慢儿把絹解开，你头頂住那个盘子。你要小心謹慎，可别叫絆倒嘍哈！絆倒嘍磕住你倒沒有啥，你可千万千万别把靴子摔坏嘍哈！你要是摔着靴子，不攞

你下工，我也得一百馬鞭子打你。招呼好，赶紧去吧！

小小儿：好吧。（下取靴又上）大爷給靴子！

（小儿装絆倒，赶紧跑下）

刘小胡：哎喲！我咧靴子也！我打你一百馬鞭子！我撵你下工！

（张挡，慌忙拾靴子）

張　拴：哎，二哥，靴子到我手里了，我要去啊！

刘小胡：哎哎哎！三弟，咋着啦你是？可你走那就能行啦！还得施这二十四拜全礼咧！

張　拴：是这不中啊二哥，我給咱大哥道罢喜明天回来，該施二十四拜礼，到那时滿着我行四十八拜礼咧，还不行嗎？

刘小胡：哎！那可不行啊！

張　拴：好！来着吧！

刘小胡：你站这合！站好！挺起胸脯来，别带着个拿鸡咧样子，多难看。听着，好好咧！

張　拴：你說吧，赶紧。道道眼眼不少！

刘小胡：入位！

張　拴：二哥，我恁么大年紀啦，还用你喂我呀？

刘小胡：也！这头淋的醋不酸？我知道你会吃不用喂啦！我叫你入位，叫你站到行礼这个地点，你知道不？那是你咧地点，你知道不？

張　拴：看看，你就叫我站那合不停当了嗎？

刘小胡：那总是不中吧，要中我就叫你站那合，不中啊，重来吧！入位！

張　拴：你看看我中不中？

刘小胡：中中中中！整冠……

張　拴：二哥，我不叫你高抬我，我是个庄稼老土儿，你咋着喊我个官也？

刘小胡：哎！我叫你"整冠"扶你咧帽子你知道不？

張　拴：那你叫我扶扶我咧帽子不妥了嗎？

刘小胡：你干膦吧！你說那話我不管，那都不是礼宾說咧話你知道不？

張 拴：那再来一伙吧。

刘小胡：整冠——彈生——彈生

張 拴：哎喲喲喲喲喲！不能活不能活！

刘小胡：哎你咋啦你？不能活，不能活，誰杀你啦？

張 拴：你說杀人——杀人。你要是把我杀了，我咋活呀？

刘小胡：哎呀呀呀！你眞是庄稼士儿不趴咧胖子——太粗人一个！我喊“彈生”是叫你打打身上咧土！

張 拴：那你給我說說叫我打打身上咧土不妥了嗎？

刘小胡：也！照你那个說法，那是文人說咧話不？

張 拴：啊！那我不懂咧，不懂咧！再来来，再来来。

刘小胡：咳！少有！“彈生”伏以……伏以——不中！

張 拴：你說那呀二哥，往下一搗到底儿！

刘小胡：你別价弄个一搗不到底儿！

張 拴：你試試試儿！你！

刘小胡：站好吧！站好吧！伏以——

張 拴：你看中不中？二哥！

刘小胡：跪——

張 拴：行不行？

刘小胡：叩——首——（张看沒法儿了，摳摳自己的手）再叩——首——（张又摳另只手）三叩首——首——（张又摳二哥的手）

刘小胡：三弟咋啦？你出心跟二哥打渣子呀！

張 拴：也！吓死我，那我也不敢跟二哥打渣子呀！

刘小胡：你光說不跟二哥打渣子，我說三叩首，你咋摳摳我的手呀？

張 拴：二哥，你一說都怨我，你說这話，你喊头一声叩首，我一看这客屋里旁里沒有人儿，就咱弟兄俩，我不能摳你的手咧吧，那我就把这个手摳啦一下子。你又喊个叩首，我沒有法儿了，那

我又把我这个手，我又掘了。我本着这就算完了，你又喊个三叩首，我这俩手都掘来过了，我沒有法儿了，抓住你咧手我就掘啦一下子。那这事能怨我呀？

刘小胡：哎呀！你真是个乡瓜子！連这个大礼你就不懂！

張　拴：咦！咋那么些大礼小礼耶耶，這道眼眼子不少！你說这都是啥耶？

刘小胡：哎哎！他还急咧！我給你說吧，我喊一声叩首你磕一个头，我喊二声叩首你再磕一个头。我喊三声叩首，你一連磕这三个头。叩首就是磕头，知道了不？

張　拴：啊！說了半天了，叩首就叫我磕头了。

刘小胡：就是呀！

張　拴：那你裸裸利利叫我磕头不停当了嗎？

刘小胡：看你說那話，那算不識文哪！

張　拴：就是，俺二哥是个監生，会咬文。二哥，这啥也不怨我沒有上过"碾"。

刘小胡：別胡說八道，滿嘴咧放炮話！你沒上过学就是啦。

張　拴：啊啊啊！沒有上过学，沒有上过学。打鉄咧話啦，再燒个二火吧！

刘小胡：还站老地方，还站老地方。听催。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平身（张听見叫他平身，身稍上前爬点儿）平身——（张拴身体又往上伏）平身——平身——平身——（张拴看沒法儿，往地下一爬）（刘小胡恼怒，踩张拴一脚）

張　拴：咋着啦二哥？廿年咧好朋友咧你咋打开啦？

刘小胡：三弟，你咋着跟我撒欢哇？

張　拴：我咋着跟你撒欢啦？

刘小胡：打啥咧！喊一个平身，两个平身不說，我喊三个平身你不得見蛋那合啦，你給我这合睡覺哇？

張　拴：二哥你別急，你喊头一个平身，啊，我想想，你是叫我咧身子放平咧吧！哎你喊个平身我想着身子总还是高，我又往下

伏伏身，身体再往下伏，沒有法伏了，我看看不歪到地下，我看咋着？

刘小胡：唉！你眞不識文哪！我喊平身就是叫起来。

張　拴：啊——說啦半天啦，二哥你都是跩文呀！二哥不亏你是个监生，上过二年碾。

刘小胡：哎！上过二年学！

張　拴：哎哎哎哎哎，上过二年学！懂咧文話眞不少！

刘小胡：是啊！看我是个监生，我能跟你这个乡瓜子相比啊？

張　拴：哎二哥，給你說实話吧，擱跩文上我眞是不中，反正是反正是不中。瞎子吃粽子——閗棗（早）叫我拿走吧！

刘小胡：这廿四拜全礼还沒有任咋儿咧，这你走咋着呀？

張　拴：二哥，別說了，那——大礼我是不行了，叫走也得走，不叫走也得走！（拿住靴子往外猛竄。下）

刘小胡：三弟！三弟！三弟！（下）

——完——